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辽金元文学 (上)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周惠泉 杨佐义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范中华
封面设计：王吮原



ISBN 978-7-80702-897-0



9 787807 028970 >

定价(全三册)：65.00元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辽金元文学 (上)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周惠泉 杨佐义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元文学. 上/周惠泉, 杨佐义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郭杰, 秋芙主编)

ISBN 978-7-80702-897-0

I. 宋... II. ①周... ②杨... III. ①文学史—中国—辽金时代—通俗读物②文学史—中国—元代—通俗读物 IV. I20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64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i · Zhongguojuan

辽金元文学(上)

Liaojinyuan Wenxue (Shang)

主编 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 周惠泉 杨佐义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张 33.5

字数 57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02-897-0

定价 65.00(全三册)

总 序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而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历代各体文学，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宝库的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纵观世界史脉，每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源起，都是以特定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为标志，并由此而流传后世的。谈起西欧文明的勃兴，谁也不会忘记古希腊神话的代表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考察南亚文明的发祥，也能从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记载中窥见其踪影。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上古的历史发展，也是与《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密不可分的。从此以降，历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等等，无不通过生动形象、富于独创性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来，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那就是感情炽烈而深沉，想象丰富而跌宕，语言生动而凝炼，形式规范而新颖。这种对立统一、内涵广博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确乎是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产生过为数众多、并且各具特点的体裁形式。仅就诗歌而言，从先秦时代的古老的四言诗和富有南方地域风采的楚辞体，到汉代的参差杂言的乐府诗和整齐规范的五言诗；从唐代的句式整饬、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即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到宋代的句式长短不齐、富有音乐之美的词体（即长短句，又称诗余）；从元代的多用衬字、便于歌唱的散曲小令，到明清时代的表演于大庭广众的鼓书弹词……如此等等，其体裁之众多，形式之丰富，实为世所罕见。在散文方面，有骈四俪六、辞藻柔绮的骈文（韵文），有句法灵活、文气贯通的古文（散文），细分起来，则如碑、铭、论、赞、表、书、记、传之类，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小说，在语言上有文言、白话之分，在内容上有志人、志怪之别，在体制上有长篇、短篇之异……同样是形形色色、难以备举的。体裁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具活力和独创性的艺术载体。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更涌现出许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从坚守节操、抗击腐恶、不惜自沉汨罗、以生命殉理想的贵族诗人屈原，到鄙弃流

俗、甘于淡泊、归隐躬耕以求独善其身的陶渊明；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那豪放飘逸的诗歌，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那遍布民瘼情结的篇章；从关汉卿在《窦娥冤》剧中对人民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到王实甫在《西厢记》剧中对美好爱情生活的热烈向往；从蒲松龄那简明精炼、寄寓深远的《聊斋志异》，到曹雪芹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从逼真描摹、严于解剖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鲁迅，到热情奔放、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歌巨匠郭沫若……，这不仅是一连串无法备举永世不朽的名人和名著，更是代代相承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伟大文学传统。这传统，由伟大的人民和一批又一批艺术天才的欢乐与痛苦、心血与智慧凝聚而成并积淀下去，成为民族性格中烙印鲜明的文化基因，激发着、鼓舞着后世的人们朝向未来奋勇迈进。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也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绚丽而多彩、各不相同却又互为依存的风格流派。从先秦到汉代，以社会教化为宗旨的诗经、以佐治鉴政经世致用为归宿的各体散文、以社会批判为基调的爱国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楚骚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汉末建安的动乱年月，则有“三曹”（曹操父子）、“建安七子”（王粲、陈琳等）的慷慨悲凉的诗歌应运而生；魏晋以降，诗歌经由义理艰涩枯燥的玄言诗，走向意象鲜明清丽的山水田园诗；到了唐代，中国诗歌进入光芒四射的黄金时代，除了李白、杜甫犹如并峙于诗史天穹上的双子星座，还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清新明丽的山水诗派，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激昂悲壮的边塞诗派；还有白居易发起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宋代文学以词为特色，于是出现了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婉约词派，相互补充，各擅胜场；在诗的方面，则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江西诗派；明清诗歌有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不同流派，诗论有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等不同主张，散文则有桐城派、阳湖派的演进更迭；及至近代，诗坛有伤时怀旧的同光体、立志革新的南社等；小说则有揭露黑幕的谴责小说和嘲花弄月的鸳鸯蝴蝶派；当五四运动吹响新文学的号角，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和鼓吹“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也就崛起于新世纪的文坛了。总之，古往今来这些不同的风格流派，水平或有高低，成就或有大小，但它们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还显示着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

神。中国文化的价值尺度，向来是重心在人、以人为本，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必然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思想；就必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强烈倾向于贴近人生、干预现实的态度。无论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还是对阶级压迫的抨击；无论是对残酷战争的抗议，还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对淳朴自然的热爱，还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一切文学的主题，无不可以从人道主义的基调中寻出根源。也正因此，所以中国文学是以抒情性为主体的，叙事性在很长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补充而存在。在中国，文学绝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以文学精英为代表人物的人民大众的事业，是他们文化素养的标志，审美趣味的表现。相应于中国哲学之精髓的中庸之道，在文学上则强调中和之美，也就是情感表达上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含蓄蕴藉，言近意远。这些都来源于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又反过来深化了这种生活和性格。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犹如一幅幅生动优美、逼真细致的画卷，把整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精神、风俗人情，全面地展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人类文明宝库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是值得后世每一代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古代文学中相当数量的作品，其所使用的语言，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今天却变得古奥难懂了；其所反映的生活，当时虽然真切实在，今天却显得遥远隔膜了；其所表达的观念，当时虽然几乎妇孺皆知，今天却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虽说时间的樊篱隔不断人性的沟通和共鸣，但这些实际的困难，毕竟有碍于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古代文学对后世精神生活的滋养。因此，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便从历代文学中体会其美感，领悟其神韵，吸取其精华，从而促进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和谐社会建设，就的确成为一个有待深入探索、值得认真解决的课题了。

为此，我们特组织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大型著作《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全书以历史朝代为顺序，共包括“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辽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十卷，五百万字。本书的宗旨，在于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体、理论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格调、

雅俗共赏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这既是为了真实、全面、准确、科学地再现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历程和主要风貌，给文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师生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也是为了在学术研究与文学普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一般读者能够在轻松愉快之中，掌握一些文学史知识，加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了解，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鉴于本书规模之宏大、范围之广阔、写法之别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在保持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力求有所创新的同时，也自感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疏谬之处或不能免。谨此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期把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郭 杰

2008 年 11 月

本卷序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世纪初到13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国（916—1125年）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国（1115—1234年），它们与五代、两宋南北对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接着，在13世纪到14世纪下半期，蒙古贵族先后灭金与南宋，建立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1271—1368年），开我国北方民族一统中华的先河。当时由于中原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彼此碰撞，相互吸收，为中华文化的优势互补、整合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使辽金元文学成为民族融合的珍贵结晶。

辽国是契丹族统治者在我国北方建立的政权。早在4世纪时，契丹民族即活动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其后，它经历了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进而发展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辽国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与中原王朝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彼此之间虽然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但也有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圣宗以后，辽国国势日盛，与宋盟好，使命交通，来往频仍，并且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汉文化的影响愈加深广，辽国文化也日益繁荣。正如《辽史·文学传序》所说：“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卷一百三）

辽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实体，复杂的历史条件和民族、地域等因素，决定了辽文化必然接受多方面的影响。辽代文学与唐、宋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宋文学家在辽国最受推崇的是白居易和苏轼。契丹原本通行汉字，立国后又相继创制契丹大、小字，以后契丹字和汉字二者并用。写作诗文，多用汉字，当然也有人使用契丹文字。歌行体长诗《醉义歌》的契丹文作者“寺公大师”的真实姓名虽已不可确知，但是在金亡以前耶律楚材以汉文翻译该诗时所撰小序，将其誉之为“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足见寺公其

人当时曾经诗名甚高。该诗汉文译作一百二十句八百四十二言，它以“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奏出了雄浑昂扬、掷地有声的北国刚健之音，从中不仅可以透视契丹诗歌所能达到的可观水平，而且反映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相互融合。

现存辽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写作诗文，始于国初。其时中原入辽的汉族文士，多为唐末遗民，具有唐代士人的气质和素养，颇喜吟诗作赋。一些契丹贵族，濡染于唐代文风，也雅好吟咏。圣宗以后，文化日益繁荣，作者逐渐增加，写作技巧日趋成熟，诗文作品大量涌现。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国的第一个大艺术家，知音律，善书画，工辽、汉文章。辽初中原文士流入北国者颇多，其中不少人受到重用，多有建树；却也不无去国怀乡之思，发为吟咏，见于篇什。其诗文作品格调旨趣与唐末五代本无大异，但是他们投身北朝以后，由于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思想感情受到影响，作品的内容、风格自然也有所改变。

辽代妇女作家的空前活跃，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契丹人以鞍马为家，后妃也往往长于骑射，军旅畋猎，未尝不从；甚至时有女杰率兵征讨，这自是中原妇女所不敢望其项背的。然而其中也不乏聪敏秀慧、富于才情者。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天祚文妃萧瑟瑟、秦晋国妃萧氏等皆能诗善赋，文采风流，不让须眉。所谓“辽邦闺阁多才”云云，诚非虚语。萧观音（1040—1075年）谏帝游猎无度而被疏远，因作《回心院词》十首，深寓望幸之意，凄婉动人，为世称道。萧瑟瑟工文墨，善歌诗，见女真兴起，日见侵迫，帝沉湎游猎，不问国政，乃作歌以讽，词颇激切。

辽代的口头文学作品，随着朝代的更迭，民族的兴衰，自也无人搜集整理，因此也多失而不传。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可知，辽代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俗讲等口头文学也很丰富，惜多不存。

《金史·文艺传序》指出：“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卷一百二十五）金国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完颜旻）于1115年建立的政权。它在建元开国之初，先后灭辽与北宋，进而据有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同南宋对峙。其幅员则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近一百二十年之久。直到1234年，才被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所灭。

女真原是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骁勇剽悍，长于骑射。女真贵

族以马上得天下，建元收国之初，统治者忙于灭辽克宋，不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文学主要是借才于异代，由来自辽、宋的文人学士在文坛上争雄竞胜。这些人主要有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和张斛等，他们各以自己的创作为金初文学增辉添色，使原来比较寂寞的文苑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由于他们仕金往往有着特定的条件或难言的苦衷，从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于是便以“南朝词客北朝臣”的身份，表现了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其中宇文虚中（1080—1146年）是金初文坛的盟主，仕金为翰林学士承旨，与金熙宗的启蒙老师韩昉俱掌词命。至于蔡松年（1107—1159年）和吴激（？—1142年），则主要以词著称。二人词作齐名，号“吴、蔡体”。就金代初期文学发展的走向而言，正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文士内心深处所激发的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调，从而赋予金初文学以独特的风貌。由于这些作品饱含着去国怀乡的真挚感情，往往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除了南北朝时期由南朝而仕于西魏、北周的庾信的某些作品可以与之相颉颃以外，可以说这类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与上述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女真贵族代表人物完颜亮（1149—1161在位）的作品。这些诗词俚而实豪，诡而有致，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同汉民族的农耕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历史见证。由于它们为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某些新的因子，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发展过程，因而更加难能可贵。

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和金章宗明昌（1190—1196年）年间，由于对外达成了与南宋的和议，对内确立了封建政权的统治，使金国由“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金史》卷八《世宗下》）的征伐动乱年代进入“投戈息马，治化休明”（张金吾《〈金文最〉序》）的稳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涌现的作家，与前期由宋入金的文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大多是在金朝的领土上成长起来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科举制度为他们个人的进取造就了方便条件，于是他们便以“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王中立句）的气概登上文坛，推动着金代文学进入了新的境界。其作品或以昂扬的格调见长，或以闲适的情趣取胜，表现了由动乱走向复兴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文人辈出，作品繁富，比较重要的作家则有蔡珪、党怀英、王庭筠、王寂、赵可、刘迎、赵沔和周昂等。其作品不仅使人时见由于当时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带来的“鼓笛谁家赛春社”（王□《寓居南村》）、“太平有象麦连云”（赵勉叔《赋

雪》)的兴盛气象,而且在更为广阔的画面上再现了当时城乡“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葡萄秋倒架,芍药春满树”(刘迎《上谷》)的繁荣图景。而对繁荣背后掩盖着的社会矛盾和黑暗方面,也时有揭露。有的诗人竟大胆地替人民喊出了“尽说秋虫不伤稼,却愁苛政苦于蝗”(路铎《襄城道中》)的呼声。统观金代中叶的诗文,就现存作品而言,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者不多。这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主要是由生活决定的。封建社会也有它的上升时期,各个王朝时而也会产生黄金时代。金代中期的文学风貌,恰恰是大定、明昌年间“宇内小康”(《金史》卷十二《章宗四》)社会现实的反映。除了传统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外,这一时期文学的繁盛还表现在院本杂剧和诸宫调的发展上。金院本和金诸宫调的在汉文化 with 北方民族文化融会整合基础上的勃兴,为元杂剧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金宣宗(1213—1223年在位)贞祐二年(1214年),金室在蒙古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南渡黄河以后,兵连祸结,内外交困,整个政权呈现出一蹶不振之势。社会生活的变化,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国势虽然渐趋衰弱,文风却蒸蒸日上。许多作家对于蒙古兴师伐金,几次“塞马南来”所造成的“虐烟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李俊民《泽州图记》)的惨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再现了“鼓鼙声震,天穿地裂”(段克己《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的严酷现实。一部分文人,当干戈扰攘之际,曾经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逍遥涧谷,傲睨云林”(刘祁《游西山记》)、“几若淡然与世相忘者”(吴澄《〈二妙集〉序》)。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四海共兵塵”(麻革《上云内帅贾君》)的时代,因而战乱之苦、亡国之痛便不能自己地从笔端流露出来,形成所谓“陶(潜)之达、杜(甫)之忧盖兼有之”(吴澄《〈二妙集〉序》)的状况。其中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等人在金室南渡以前就已负有文名,南渡以后则名望日隆。除了汉族作家以外,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文士,引人注目。其中包括完颜□、石抹世□、完颜斜烈兄弟、移剌粘合(廷玉)、移剌买奴(温甫)、夹谷德固、术虎邃、乌林答爽等人。至于崛起于金末的元好问,则是集金代文学大成的重要作家。元好问(1190—1257年)是鲜卑族的后裔,系出北魏拓跋氏。其诗规模李杜,力复唐音,“奇崛而绝雕剜,巧缛而谢绮丽”,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其词清雄顿挫,突破了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固有界限,呈

现出熔二者于一炉的明显趋势，豪放之外济以婉约，刚健之中兼含婀娜，可谓集两宋大成；其文绳尺严密，根抵盘深，正大明达，格老气苍，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来看，足堪接欧苏正轨。元好问作为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代伟人而出现，可以说是时代的、地域的、民族的各种条件所促成的。而融汉文化传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为一炉，可以说是元好问文学成就所达到的制高点；这一制高点不仅属于元好问个人，同时也标志着金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最高成就。它对于华夏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化史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贡献。

有金一代的文学，在12世纪初到13世纪前半期引人注目地出现在祖国的北方，并以多种形式比较成功地反映了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半部中国的社会现实。其中金诗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诗歌的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北人具有刚健粗犷的气质，因而往往呈现出质朴而遒劲的风格；中期以后，特别是贞祐南渡以后，则常常“以唐人为指归”，对于纠正宋诗的某些流弊起了一定作用，开元、明两代诗风转变，弃宋学唐的先河。金词和金文则在北宋词和北宋散文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并取得了新的成就。金词对于北宋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词风都有所继承，而且出现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趋势。金文则沿着“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健康道路继续发展，巩固和扩大了唐、宋古文运动的阵地。至于在当时文坛上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的金院本和金诸宫调，更是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崭新面貌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为元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开创了条件。

东胡族系的室韦，是蒙古族的先民，最初活动在嫩江、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自北魏起，室韦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隋、唐时期，蒙古高原征战不已，室韦社会迅速发展。辽金时期，室韦臣属于契丹、女真。1206年，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诸部以后，于鄂嫩河畔召集蒙古贵族和官员举行“大朝会”，会上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国宣告成立。以此为标志，蒙古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灭金克宋、横扫欧亚，建立大元帝国，开我国北方民族君临天下、一统中华的先河。《元史·地理志》称：元朝的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结束了唐末以来数百年的纷争割据，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代的文学，也以大一统的气势出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伴随着民族的交往融合，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整合嬗变的过程，传统

的文学样式继续发展，新兴的文学样式宣告诞生。

元代的诗人，比较重要的有刘因、赵孟□、虞集、杨载、范□、揭傒斯、萨都刺、杨维桢、王冕等。元初的诗人如刘因、赵孟□等多为宋、金遗民，他们大都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内心充满矛盾和苦闷，因而作品或隐或显地反映了民族意识，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中期以后，由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又使知识分子有了进身的机会，减少了他们的抵触情绪，因而诗风转为雅正。虞集、杨载、范□、揭傒斯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后期的重要诗人有王冕、杨维桢等。王冕的作品揭示了元末尖锐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农民、渔民、蚕妇、盐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格外提出的，是元代的少数民族诗人。这些诗人，除了上面列举的萨都刺以外，还有耶律楚材、马祖常、迺贤、高克恭、余阙等。我们知道，蒙古贵族在亡金灭宋的过程中使社会经济遭受了很大破坏，但是国家的统一对各民族的融合却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少数民族诗人登上了我国的诗坛。他们不仅能够用汉语写出一手好诗，而且其语言运用的纯熟程度和作品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常常高出同时代的汉族作者之上。比如萨都刺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少数民族诗人。

至于从金代“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元代散曲，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独具特色的，成为元代诗苑中的奇葩。散曲最初是一种合乐的歌词，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时期。前期以关汉卿、马致远为代表，其作品由于同民间歌谣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因而一般呈现出质朴自然的风格和俚俗生动的特点。后期以张可久、乔吉为代表，其作品一般都趋向于典雅工丽，刻意追求声律的和谐和语言的华美。总而言之，散曲作为我国诗坛上全新的一种艺术样式，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新的光彩。

元代的散文大体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家主要有郝经、戴表元、袁桷、姚燧、姚枢、赵孟□、杨奂、王恽、程钜夫等，文风较为朴实；中、后期作家主要有吴澄、邓文原、马祖常、元明善、虞集、吴莱、欧阳玄、柳贯、苏天爵、杨维桢等，文风趋于典雅。

中国古典戏剧的主要形式——戏曲，经过周、秦以来乃至唐、宋、辽、金时期的孕育发展，在金末元初终于走向成熟，出现了新的杂剧。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及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剧本的科白部分承袭金院本

目 录

总序·1

本卷序·1

1. “小山压大山”——耶律倍的诗·1
2. 以白乐天诗集为师的辽圣宗·4
3. 既吟何必昧真心·8
4. 耶律洪基的文学活动·11
5. 萧观音的《回心院词》·15
6. 辽代三位女作家·19
7. 辽代文坛上的汉族文士·21
8. 王鼎与《焚椒录》·23
9. 热爱诗的民族——契丹·26
10. 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宇文虚中·30
11. 笔端风雨驾云涛·33
12. “国朝第一手”吴激·36
13. 由宋北归的诗人张斛·39
14. 金代“爵位之最重”的文学家蔡松年·41
15. “后世山河属外人”的悲歌·44
16. “正传之宗”蔡珪·47
17. 金国乐府第一词·50
18. 梦中喜得“方寸白笔”的马定国·53
19. “操笔文章学古风”的祝简·56
20. 张子羽与“六师友”·58
21. 热血男儿朱之才·61
22. 朱自牧诗扫描·65
23. “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的刘汲·68
24. “虚舟居士”郝侯·70
25. “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的任询·73
26. 赵可——“三以文字，遇知人主”·76
27. 仕宋、仕齐、仕金的施宜生·79
28. “一吟一咏，冠绝当时”的海陵
 王完颜亮·70
29. 春风过水略无痕·85
30. 天涯沦落的诗人王寂·88
31. 折节读书的刘仲尹·92
32. 太子司经刘迎·95
33. “语意高妙”的许安仁诗·98
34. 文坛盟主党怀英·100
35. 李辰妃联句·103
36. 韦应物的后继者王磬·105
37. 直言敢谏的路铎·108
38. “有气象而工于炼句”的诗人师拓·111
39. 郦权“漫留诗句懒题名”·114
40. 赵秉文的文学批评·116

41. 杨云翼“视千古而无愧”·119
42. “官止五品”的刘昂·122
43. 投笔从戎的文人刘中·125
44. “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的李纯甫·127
45. 敦庞一古儒,风采自名臣·132
46. 辽东名士庞铸·135
47. 别具诗眼的盲人赵元·139
48. 女真宗室的“第一流人”完颜珣·142
49. 归思浓如鸭绿江·144
50. 集金代学术大成的王若虚·149
51. “天资野逸”的麻九畴·153
52. 出口成章的刘从益·156
53. 能政能文宋九嘉·158
55. “躯干雄伟,髯张口哆”的雷渊·161
55. 雷瑄与关辅饥民的悲歌·164
56. “衔恨入荒原”的诗人王元粹·167
57. 未成名家的辽东奇才李经·173
58. “笔头仙语复鬼语”的短命诗人王郁·175
59. 李汾“千丈豪气天也妒”·178
60. 辽东奇才高宪·181
61. 金末辽北才子王浚·184
62. “魏帝诸孙”元好问·187
63. 龙腾虎卧好问诗·191
64. “熔豪放婉约为一炉”的元好问·196
65. 元好问宗唐变宋的鼓吹·200
66. 诸宫调——金代走向繁荣的新兴文体·204
67. 金代的女真语文学与金世宗完颜雍·207
68. 元杂剧的勃兴·210
69. “杂剧班头”关汉卿·214
70. 六月飞雪《窦娥冤》·217
71. 智勇双全《救风尘》·221
72. “单刀赴会”关云长·225
73.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229
74.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234
75. 汉宫秋深,昭君出塞·237
76. 围绕赵氏孤儿的生死搏斗·242
77. 石君宝与《秋胡戏妻》·245
78. 李直夫与《虎头牌》·248
79. 郑光祖《倩女离魂》奏出的浪漫爱情曲·250
80. 郑光祖《王粲登楼》·254
81. 呼唤公正与正义的《灰阑记》·257
82. 李逵负荆请罪·260
83. “小汉卿”高文秀·263
84. 陈州粳米话包公·266
85. 《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中的生死人神恋·270
86. 《潇湘雨》中的崔通和张翠鸾·273
87. 书生韦皋与名妓韩玉箫的两世姻缘·277
88. 张国宾与王仲文·281
89. 《范张鸡黍》与《七里滩》·284

90. 王伯成杂剧与《天宝遗事诸宫调》·287
91. 《东堂老》浪子回头警世人·289
92. 杨梓与金仁杰·290
93. 散曲——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294
94. 豪放派散曲·298
95. 清丽派散曲·302
96. 蕴藉风流、泼辣幽默的关汉卿散曲·306
97. 富于独创性的王和卿散曲·311
98. 白朴的兴亡之叹与闲适之情·314
99. “秋思之祖”马致远·317
100. 采莲之歌——杨果的散曲·320
101. 商挺与他的[潘妃曲]·323
102. 卢挚的怀古散曲·325
103. 休闲与感慨: 张养浩的散曲·328
104. 杜仁杰与《庄家不识勾栏》·332
105. 一生致力于散曲的张可久·334
106. 具有鲜明特色的乔吉散曲·337
107. 最富现实意义的《上高监司》·339
108. 兼容南北曲风的贯云石·341
109. 文采风流薛昂夫·345
110. “碧海珊瑚”杨朝英·348
111. 善写闺情的刘庭信·351
112. 托为畜言鸣不平·354
113. 蒙古王朝的第一位著名诗人
耶律楚材·357
114. 皈依空门的开国元勋刘秉中·360
115. 被幽禁十六年的诗人郝经·362
116. 为文“不蹈袭前人”的王恽·364
117. “不召之臣”刘因的诗词文·366
118. “一祖三宗”之说的首倡者方回·369
119. 故国之思与民生疾苦的歌·374
120. “波澜唐句法, 潇洒晋贤风”
——仇远的诗歌·376
121. “松雪道人”赵孟頫·379
122. 水光山色不胜悲·382
123. “草庐先生”吴澄·385
124. 正直恤民的陈孚·389
125. 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392
126. “杏花、春雨、江南”: 虞集的追求·395
127. “百战健儿”杨载·398
128. “唐临晋帖”范梈·400
129. “三日新妇”揭傒斯·403
130. 警策与平易相兼的欧阳玄之文·406
131. 流畅清峻, 文辞谨严·408
132. “缜而不繁, 工而不镂”的柳贯·410
133. “渊颖先生”吴莱·412
134. 周权——“简淡和平而语多奇隽”·415
135. 唱出民生疾苦的许有壬·418
136. 萨都刺的诗·421
137. 萨都刺的词·424

- | | |
|----------------------------|-----------------------|
| 138. “句曲外史”张雨·426 | 152. 黄镇成模山范水之作·475 |
| 139. 质朴无华马祖常·429 | 153. “九灵山人”戴良·477 |
| 140. “河朔外史”乃贤·431 | 154. “席帽山人”王逢·478 |
| 141. “青阳先生”余阙·435 | 155. 南戏的兴起·480 |
| 142. 铁笛道人杨维桢·439 | 156. “南戏之祖”《琵琶记》·485 |
| 143. 给诗坛带来新风的铁崖体·443 | 157. 《拜月亭记》·490 |
| 144. “五峰狂客”李孝光·447 | 158. 荆钗为聘娶玉莲·492 |
| 145. 负才不羁、浪迹四方的张宪·450 | 159. 猎兔见母李三娘·494 |
| 146. 睦州诗派·454 | 160. 《杀狗记》中兄弟情·497 |
| 147. 浙东诗派·457 | 161. 元代的话本·500 |
| 148. 虞、杨、范、揭四大家的继承者傅若金·463 | 162. 元代的讲史·503 |
| 149. 出身牧童的诗人王冕·466 | 163. 元代的小说·506 |
| 150. 典雅清新的倪瓒诗·469 | 164.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509 |
| 151. 文人兼富商顾瑛·473 | 165. 文言小说的佳构《娇红记》·512 |

【1. “小山压大山”——耶律倍的诗】

公元907年，朱温代唐，建立后梁，中国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五代十国时期。说“十国”，实际上应该是十一国，“十国”之外这个国就是契丹国，后来通称辽国。辽是契丹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我国历史上常见的国中之国。据史书记载，907年正月，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872—926年）即皇帝位，立皇后萧氏，群臣献尊号称耶律阿保机为“天皇帝”，称萧后为“地皇后”。916年，群臣又献上尊号称阿保机为“大圣大明天皇帝”，萧后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建元神册，建立了辽王朝。这一年春三月，立他的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

耶律倍（899—936年），小名图欲，有两个弟弟：耶律德光（902—947年）和李胡。一天，适值大寒，耶律阿保机令三个儿子去砍柴。次子耶律德光不怎么选择，收取很多，最先回来；耶律倍则仔细挑选干柴，捆好，回来较晚；小儿子李胡取的少，丢的多，空手而归。阿保机说：“老大巧，老二有成，老三则差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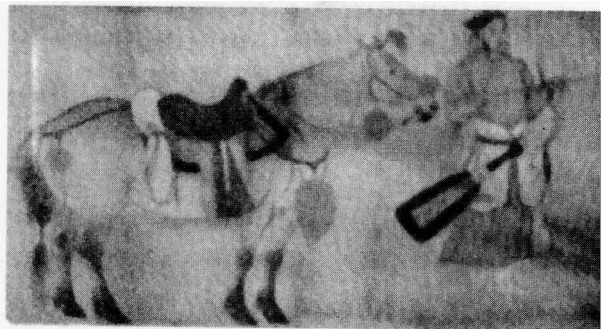
耶律倍，幼年聪敏好学，宽厚而勇毅，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当太子时，有一位汉人老师，名叫张諠，南瀛州河间县人，能文能武，《张正嵩墓志铭》说他：“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



耶律倍的弟弟耶律德光像

北，授土关西。校武则搏虎埋轮，不输祖业；绪文则怀蛟梦凤，无让先贤。”张谏在辽朝建国初期就追随耶律阿保机，“旋值我北朝大圣皇帝，初创乾坤，才磨日月，变国为家，授轩策以称尊；取地为疆，执黄图而作帝。公以因随折仗，俄逐挥鞭，遂步龙沙，皆归凤阙”。他和耶律倍关系很密切：“时让国皇帝在储君（指耶律倍为太子时），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张谏是辽朝汉族老臣，官至左威卫上将军，为人班节度使之首。耶律倍学习儒家经典，很早便开始受汉文化熏陶，理解也日渐深刻。神册三年（918年）的一天，耶律阿保机问侍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我将祭祀他，应先祭祀谁呢？”群臣皆认为应先供奉佛。而当时不满二十岁的耶律倍却力排众议，建议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先（供奉）。”正中阿保机的心意，阿保机很高兴，当即下诏建孔子庙，并且令皇太子耶律倍春秋侍奠。孔子学说、儒家经典是汉文化的核心，契丹统治阶级自觉采之作为发展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是经过充分思考的、有明确目的的措施。耶律倍的建议和阿保机的决定，既反映了辽朝和中原王朝、契丹民族和汉民族思想文化的血肉联系，也确定了辽代文化的发展方向。耶律倍在这件重大举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耶律倍虽也曾经随阿保机出征，为先锋都统，但他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带兵打仗非其所长。而他弟弟耶律德光却有军事方面的才能，于天赞元年（922年）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参与决断军国之务，东征西讨，所向有功。天下兵马大元帅，通常是由皇太子兼任的。

天赞四年，阿保机举兵亲征渤海国，萧皇后、太子耶律倍、大元帅耶律德



耶律倍射猎图。他因为王位之争远离故国，这画像不知是否陪伴于他？

光都从行。第二年正月，攻下渤海国扶余城（今吉林省农安境内），阿保机想要清查搜求户口，耶律倍进谏说：“今刚刚得地就准备向老百姓收赋税，老百姓肯定不安。如果乘破竹之势，直到忽汗城，必能攻下。”阿保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耶律



倍、耶律德光为前锋，夜间包围了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西南东京城），渤海王投降。二月，耶律阿保机改元天显，改渤海国为东丹（即东契丹），改忽汗城为天福城，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人皇王，赐以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全用汉族国家制度。阿保机对东丹王说：“此地濒海，我不能久居，留你抚治，以表示我爱民之心。”凯旋班师，东丹王耶律倍作一首歌献给父皇阿保机，阿保机对他说：“有你治理东土，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父子挥泪而别。七月，阿保机病逝于扶余府，萧皇后称制，临时主持军国大事，护送阿保机灵柩西还。耶律倍和德光也相继赶回皇都。

天显二年（928年）八月，安葬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十一月，耶律倍心知皇太后的心意要立他弟弟耶律德光，便率群臣请于太后说：“皇太子大元帅功勋威望，中外所属，应继承大统，为社稷之主。”太后应允，耶律德光便即了皇帝位，就是辽太宗。关于耶律德光即位，历史上还有个不同的传说，说太后偏爱次子耶律德光，想要立他，就命耶律德光和耶律倍都乘马站立在帐前，对诸将说：“两个儿子我都喜欢，不知立谁好，你们大家选择可立的执其马辔。”大家明知太后的心意，又兼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已掌握了军国大权，就争先恐后跑过去，高呼：“拥护大元帅！”太后于是说：“大家的意愿，我怎么敢不从？”就立德光为皇帝。传说耶律倍很不高兴，率领数百人，想要奔往内地，投顺后唐，被阻截回来。太后也未加罪。

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耶律倍当时还留在皇都，不在东丹国。耶律德光下令把东丹国人民迁到东平（今辽宁省辽阳），升东平为辽国的南京，同时迁耶律倍居住于那里，又安排卫士跟随，明为保护，暗中刺探他的言行动静。耶律倍到那儿以后，进行了一番修缮，令渤海文士王继先撰写《建南京碑文》，又在西宫修建一座书楼。这期间，耶律倍写作了《乐田园诗》。

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兄弟二人产生隔阂，耶律倍在辽国南京的情况传入中原，后唐明宗李亶听说以后，便派人过海送信给耶律倍，请他到中原来。耶律倍经过深思熟虑，就以狩猎为名，离开南京，来到海滨。等到唐明宗又派使臣前来，这时耶律倍的去意已定，于是便向左右说道：“我将天下让给了当今主上，现在反遭到猜疑；不如投奔别国，以成我吴泰伯让国之名。”左右近臣都表示赞同。耶律倍于是便立木于海滨之上，刻诗一首，说：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清人赵翼评这首诗说：“情词凄惋，言短意长，深合于风人之旨。”题诗以后，便带着高美人，装载上他多年珍藏的书籍浮海而去。耶律倍爱书藏书是很著名的，他在东丹国时，经常派人带着金银宝物私自潜入幽州（今北京）购买书籍。他藏书至数万卷，在医巫闾山建望海堂作为藏书处所。他带到中原的书籍多达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经常向他借书，有些书都是中原没有的。

后唐用天子的仪仗迎接耶律倍，耶律倍乘坐船殿，到达汴京，朝见唐明宗。唐明宗赐姓东丹，名赞华，后来又赐姓李。这样，耶律倍也称为东丹赞华或李赞华。先后官拜怀化军节度使、滑州节度使等职。

耶律倍在后唐，思念母亲，经常派人回国问安，常通消息。后来唐明宗李从珂杀害其君自立，耶律倍派人密报耶律德光说：“李从珂弑君，应出兵讨伐。”直到辽太宗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出兵进攻洛阳，李从珂想要自焚，派人召耶律倍与自己同死，耶律倍不从，被害，时年三十八岁。耶律倍死后，一位高僧为他收殓，安葬。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将耶律倍的遗体迎回，改葬于医巫闾山。辽世宗即位后，谥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陵号显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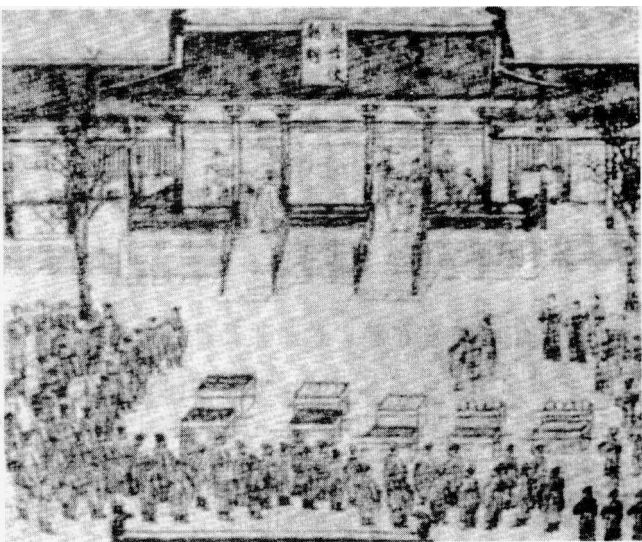
耶律倍是辽朝第一个大艺术家，他博学多才，通晓音律，擅长书画，并精通医术、砭口之术，工于辽、汉文章，曾经翻译过《阴符经》等书。辽朝在文学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君主包括金元时期的耶律楚材都是他的后裔。

【2. 以白乐天诗集为师的辽圣宗】

辽圣宗耶律隆绪（971年—1031年），契丹名文殊奴，是辽朝一位著名的皇帝。他自幼喜爱书法、文章，十岁能作诗，擅长绘画，通晓音律，曾经制作歌曲一百余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对于辽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过重要的作用。

耶律隆绪以前，辽朝皇帝及宗室中能写作诗文的人已大有人在，如他的曾

祖父东丹王耶律倍、叔曾祖父耶律德光，祖父行辈的则有耶律隆先、耶律琮和耶律只没等，他们写作的诗文不能不对少年时代的辽圣宗产生很大影响。契丹贵族自幼多经受良好的传统汉文化教育，深受唐代社会风气濡染和历代文学名著熏陶，除受到本族中年长辈尊人物的影响外，还多有汉族文士为其师傅。契丹贵族儿童学习汉文化，当然要以修齐治平之道为主，



契丹使朝聘图。耶律隆绪和萧太后母子宫征，与宋签订了澶渊之盟。第二年，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十一月真宗生日，契丹使朝聘。

但也包括学习汉语、汉文和诗文写作。耶律隆绪有一位老师，名叫马得臣，南京（今北京）人，他好学博古，善写文章，特别是作诗更好。马得臣长期辅导耶律隆绪，对耶律隆绪的成长和文学方面的发展予以很大的影响。

辽代文学，特别是其中的契丹族作者的文学写作，在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进入了繁盛时期。耶律隆绪和同时代的一些作者经常吟诗作赋，写作了大量诗文，文学活动在社会上已蔚成风气。如：

统和十五年，萧挹凛率轻骑追敌烈部人，乘势征服阻卜余部，使诸蕃部每年进贡方物，从此往来如同一家。辽圣宗亲自作诗嘉奖，并且令林牙（即翰林学士）耶律昭作赋，记述赞颂萧挹凛的大功。

开泰五年秋天，在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中，陈昭袞杀虎救圣宗耶律隆绪，圣宗赐陈昭袞国姓耶律，令张俭、吕德懋作赋赞美。

太平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耶律隆绪亲临内果园宴，命新进士七十二人赋诗，一一予以品评。

前面载于史书的耶律隆绪所作的《赐诗嘉奖萧挹凛》，已经失传。现在仍流传的《传国玺诗》，是宋朝人孔平仲记载于他所著《珣璜新论》卷四中的：

神宗朝（或作“仁宗朝”），有出使辽国者，见辽朝国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

这是一首咏传国玉玺的诗，这玉玺乃是后晋高祖石敬瑭时制作的，称皇帝受命宝，上刻八个字：“受天明命，唯德允昌。”契丹灭了后晋，晋少帝石重贵令其儿子送给辽太宗耶律德光。辽圣宗开泰十年，曾派人骑马取这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曾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为题考试进士。这首《传国玺诗》，过去都认为是耶律隆绪的作品，也有人提出疑议，因为缺乏更多的史料，难以确考，无法作出定论。

《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七引《古今诗话》说：

雄州安抚都监称宣事说：辽国喜爱白乐天诗，听说辽国人有诗说：“乐天诗集是吾师。”

这一残句也未确切指明是耶律隆绪作的，但历来大都认为是他的作品。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因为有关政事，而且通俗易懂，很受辽朝人士的喜爱，东丹王耶律倍来到中原后便自称黄居难，字乐地。耶律隆绪还曾经用契丹文字翻译了白居易的《讽谏集》，令契丹官员诵读，这不正是“乐天诗集是吾师”吗！

又据《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说：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经到过这个寺院，于登临观眺之际，欣然命笔题壁。所题只残留九个字，研究者考证认为这是一联五言诗：“野寺残僧少，山院细路高。”碑上缺其中“野”字，这是刻在石碑上的记载，最可靠。杜甫有两首《山寺》诗，其中一首为：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这首诗首联便是：“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耶律隆绪题壁残句与杜甫此



诗首联，只差一个字，而意思全合。如果耶律隆绪所题是他自己的作品，竟能与伟大诗人杜甫诗句暗合，足以表明他写诗艺术水平之高超；如果所题正是杜甫这首《山寺》诗，则足见其对杜诗的谙熟，文学造诣之精深，因为这首杜诗并不是很著名的作品。

耶律隆绪的文章也写得好，其中有一篇《赐吉慈尼之素丹马合木书》，是1024年写给包括阿富汗和旁遮普在内的加兹尼帝国著名君主麦哈茂德的一封信，很有价值。信中说：

上天赐地上诸王国于朕，故得统有各族所居之地。朕在京都长享太平，无不如意。世上凡能视听，无不求与朕为友。附近诸国主朕之侄辈皆时遣使来，表奏贡礼不绝于途，唯卿迄今未曾朝贡。朕久闻卿英武卓越，统制有方，国内义安，藩镇慑服，卿享尊荣，理应奉告。普天之下唯朕最尊，卿当事朕以礼也。今派使臣，以道途遥远，久需时日，故使者所赍不丰，且不欲派官爵高者，恐有逼卿之嫌也。今有贵主下嫁于加的尔汗之子察格利特勤，故命加的尔汗开通过路，庶几此后聘使往还无碍。遣使当选聪睿解事者，能宣畅朕意，并晓以此间情况。今遣卡利通加，即是此旨，欲以肇启邦交，永敦邻好也。

圣宗耶律隆绪有位芳仪是南唐中主李璟的女儿，后主李煜的妹妹，她少年时代生活于文风极盛的环境中，父兄都是著名词人，受此影响，李芳仪亦当娴于文墨，善于诗词，对耶律隆绪写作诗词有所影响，耶律隆绪的一百多首曲词中可能就包含着她的创作。可惜这些曲词都已失传。《金史·乐志》载辽代《鼓吹曲·导引》一首：

五年一巡狩，仙仗到人间，问稼穡艰难。苍生洗眼秋光里，今日见天颜。

金戈王斧临香火，驰道六龙闲。歌谣到处皆相似，天子寿南山。

这首词是否为圣宗耶律隆绪所作，无法确考，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从其中窥见辽词之一斑。

【3. 既吟何必味真心】

辽兴宗耶律宗真（1016—1055年），字夷不堇，小名只骨，他是圣宗耶律隆绪的长子，母亲是钦哀皇后萧耨斤。耶律宗真幼年时就很聪慧，年长后身材魁伟，豁达大度。擅长骑射，喜好儒术，通晓音律，太平十一年（1231年）即位。

耶律宗真喜欢作诗，并且有几个诗友之臣。他在位期间，亲自写作诗文和参与文学活动都很多，如：

重熙五年四月，一天，耶律宗真到皇后弟萧无曲宅第，曲水泛觞赋诗。

重熙六年六月，一天，耶律宗真饮酒酣畅，即席作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府宰相萧撒八等皆赋诗属和，至半夜方才结束。

同月的又一天，耶律宗真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袞命，亲自作诰词，同时写诗赐与，表示宠幸爱重。

同年七月，皇太弟重元生子，耶律宗真赐诗及宝玩器物。

魏国王萧惠生日，耶律宗真亲自写诗祝贺，表示尊崇。

重熙二十四年，二月，召宋朝来使钓鱼赋诗。

萧韩家奴是耶律宗真最著名的诗友之臣，《辽史·文学传》首列的第一人。萧韩家奴，字休坚。少年好学，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晓辽、汉文字。耶律宗真与他谈话，认为他很有才学，便命为自己的诗友。一次，耶律宗真随便问萧韩家奴说：“你听到过什么奇闻异事吗？”萧韩家奴回答说：“我只知道炒栗子，小的栗子熟了，大的栗子一定生；大的熟了，小的一定炒焦了。使大小栗子均熟，才算尽善尽美、炒得好，除此以外，不知其他。”因为萧韩



家奴当过南京（现在的北京）栗园令，所以他假托炒栗子来进行讽谏。兴宗耶律宗真听了哈哈大笑。耶律宗真令萧韩家奴作《四时逸乐赋》，作后献给耶律宗真看，耶律宗真称道他这篇赋写得很好。萧韩家奴后来官任翰林都林牙（大学士），兼修国史。耶律宗真诏谕萧韩家奴说：“写作文章的官职，是国家的光华，非有才学之人不能任用。你的学识文章，为当今的大儒，所以授你翰林学士之官职。我的起居，应详细完全予以实录。”萧韩家奴自此日见亲信，每当入侍，皆赐坐。遇佳日良辰，耶律宗真与他饮酒赋诗，君臣唱和，相得无比。萧韩家奴著有《六义集》十二卷、《礼书》三卷，并曾翻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

耶律宗真还有一位著名诗友之臣是郎思孝。郎思孝早年考中进士，当过地方官，后来出家成为僧人，长期居住于觉华岛（现在的辽宁省兴城菊花岛）海云寺。他行业超群，名动天下，时值尊崇佛教，自皇帝以下，亲王贵戚等都尊奉他为师。耶律宗真赐郎思孝崇禄大夫守辅国大师尊号，礼如平安，二人相处甚是融洽，郎思孝上章表书奏只须署名而不必称臣。郎思孝因为自己已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平常不肯轻易作诗。一次，耶律宗真与郎思孝对榻交谈，甚是欢畅，诗兴大发，想与郎思孝唱和，便先作一首七言绝句，诗说：

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
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怎能识浅深。

郎思孝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好推辞，只好和作二首：

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
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

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
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

郎思孝自重熙十七年离开觉华岛，住持缙云山，耶律宗真特派口门使张世英前去问候，并且亲自写信，信中说：

冬寒，司空大师法候安乐。比及来冬，差人请去，幸望不赐违阻。方属祁寒，顺时善加保摄。

金朝著名文人王寂评论耶律宗真和郎思孝的特殊关系说：“（郎思孝）如果不是在当时道行大大超越同辈，怎么能使当朝皇帝如此推崇钦慕呢！然而这也是千载中的一遇呀，难道不是偶然吗？”郎思孝的《海山文集》，就是王寂多年后在觉华岛海云寺发现的。

这里也要顺便提一下，辽代有许多僧人很有文学天才，写作不少诗文佳作，如了洙，他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白继琳幢记》都有较高的可读性。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玉石观音唱和诗碑，作者有多位释子，首唱就是僧人智化。而行均上人更写出了《龙龕手镜》这部文字学重要著作。

耶律宗真的诗作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流传到现在的除上面讲的与郎思孝的唱和诗外，在《耶律仁先墓志》中还存有他写的赐仁先诗一联：“自古贤臣耳所闻，今来良佐眼亲见。”

耶律宗真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全辽文》收录署他名字的文章四十多篇，其中有些肯定经过文臣润色或出自臣僚之手，但也代表了辽代文章的风格和水平。如《致宋帝书》：

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兄大宋皇帝。粤自世修欢契，时遣使輶。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盖欲洽于绵永，固将有以披陈。窃缘瓦桥关南，是石晋所割，迨至柴氏，以代郭周，兴一旦之狂谋，掠十县之故壤。人神共怒，庙社不延。至于贵国祖先，肇创基业，寻于敝境继为善邻，及乎太宗，绍登宝位，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无名之师，直抵燕蓟。炎津屡易，胜负未闻。

又云：

已举残民之伐，曾无忌器之嫌。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僥思久好，共遣疑怀，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如此则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这篇文章同耶律琮的《与知雄州孙全兴书》一样，为一篇出色的骈体外交文书，理明言辩，气度容达，文笔洒脱，对仗工稳。其中警句，为宋朝人士所传诵。

辽兴宗耶律宗真爱好写诗，诗写得不算很好，但其“既吟何必昧真心”的诗歌主张，颇可注意，它既反映了契丹民族朴素的文学观念，又与汉文学中“诗言志”的诗歌理论一脉相承，不但有所继承，而且有所发展，诗歌写作要咏“真心”这个新颖的表述形式、新的提法，在文艺批评史的研究中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4. 耶律洪基的文学活动】

辽道宗耶律洪基，字涅邻，小名查剌。他是兴宗耶律宗真的长子，母亲是仁懿皇后萧挹里。耶律洪基生于景福二年（1032年），六岁封为梁王，十二岁加尚书令，知北南院枢密使事，进封燕赵国王。重熙二十一年，耶律洪基二十一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掌管宗族），参予朝政。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兴宗耶律宗真病死于行宫，耶律洪基即位。耶律洪基性情沉静、严毅，才高学博，通晓音律，擅长书画，很喜欢吟咏。耶律洪基的学识比他的父亲耶律宗真、祖父耶律隆绪要深博，写作诗文的水平也更高。

耶律洪基对我国国内的民族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据《契丹国志》记载：

道宗耶律洪基特别聪明，读书通晓其中的大义，心领神解，而不拘泥于字句。一次，有位汉人讲《论语》，讲到其中“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时，耶律洪基插话说：“我听说北斗星的下面是中国，这里讲的就是那地方吧？”那个汉人又讲到“夷狄之有君”那一段，心中有所避讳，不敢讲解，急忙读了过去。耶律洪基便说：“古时少数民族獯鬻、桀狄没有礼法，无有约束，所以称之为‘夷’，现在我们

契丹人讲求文明，彬彬有礼，与内地汉人没有区别，有什么可以忌讳的，不要害怕，可以照直讲来。”令讲书的汉人原原本本地讲解完毕。

这种开明的观点和态度在古代帝王中是罕见的，是难能可贵的。耶律洪基于清宁三年曾写过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献给皇太后。这首诗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从题目来看，肯定也表达了这种进步的有关民族的思想。

《辽史》中有关辽道宗耶律洪基亲自写作诗文及参与文学活动的记载还很多，如：

清宁二年二月，兴宗耶律宗真生日那一天（当时兴宗已去世），大宴群臣，命群臣各赋诗。

同年三月，耶律洪基亲自写作一篇《放鹰赋》，给群臣，告知自己任臣之意。

咸雍元年冬十月，皇太后在狩猎时，射中一头猛虎，因之大宴群臣，命群臣各自写诗。

咸雍六年九月，耶律洪基听人说马希白写诗又快又好，马希白一人随口吟占，十名文吏抄写不及，特召来面试。

道宗耶律洪基也同他的祖父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一样有诗友之臣。著名高僧郎思孝与耶律洪基也有交往，他在耶律洪基生辰日即天安节时曾写诗题画祝寿，诗名《天安节题松鹤图》：

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

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

耶律洪基听政之余，留心佛教经典，研讨其中精义，曾为僧人志福《释摩诃衍论通玄钞》一书作序，文章写得很好。耶律洪基对当时另一位高僧法均大师也很尊崇，曾赠赐诗章，其中一联是：

行高峰顶松千尺，戒静天心月一轮。



词藻旨意俱佳。他还有一首《戒勸释流偈》：

欲学禅宗先趣圆，亦非著有离空边。

如今毁相废修行，不久三涂在目前。

表示了他对佛教和僧侣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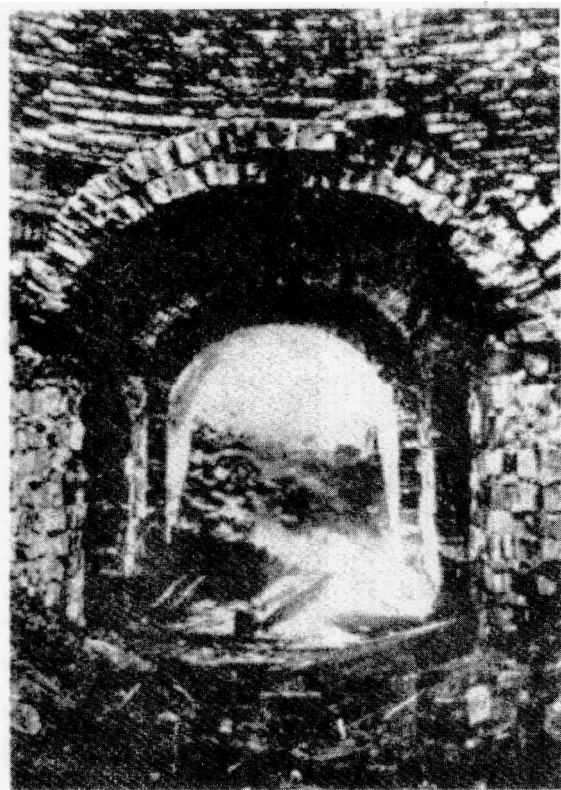
耶律洪基的最著名的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诗友之臣是耶律良。耶律良，字习捻，小名苏。生于乾州（今辽宁省北镇）。读书于医无闾山，又入南山肄业。兴宗耶律宗真时，官寝殿小底（管理寝殿的小吏）。后来为燕赵国王耶律洪基的近侍，改官起居注。适值会猎秋山，耶律良写了一篇《秋游赋》献给耶律洪基，受到耶律洪基的赏识。耶律洪基



契丹文字。图为道宗陵出土的篆盖。

即位后，清宁年间，巡游鸭子河，耶律良又写了一篇《捕鱼赋》献上，更受到耶律洪基的宠遇，升为知制诰、兼掌管部署司事。这时耶律良见耶律洪基写作的诗文已经很多，便请求编纂耶律洪基的作品成集，名为《清宁集》。耶律洪基也为耶律良的作品命名为《庆会集》，并亲自写了序文。耶律良官至惕隐（掌管宗族的长官），同知南院枢密使事（掌管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出知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留守事。不久病死，耶律洪基很悲伤难过，派重臣祭奠，追封耶律良为辽西郡王。耶律良为耶律洪基编纂的《清宁集》早已失传，耶律洪基的诗文作品绝大部分已经散佚了。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首《题李俨黄菊赋诗》传留到现在。李俨，字若思，析津（今北京）人。他的父亲李仲禧，官至南院枢密使，赐姓耶律，



道宗陵墓的内部情形。辽圣宗、兴宗、道宗的陵墓，均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

封韩国公。李俨，也称耶律俨。他仪观秀整，好学，经籍一览成诵，有诗名，进士及第。开始任著作佐郎，后来官至宰相，赐予经邦佐运功臣称号，封国公，死后赠尚父。编撰有《皇朝实录》七十卷。一年秋天，九月九日重阳佳节，李俨作了一篇《菊花赋》献给耶律洪基，耶律洪基很是欣赏，便于第二天赐诗答批一首七言绝句：

昨日得卿黄菊赋，
碎翦金英填作句。
袖中犹觉有余香，
冷落西风吹不去。

这件事最早是由李俨的儿子李处能传出来的，他向别人炫耀其父李俨这次异乎寻常的宠遇，使耶律洪基这首诗得以流传，从北国传到南朝，先后被侯延庆、陆游分别载入自己的著作中。后来到了元朝，张肯又把这首诗改写为〔蝶恋花〕词：

昨日得卿黄菊赋，细翦金英，题作多情句。冷落西风吹不去，袖中犹有余香度。沧海尘生秋日暮，玉砌雕栏，木叶鸣疏雨。江总白头心更苦，素琴犹写幽兰谱。

这是我国文学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它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辽道宗耶律洪基的诗文，在辽朝众多作者中更见功力，也极富于韵致，所以自然引起中原人士的更多注意。



【5. 萧观音的《回心院词》】

辽代文学中有个现象很引人瞩目，就是契丹的妇女作家和她们的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契丹人以鞍马为家，军旅田猎，后妃等经常随从前往，她们多数人也善于射御，甚至能够亲自率领军队征战。但是，这些女性中也有不少人才情兼具、能诗善赋，这种情况与契丹妇女尤其是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较多的自由有关。吴梅在他所著的《辽金元文学史》中说“辽邦闺阁多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众多女性作家中，萧观音（1040—1075年）是后人最熟悉的辽代女作家。萧观音，是钦哀皇后弟萧孝惠之女，幼年能诵诗书。年龄稍长，姿容端丽，姣美超群，在萧氏家族中首屈一指，萧家视她为观音，所以小名就叫观音。重熙二十二年，耶律洪基作为皇太子，又进封为燕赵国王，爱慕萧观音贤淑美丽，聘纳为妃子。萧观音性格婉顺，又能歌诗，而且会弹奏箏、琵琶，更为当时第一，因此宠爱非常。耶律洪基即位后，册立为皇后。

清宁二年八月，耶律洪基狩猎于秋山，萧观音率领后宫嫔妃随同前往。到伏虎林，耶律洪基命她作诗，萧观音应声作出《伏虎林应制诗》：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耶律洪基特别高兴，把诗展示给群臣，说：“皇后可称得上女中才子。”第二天会猎，耶律洪基亲执弓矢，突然有只猛虎从密林中跃出，耶律洪基对众人说：“我一定要射得此虎，才可不愧皇后的诗作。”说罢，一发就射死那猛虎，群臣都高声欢呼，万岁声响彻山野。

清宁三年秋天，耶律洪基写了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令萧观音属

和，萧观音和诗如下：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
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
大字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这首五言律诗写得典雅工致，是辽代诗歌中的优秀之作。

萧观音素来仰慕唐代贤妃徐惠，以她为自己效法的楷模，经常乘机进谏得失。辽朝君臣崇尚狩猎，辽道宗耶律洪基本来就擅长骑马射箭，狩猎时，经常身穿契丹服装乘马驱驰在众人的前面。他乘坐的马号称飞电，奔走如飞，瞬息万里经常驰入密林深谷，护从将士在后面追赶不上，寻求不得。萧观音为此很是担心，便上疏进谏，指出这种迷恋狩猎的危险。耶律洪基虽表示接受她的意见，但内心还是很不高兴，逐渐疏远了她。萧观音因此作《回心院词》十首，抒发幽怨望幸的心情。“回心院”，这故事也出自唐朝。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一次李治随便走到她幽囚的地方，看见门户禁锢森严，从窗户洞口中送进饮食，心中惻然伤感，便呼喊：“王皇后在哪里？身体可好？”王皇后痛哭流涕，表示希望李治能回心转意，把她现在的住处题名为回心院。李治答应放她出来。这消息传入武则天耳中，恐怕留此后患，便派人把王皇后害死。《回心院词》十首，堪称辽代文学中之绝唱：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偕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眠。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熏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熏熏炉，待君娱。

张鸣箏，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箏，待君听。

《回心院词》寓意凄婉，词藻华丽，颇为后世称道。清代文人徐□《词苑丛谈》就说：“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这时柳永之调尚未流行于北国，所以萧观音的《回心院词》大有唐人遗意也。”

萧观音本来就喜好音乐，她作的《回心院词》一般的伶人都不能演奏，只有伶官赵唯一会演奏，很受恩宠。教坊朱顶鹤、外直别院宫婢单登在奸臣耶律乙辛暗中主使下诬告萧观音私通赵唯一，耶律乙辛并且命人伪造了《十香词》，令单登欺骗萧观音说是宋朝皇后所作，请萧观音亲笔抄写。萧观音信以为实，便为之抄写，写后在《十香词》后又题《怀古史》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慨：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她亲笔所抄写的《十香词》和这首《怀古诗》更成了诬陷者难得的证据，道宗耶律洪基看过耶律乙辛的奏文大怒，马上召萧观音对质。萧观音痛哭辩解说：“我嫁与皇帝，身为皇后，地位已达到女人之顶点。况且生儿已立为太子，不久就可以抱孙，儿女满堂，怎么作淫奔失行之人呢？”耶律洪基拿出《十香词》，问道：“这不是你亲笔写的吗，还有什么可说？”萧观音说：“这是宋朝皇后所作，宫婢单登拿来请我抄写赏赐给她，说是可称二绝。况且我们辽国根本没有亲蚕之事，如果是我作的，《十香词》中怎么有亲桑的话呢？”耶律洪

基说：“写作诗词正不妨以无为有，词中所写的合缝靴难道也不是你穿的，是宋国人穿的吗？”耶律洪基特别生气，便用铁骨朵（一种兵器，一端形似蒜头的铁棒）打萧观音，萧观音几乎昏死过去。后来命耶律乙辛、张孝杰二人审理。二人想方设法，费尽心思，坐实此假案。审理结果呈报给耶律洪基，洪基尚且有些犹豫不决，指着《怀古诗》说：“这本是皇后骂赵飞燕的意思，她怎么能又作《十香词》这样的淫荡作品呢？”张孝杰回答说：“这首诗正表明皇后怀念赵唯一。”耶律洪基问道：“怎么看得出呢？”张孝杰说：“‘宫中只数赵家妆’，‘唯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就包含着‘赵唯一’三个字。”耶律洪基听了张孝杰的话才下了决心，于是下令命萧观音自尽、诛赵唯一九族。萧观音自尽前，希望能再见耶律洪基一面，不许，便朝道宗居处遥拜，并且作了一首《绝命词》：

岂祸生兮无朕，蒙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遇飞霜兮下击。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其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此词作后，萧观音便关闭所居寝宫，以白练自缢而死。时为太康元年（1075年），萧观音三十六岁。

萧观音死后，太子耶律浚无比忧伤与悲愤，耶律乙辛等人心中也甚是不安，于太康三年诬陷皇太子阴谋结党篡夺帝位。耶律洪基听信谗言，废太子为庶人，囚禁于上京。耶律乙辛暗中派人前往杀害了耶律浚和她的妃子，谎报病死。

耶律洪基听信奸臣的谗言，杀害了自己的贤妻和爱子，晚年也有些后悔之意。他死后，孙子耶律仲禧即位，不久便为祖母和父亲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狱，并且将萧观音与耶律洪基合葬在庆陵，追谥萧观音为宣懿皇后。萧观音哀册写道：

时不来兮杳隔霄垓，事已往兮空成古今。载念宠渥，失于奸臣。青蝇之旧污知安，白璧之清辉可珍。如金石之音，默而复振；如镜鉴之形，昏而复新。



【6. 辽代三位女作家】

辽朝的契丹女性作家除萧观音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的王妃、耶律常哥和天祚帝耶律延禧皇妃萧瑟瑟。

秦晋国王妃萧氏（1001—1069年），她的名字已经失传，是一位埋没近千年的契丹女性作家，近年因为她的墓志铭被发现，方为人所了解。这位萧王妃出身显贵，幼年聪明机敏，天性过人。特别好学，博览经史，有藏书数千卷。而且很喜欢骑射，狩猎时，判断准确，箭发出后，猎物应弦而倒。她不爱好音乐，但喜欢书法和绘画。萧王妃轻财重义，爱交际，座客常满，日无虚席，与宾客商榷古今，谈论兴亡，评论人物。遇到贫寒的人就给予周济资助，发现人才就予以推荐升迁。当朝的重要官员，有很多出自她的门下。萧王妃读了唐朝房玄龄等人的传记，慨然叹息，认为自己虽也有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才能，但身为女性，又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道宗耶律洪基对她很是崇敬、厚待，也经常咨询一些国事。萧王妃擅长写作诗文，词诗赋咏作品，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有《见志集》多卷行于当世。

耶律常哥，道宗时人。幼年爽秀，有成年的风度。年长后，操行修洁，自己发誓不嫁人。能写作诗文，但不轻易写作。耶律乙辛曾屡次向她求诗，耶律常哥推辞不过，就写了一首回文诗给他，诗的内容包含规劝耶律乙辛之意，耶律乙辛对此很不高兴。后来，耶律常哥随从哥哥谪居于镇州，经常穿粗布衣裳，吃素食，说：“皇太子无罪被废为庶人，我们怎么能美食安寝呢？”听说太子被害死，不胜哀痛。她的作品现在只存留一篇《述时政文》，文章反映出某些契丹贵族妇女关心国事，留意政治，不追求华词丽句的务实风气。这篇文章受到道宗耶律洪基的称赞。耶律常哥是一位才行高洁的契丹妇女作家。

三位女性作家中最著名的是天祚帝耶律延禧文妃萧瑟瑟（？—1121年）。天祚帝耶律延禧是道宗耶律洪基和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孙子，废太子耶律浚的儿

子。他的祖母和父母都在宫廷斗争中被无辜杀害了。耶律浚被害后，道宗后来知道他的冤枉，悔恨不已，便把辽王朝的未来希望寄托在耶律延禧身上。耶律延禧成为他祖父的帝位继承人。他六岁封梁王，三年后，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他十六岁，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道宗死后，耶律延禧即位，群臣上尊号：天祚皇帝。

萧瑟瑟，出身于辽国皇后家族萧氏，也有人说她是渤海大氏家族的后代。耶律延禧即位不久，在耶律挾葛家与萧瑟瑟相识，一见钟情，就喜欢上她了。于是便把她接到宫中，藏了数月。后来，耶律延禧在叔祖父的劝导下正式纳萧瑟瑟为皇妃。萧瑟瑟聪慧闲雅，工于文墨，擅长诗词。她被立为文妃后，备受宠幸，生有一男一女。

辽道宗后期，国势由盛转衰，女真人兴起于东方，日渐强大，对辽朝造成威胁。这时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仍迷恋于游猎，宠信奸臣，疏远忠诚良善的贤能之人。萧瑟瑟忧国伤时，便作歌讽谏天祚帝说：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壮兮，夕枕燕云。

这首诗主要是鼓励耶律延禧面对日渐强大的敌人的威胁，不要畏怯，认为只要摒弃奸佞，任用忠良，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勤于政事，就可团结全国上下，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但这些善意的劝告耶律延禧根本听不进去，萧瑟瑟便又作了一首《咏史》诗讽谏：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
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良兮罚不明。
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
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这首诗主要针对奸臣枢密使萧奉先，斥奸书愤，清醒地分析了当时辽朝面临的危亡形势，社会意义很强，艺术性也很高，是辽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写成不久，就传入宋朝，为赵令畤载入他写的《侯鯖录》中。

萧瑟瑟的忠告，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嫉恨。萧率先便乘机诬告萧瑟瑟和她妹夫耶律余睹等密谋，立萧瑟瑟的儿子晋王敖卢斡。结果萧瑟瑟被赐死，耶律余睹率领军队投奔女真，从此，辽国更加衰落了，不久辽国灭亡，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成为阶下囚。

【7. 辽代文坛上的汉族文士】

在辽代文坛上，有一些汉族文士。从唐代末年开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因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很不安定，经常发生战乱，人民生活很是艰难，这时的文人，有些就流入较为安定的东北地区，转入辽国。同时辽军南下，也裹挟虏掠来一些文人。这些人以燕蓟地区为多。他们文化水平较高，或者怀有一技之长，有些人甚至有治国治民的经验，所以普遍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得以充分发挥才干，多有建树，对辽朝社会的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之中有些人虽已身居显要，但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之情，不可能没有去国怀乡之思，不可能没有唱和应酬之事，他们触景生情，吟诗作赋，成为辽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韩延徽画像

较早来到北国的一位著名文人是韩延徽（882—959年），他字藏明，幽州安次人，早年在燕帅刘仁恭父子手下当官，曾任出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

幽州观察度支使。后来，韩延徽出使辽国，因为不屈服，触怒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不放他回去。皇后萧平劝阿保机说：“韩延徽能持节不屈，是个贤人，怎么能困辱他呢？”阿保机召来韩延徽，与他谈话，很是投合，马上命他参谋军事。在对党项、室韦等部落的战争中，韩延徽献了许多计谋，并且建议建筑城郭，划分市里，让到辽国的汉族人居住。又给这些汉人定配偶，教他们耕种田地，有安定的生活条件。韩延徽长时间在辽国生活，不禁怀念故乡，在写了一首表现思乡心情的诗后，便逃归后唐。在后唐和别人发生矛盾，于是回到家乡探望母亲，藏匿在老朋友家。老朋友问他还想到哪里去，他说还要回辽国去，朋友不以为然。韩延徽说：“辽国皇帝失去我，好像失去左右手，见我回去必定高兴。”果然如他所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延徽逃走时，梦见白鹤从帐中飞出，后来又飞回，阿保机对身边的侍臣说：“韩延徽又回来了。”韩延徽回来后，阿保机问他逃走又归来的原因，他回答说：“人不能忘亲，忘亲非孝；人也不能弃君，弃君非忠。我虽挺身逃归探亲，但我的心还在陛下这里，因此又归来了。”阿保机听了这番话大喜，不但没有责罚，反而升他官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国家大事都令他参与决定。同时，赐韩延徽名为“匡胤”，“匡胤”，契丹话就是“复来”的意思。有的学者认为韩延徽逃归探亲的故事，就是京剧《四郎探母》的原型。

后来也想逃走的李瀚的命运就差多了。李瀚（？—962年），字日新，是唐朝皇帝的后代。他幼年时就聪敏异常，才学超群，以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为榜样学习写作文章，写作时，笔不停辍，词采遒丽，文华俊秀，在当时知名度很高。他中进士在和凝榜下，后来同和凝一起任翰林学士。和凝拜相后，李瀚任承旨。一天，恰巧赶上李瀚批诏，第二天他在玉堂打开和凝旧阁，把和凝的图书和器玩席卷而去，并留诗一首说：

座主登庸归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

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否？

可见他是位不拘小节、玩世不恭的文人。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李瀚与许多官员、文士都被俘往辽国，他先仍然任翰林学士，后任工部侍郎。这时，李瀚的哥哥李涛在南朝，暗中派人来找李瀚，让他回去。李瀚就假托到南京（现在的北京）求医，换了衣着，乘夜深时逃走。到了涿州，被巡逻的辽兵查获，送



回下狱。李澣乘狱吏睡熟，用衣带自缢，未死，在押赴上京途中，又自投潢河（现在名西拉木伦河）中，却被铁索牵掣，也未死了。到了上京，辽穆宗想杀掉他，枢密使高勋说：“李澣原本不是负恩，因家有八十老母，急于回去探亲犯了法。他文学才能很高，当今少有伦比，若留下他写文书，可以为国增光。”过了几年，适值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又上疏说：“太宗功德碑文除李澣无人能写。”这才把他放出来，写好碑文，辽穆宗很高兴，不久任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著作有《应历小集》、《丁年集》。

韩延徽和李澣在辽国的诗文没有流传下来，流传到现在的有赵延寿的一首诗作。赵延寿随同他养父赵德钧一起投降辽国，很受宠幸，官至大丞相，封魏王。他虽然是将家之子，自幼年起学习兵法武略，但在行军作战的余暇时间，也很爱写作诗文。他在辽国写的《佚题诗》说：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这首诗写北国景色、习俗和军旅生活，颇具朴拙生动的特色。活跃在辽代文坛上的其他汉族文士，如杨佺、马尧俊、刘经、虞仲文、王枢、左企弓、马贤亮等，也大都有诗作流传，像虞仲文作于四岁（一说七岁）的《雪花》诗：“琼英与玉蕊，纷纷落前池。问著花来处，东君也不知。”便是一首脱口而出的小诗，称为天籁当之无愧。

【8. 王鼎与《焚椒录》】

辽代后期有一位著名的汉族文学家名叫王鼎，他有一部著名的作品就是《焚椒录》。

王鼎，字虚中，涿州（现在的河北涿县）人。他年幼时好学习，长年住在太宁山里读书，经过多年学习，学识渊博，通晓经史，而且擅长写作诗文。当时燕蓟地区（现在北京一带）有位名叫马唐俊的文人，声望很高。一次，适逢上巳节（三月初三），马唐俊与朋友在水滨洗浴，饮酒赋诗，王鼎偶然参加了他们这次活动。在宴席上，马唐俊见王鼎衣着朴素，有些土气，便让他坐于末座。在饮酒中，马唐俊想以作诗难为他，便拿自己的作品让王鼎属和，没料到王鼎好像未加思索挥笔而成，马唐俊见王鼎诗作得又快又好，如此有才子气，又惊又喜，就和他定交。

王鼎于清宁年间考中进士，开始任易州观察判官，后来改任涑水县令，一直升任到翰林学士，当时一些重要文章多是他的手笔。他又上疏提出十条有关治理国家的建议，辽道宗耶律洪基认为王鼎明达政体，经常向他咨询。王鼎性格直爽、正派，对别人的过错，从来都是当面批评，不曲意奉承。

王鼎当县令时，一次在庭院中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来一阵暴风，把王鼎连人带床刮上空中。王鼎毫不惊恐，只觉得床席和枕头都升高，就说道：“我是朝中的正人君子，邪不压正，把我慢慢放下。”一会儿，床果然落回原处，风也停了。

王鼎任观书殿学士时，一次，在公主家参加宴会，酒醉，与别的客人发生口角，说话中有埋怨皇上不重视自己的意思，因此被审问查处。事情上报给道宗皇帝，皇帝大怒，处以杖刑，脸上刺字，流放到镇州。王鼎在镇州生活多年，正值朝廷大赦，唯有王鼎得不到赦免。正巧镇州的地方官召王鼎撰写贺表，王鼎便写诗赠给使者，其中有一联说：“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诗传入皇上耳中，皇上哀怜他的境遇，就下令召还，恢复了他的官职。

王鼎的诗作，除上面提到的一联外，都已经失传。他的文章现在还能看到的也只有寥寥数篇。现在较为人们熟知的，是他写的《焚椒录》。

《焚椒录》详细记载了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受耶律乙辛等人诬陷含冤而死的始末，收录了萧观音的大量诗文作品。王鼎自己写的《焚椒录序》说明了这部书的素材来源和此书为萧观音洗冤的意图。

《焚椒录序》说：王鼎在辽道宗咸雍、大康年，在皇帝身边为文学侍从之臣，正值萧观音受耶律乙辛等诬陷被害，身败名裂。当时辽朝的众多官员都阿附耶律乙辛，甚至提供伪证，遂使萧皇后蒙受淫丑的恶名，不能昭雪。王鼎形容当时的形势是“大墨蔽天，白日不照”，怎么能向每家每户、向每个人去辩



白萧皇后的冤情呢？王鼎说他妻子乳母的女儿蒙哥，是耶律乙辛的婢女，很受耶律乙辛的宠爱，了解耶律乙辛等人阴谋最详细。萧司徒也清楚这一事件的经过始末，曾经对王鼎详细讲述过。王鼎和萧司徒二人互相执手嗟叹萧观音的冤枉，甚至于为这件事而痛哭流涕。王鼎接着说，萧皇后被害事件发生以来，已经多年了。不久前我自己被流放到可敦城（即辽国的镇州，在现在的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北），“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这篇序言说得很清楚，他写作的宗旨，就是命笔直书萧皇后被害事件的真实始末，揭露耶律乙辛等奸人的阴谋诬陷，为萧观音平反昭雪，他也寄希望于后代的忠实、正直、智慧的史官能参照他提供的萧观音事件的内幕材料，秉笔直书这段历史，还这件事以本来的面目。

《焚椒录》除收录了萧观音的诗文作品外，还载录了耶律乙辛令人作的《十香词》。《十香词》很受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性心理学家的注意。《十香词》全文如下：

青丝七尺长，挽出内家妆。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螭蛸那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定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合装。元非嗽沉木，生得满身香。

这部《焚椒录》，也有人认为是明朝人伪作，假托于王鼎，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如果真是那样，它的史料价值当然便丧失了。

【9. 热爱诗的民族——契丹】

契丹民族是个热爱诗的民族，也是个喜欢诗的民族。契丹人热爱中原文化，努力学习中原文化；热爱汉语诗歌，饶有兴趣地学习写作汉语诗歌，很快就掌握了汉语诗歌的形式特点，写出了许多成熟的诗歌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园地中的一朵艳丽的奇花。

唐宋诗人在辽国、在契丹民族中影响较大的是白居易和苏轼。东丹王耶律倍寓居后唐时，自署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传说圣宗耶律隆绪有诗句说：



契丹人。图上的契丹人正与他所乘的马坐地休息，人马已混成一体，可见契丹人爱马的情形，尤其人与马的默契达到如此的境界，所以能够成为最好的骑士。

“乐天诗集是吾师。”并亲自用契丹大字翻译了白居易的《讽谏集》，令契丹族官员诵读。苏轼的作品也深受契丹人士的喜爱，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辽国南京（现在的北京）就有了翻刻本，宋朝就有人指出：“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除我们已著专文介绍的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萧观音、萧



瑟瑟等人外，还要在这篇文章中再介绍几位知名的契丹族作家。

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隆先，他母亲是渤海大氏家人。官至政事令、留守东京。为人聪明，博学能诗，著有《闾苑集》，行于当代。他死后葬在医巫闾山的道隐谷。

耶律只没，是耶律倍的孙子，从小就聪敏好学，通契丹文和汉字，能写作诗歌。保宁八年，因妻子造鸩毒，被贬到乌古部，写了一首《放鹤诗》，被赦免召回。统和元年，应太后之命，赋《移芍药诗》。

耶律琮（929—979年），字伯玉，契丹名合住。是耶律阿保机弟弟契丹小字创制者迭剌的孙子。他能文能武，镇守范阳时，曾带领数人骑马到宋朝雄州北门，与雄州守将立马陈辞两国利害，辞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此以后，辽、宋两国边境多年安定无事。当时有人就说，合住一言，胜于数十万雄兵，对辽宋两国和平友好的关系卓有贡献。耶律琮所撰写的《与知雄州孙全兴书》中说：“臣无交于境外，言则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专之亦可。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尝不世裁欢盟，时通货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强臣，忘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民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这是一篇骈体文书，写得相当精美，表达了希望南北两朝友好相处的进步立场和诚挚心情。其中警句在宋朝广为流传，受到中原人士的赞赏。《耶律琮的神道碑》介绍他说：“优游自得，不拘官爵，而乐之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丘。雪落西园，□□□王之赋；花开南馆，□□宋王之诗。”充分说明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很具备文士的才学与情趣。

萧柳，圣宗时人，多智，膂力绝人，勇冠三军。有武略而又擅长诗文。统和十七年，辽宋两军交战，萧柳一人匹马冲到宋军方阵，获胜。他身中流矢，裹创而战，所向披靡。因功升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萧柳性格滑稽，即使君臣一起宴饮，也诙谐无所顾忌，当时人将他比做俳優。他将死时，对人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有辅佐君王报效国家的大志，不能直接表达我的意愿，达到预期目的，便采取诙谐的方式希望万有一补，人们虽把我比做俳優，我也不在乎！”说完，披睡衣而坐，高声呼喊：“我走了！”就去世了。萧柳死后，留下诗篇千余首，整理为《岁寒集》。

耶律资忠，字沃衍，也是圣宗时人。他博学，善于写作诗文。曾出使高丽，被留六年，不得回国，可称得上契丹苏武。耶律资忠在高丽，每每怀念君

亲，便写作诗歌抒发自己的感情，诗集名《西序集》，又写有《治国诗》。他哥哥耶律国留也具有文学才能，因事下狱，死前曾写《兔赋》、《寤寐歌》，受到当代人的称道。耶律资忠的弟弟耶律昭，也博学，善于写作诗文，官任林牙，曾奉诏作赋述颂名将萧挾凛的卓越功勋，又有《答萧挾凛书》传留到现在，吴梅评论《答萧挾凛书》说：“雅健有西汉晁贾之风，惜不多见。”

耶律庶成，字喜隐。自幼好学，通辽、汉文字，诗作得尤其好。兴宗时曾任枢密直学士，与萧韩家奴合作撰写《实录》和《礼书》，又一同进献《四时



辽代官印

逸乐赋》，诗文行于当世。耶律庶成的弟弟耶律庶箴，耶律庶箴的儿子耶律蒲鲁父子也都善于写作诗文。耶律蒲鲁自幼聪明好学，年方七岁，就能诵读契丹大字，学习汉文。十多岁就博通经籍，重熙年间考中进士。皇上令他赋诗，立成而献上。耶律庶箴曾作《诫谕诗》寄与儿子蒲鲁，蒲鲁作赋答寄父亲，时人称其父子典雅。

萧铎卢斡，好学，有才干，善写作。太康二年，因受皇太子

事株连，流放十余年后始得返回乡里，闭门索居，谢绝人事。一天，偶然来到水滨，忽闻野雉鸣叫声，便反复吟诵孔子“时哉、时哉”那段话，同时作古诗三章抒发自己的感慨。时人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

耶律孟简，字复易。幼年便聪颖异常，善于写作诗文。六岁时就曾经赋《晓天星月诗》。官至节度使，因人进谗言而被放逐，但从不形于辞色。每遇林泉胜地，流连终日，乐而忘归。后来听说太子遇害，不胜哀痛，作《放怀诗》二十首表示伤悼，这些诗现在已经失传。诗序说：“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契丹人除用汉字写作诗文外，也用他们自己创制的契丹文字写作。用契丹文写诗，始于东丹王耶律倍。圣宗耶律隆绪能用契丹文字翻译白居易的讽谕



诗，充分证明契丹文诗歌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契丹文诗歌作品几乎全部失传，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只有寺公大师的一首《醉义歌》，原文也已经不存在了，只存有耶律楚材用汉文译出的译本：

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帟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貌苍苍浑塞色，客怀袞袞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窄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篱菊。我本清癯酒户低，孺怀开拓何其速。愁肠解结千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醒未解人先醉。携樽挈榼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生平岂无同道徒，海角天涯我遐弃。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古犹耆。喧嚣避遁岩路僻，幽闲放旷云泉滨。旋舂新黍爨香饭，一樽浊酒呼予频。欣然命驾匆匆去，漠漠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逦入中门，老幼仓忙不宁处。丈人迎立尾杯寒，老母自供山果醋。扶携齐唱雅声清，酬酢温语如甘澍。谓予绿鬓犹可需，谢渠黄发勤相谕。随分穷秋摇酒卮，席边篱畔花无数。巨觥深罽新词催，闲诗古语玄关开。开怀属酒谢予意，村家不弃来相陪。适遇今年东鄙阜，黍稷馨香栖畎亩。相邀斗酒不浹旬，爱君萧散真良友。我酬一语白丈人，解译羁愁感黄耆。请君举盏无言他，与君却唱醉义歌。风云不与世荣别，石火又异人生何。荣利倏来岂苟得，穷通夙定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迹名终多。古来此事元如是，毕竟思量何怪此。争如终日且开樽，驾酒乘杯醉乡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乐无形难说似。泰山载斲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迷人愁客世无数，呼来搔耳充罚卮。一杯愁思初消铄，两盏迷魂成勿药；而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陶陶一任玉山颓，籍地为茵天作幕。丈人我语真非真，真兮此外何足云。丈人我语君听否，听则利名何足有。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胡蝶勿云假，

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铭酹忘形迹。

金朝建立后，契丹文诗歌依然流行，女真宗室人物完颜勔就能用契丹字写作。金世宗说：“（契丹文）诗作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金朝史院设置契丹字书写官，他们都要通过契丹文五言诗或七言诗考试。辽朝契丹人创制了本民族文字，并用来写作诗文，不但为祖国文学园地增添了异彩，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宇文虚中】

在金代文学的发展中，宇文虚中处于开风气之先的特殊地位。他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的身份主盟文坛，曾经影响了从金初开始的一代文风。而在历史上，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他在宋、金关系史中的突出作用。他在北宋政权倾覆、南宋政权初立的风雨飘摇之际慨然请命，奉诏使金，始而为金所用，继而为金所害，堪称宋、金关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对于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数百年间曾经毁誉互见，褒贬不一。

宇文虚中初名字文黄中，宋徽宗亲自为其更名为虚中，别号龙溪居士，成都广都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卒于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年），享年六十七岁。其兄粹中，弟时中，俱仕于宋。虚中在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三十岁时登进士第，历官州县，政和五年（1115年）入为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官。当时女真族崛起于我国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其首领完颜阿骨打于该年建元收国，是为大金，从而在宇文虚中平静的生活道路上埋下了

变幻莫测的种子。次年正月，虚中同知贡举；四月，除通直郎，迁中书舍人。阿骨打即位以后，即派使赴辽，以求辽帝承认其国，但是遭到拒绝。宋朝看到有机可乘，便与金结海上之盟，相约共同灭辽，以图夺回契丹人统制下的燕、云各州。于是权臣贪功开边，生事不已。宇文虚中居安思危，直言论事，为当权者所忌。宣和四年（1122年），除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司参谋，隶于河北河东宣抚使童贯麾下。虚中以参预军政作为自己报效国家的机会，亲往北方边境地带的河北诸路勘察，见沿边匮乏，兵备缺然，对于北宋与女真人结盟、夹攻契丹深以为忧，担心女真他日强不可制，宋室将有引火自焚之祸，于是上疏极谏，略称：“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间有贪婪，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间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殖拯救，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之期也。”可惜宇文虚中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虚中的担心竟不幸而言中。其时王黼当国，见虚中疏大怒，降为集英殿修撰，仍参加童贯军。虚中不屈不挠，又建十一策、上二十议，皆不报。



女真人像。女真人完颜阿骨打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建立金，至1234年亡于蒙古。“完颜”为姓，汉语意思为“王”。

宣和五年（1123年），宇文虚中以修撰帅庆阳，宋徽宗亲笔为其改名虚

中。其时朝廷命令收复灵武之地，虚中力言不可；不久罢帅，责降亳州。宣和七年，仕为翰林学士。当年五月，金人灭辽；十二月，金人两路犯边，燕山失守，报至，则朝野震惊；不久宗翰（粘罕）兵迫太原，上下失色。至此，徽宗始以当初不用虚中之言为恨，于是召虚中入对，任命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军前宣谕使，召集援军赴汴保京。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徽宗传位于钦宗，钦宗派人向金军求和，以割让太原、中山、真定三镇为条件，又以康王赵构为质，围汴金军始退。二月，因宋将姚平仲部劫金军营寨失利，金人引兵再围汴京，钦宗遣中使持御笔令虚中赴阙救危，虚中考虑诸大臣皆不肯往，乃受命奉使金军营寨。自此多次前往金营，周折百至，金军始退。其间虚中护从康王离开金营时，与其并马联辔而归。康王即二帝被金军掳走以后即位之高宗。于是虚中仕为枢密院事。及金军北去，大臣诸公以为泰然无事，虚中独以金帅宗翰为忧，而争之于廷；诸公因虚中以口舌说退金人，使王师无功，颇为忌恨，于是虚中罢政，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仕青州，不久落职奉祠。陛辞出门之时，钦宗密遣人赐金带、茶药之类，加以抚慰。其时宋廷降诏，令三镇邀击金人，金人于是认为盟约终不可信，于是再围汴京，徽、钦二帝被金军掳往北方。

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诏求能使绝域而迎还两宫者，宇文虚中方提举杭州洞霄宫，于是上表自荐，自贬中应诏，乘递马赴阙。于是复资政殿大学士，充大金通问使，以武臣杨可辅为副，不久改虚中为祈请使。当年十月，渡河入于金，随即被宗翰拘留云中（今山西大同）。天会七年（宋建炎三年）正月，金人并遣宋使归，虚中说：“奉使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独留。天会十二年，宗翰命宇文虚中前往金源内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为金初都城）。其时金熙宗即位，金人爱虚中才艺出众，于是授以官爵，使与翰林学士、礼部尚书韩昉俱掌词命。天眷间（1138—1140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南郡国公；以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诏尚书省移文南宋，理索宇文虚中家属。时虚中子师瑗仕宋至转运判官，赴阙乞留全家，后又谋留一子，俱为秦桧所抑，于是师瑗携家北来。皇统六年（1146年），宇文虚中以所据位柄暗中联络中原东北豪杰义勇举事复宋，事泄遭变，全家老幼百口同日遇害。宋孝宗淳熙六年（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即虚中卒后三十三年，宋廷以虚中忠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



且为置后；宋宁宗开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即虚中卒后五十九年，加赠少保，赐其子师璵宝谟阁待制，赐姓赵氏。

宇文虚中作为金初文坛的一位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在金代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于处在金代文化的初创阶段，他所活动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做中原文化的引进吸收期。要使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假以时日。正是在汉民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经过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同北方地区、北方民族纯朴的草原文化相互吸收，才逐渐形成了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双向交流、优势互补的金代文化。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由于宇文虚中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给女真社会，从而为金代文化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1. 笔端风雨驾云涛】

金代初期，由于宇文虚中为首的一批来自辽、宋的墨客骚人在北国风云际会，才使当时寂寞的文苑生机蓬勃，蔚为大观，从而开创了有金一代的文风。其时宇文虚中“袖里虹蜺冲霁色，笔端风雨驾云涛”（宇文虚中《生日和甫同诸公载酒袖诗为礼，感佩之余，以诗为谢》），筚路蓝缕，以兴文运，在金代文学发展史上处于开山鼻祖的地位。

宇文虚中的诗歌创作，绝大部分作于入金以后，其中抒写身在北地、心驰江南、恋主思亲、守节矢志之作所在多有。如《重阳旅中偶记二十年前二诗，因而有作》：

旧日重阳厌旅装，而今身世更凄凉。
愁添白发先春雪，泪着黄花助晚霜。
客馆病余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
故人不恨村醪薄，乘兴能来共一觞。

此诗当为羁留云中（今山西大同）时所作，其悲凉酸楚，一读使人凄然；结尾则聊以自慰，自宽。“客馆病余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十四字，溶情入景，语短味长，在同类题材的篇什中堪称绝唱。其他像《又和九日》：“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诗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由“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二句可知，诗作当作于天会十年（1132年）。诗中不仅抒写了思国怀乡的感情，而且对故国的命运寄予无限关注。“丛台”，当为赵王台名，据《汉书·高帝纪》：“赵王宫丛台灾。”这里以六国时赵王台喻赵宋江山。又如《中秋觅酒》：“今夜家家月，临筵照绮楼。那知孤馆客，独抱故乡愁。感激时难遇，讴吟意未休。应分千斛酒，来洗百年忧。”虽为借酒浇愁之作，意在忧时伤乱，非为一己之私，思乡之情、愤激之意跃然纸上。《和高子文秋兴二首》则称：

沙碧平犹涨，霜红粉已多。
 驹年惊过隙，兔影倦随波。
 散步双扶老，栖身一养和。
 羞看使者节，甘荷牧人蓑。

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
 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
 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
 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

诗题中的高子文即金初诗人高士谈，士谈一字季默，宋韩武昭王高琼之后，宋宣和末任忻州户曹参军，入金仕为翰林直学士。他虽然由宋仕金，但是对赵宋王朝还是怀有缱绻之情和缠绵之意的，其《题禹庙》中“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和《棣棠》中“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似御袍黄”的诗句可以为证。虚中所和士谈二诗，其一感叹岁月的飞逝和自己的衰老，有时不我待之虑；其二表达思乡的愁绪和南归的期望，怀不甘陷没之想。“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归心随春鸥飞翔；蜀江、归棹、春鸥，何其一往而情深也。

除了抒情意味浓厚的诗作以外，宇文虚中直陈时事的作品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类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乌林天使三首》和《在金日作三首》。



如《在金日作三首》的前一首：

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
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杯。
开口摧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
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

《北窗炙口》一书称，此诗为宇文虚中入金之初所作。其中“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句，正气凛然，人莫可犯，字里行间充满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宇文虚中的诗歌创作，意到笔随，言近旨远，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其艺术感染力是比较强的，往往耐人咀嚼和回味。试以《还舍作》为例：

燕山归来头已白，自笑客中仍作客。此生悲欢不可料，况复吾年过半百。故人惊我酒尚狂，为洗瓶罍贮春色。酒阑人散月盈庭，静听清渠流潏潏。

全诗起手即已不凡，结句新奇有致。虚中在云中时寄夫人书称：“自离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岁，须发半白，满目无亲，衣食仅续；唯期一节，不负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亲，岂忘寤寐；俯念儿女，顷刻不忘。度事势决不得归，纵使得归，又须在数年以后。兀然旅馆，待死而已。”当夜阑人静之时，谛听清渠□□作响，心中的感受可想而知，诗风颇为蕴藉有致。又如《春日》：

北渚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
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

寥寥数语，写尽身在北地而思恋江南之情，令人心驰神往，油然而生思归之意。“东吴”二字泛指太湖流域，宇文虚中靖康二年（1127年）以和议罢落职奉祠、在杭州提举洞霄宫时，当曾饱览苏杭地区迷人的春色，因而“东吴”

之句固也指此而言。但这还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北宋灭亡以后，宋高宗迁至江南，虚中奉使应诏之时，高宗正在扬州，后来终于定鼎杭州；因而“东吴”云云，又寓思君之意于怀归之情，仔细玩味，当能得其言外之旨。

宇文虚中以吟咏故国之思、孤高志节的诗歌称雄于金代初期的文坛，从而开金代诗歌和金代文学的先河。他把先进的汉文化带给女真族统治的金源大地，为金代诗歌和金代文学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12. “国朝第一手”吴激】

吴激（约1092—1142年），字彦高，道号东山散人，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人。父拭，北宋进士，官终朝奉郎，知苏州。岳丈米芾，为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吴激早年仕宋，历任清高显贵之职。奉命使金，以知名为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留而不遣，羁身云中（今山西大同）。后仕金为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天会十四年（1136年），曾出使高丽。皇统二年（1142年）出知深州（治所为静安，在今河北深县南），到官三日卒。

吴激入金后，虽然身涉仕途，却心向归隐，早在入金不久的天会五年（1127年）即与蔡松年共议求田问舍之事，以为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卫州（治所在今河南汲县）之间风气清淑，物产绮丽，相约他年为终老之计。而后事与愿违，终日忙碌，故其晚年赋诗称：“梦想淇园上，春林布谷声。”又称：“故交半在青云上，乞取淇园作醉乡。”所咏便是这一梦绕魂牵的心愿。吴激与蔡松年齐名，金元时期向以吴、蔡并称。吴激的诗工于写景。其《出散关》称：“春风蜀栈青山尽，晓日秦川绿树平。”《愈甫索水墨，以诗寄之》称：“烟拂云梢留淡白，云蒸山腹出深青。”《三衢夜泊》称：“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游南溪潭》称：“竹院鸣钟疑物外，画桥流水似江南。”《长安怀古》称：“春风十里霸陵树，晓月一声长乐钟。”《过南湖偶成》称：“绿鬓朱颜今老矣，落花啼鸟奈春何。”清词丽句，为人所传。有的作品则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如《题宗



女真围猎图

之家初序潇湘图》：“江南春水碧于酒，客子往来船是家。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鞍马老风沙。”诗人身在塞北风沙之地，而心系江南水云之乡，思致含蓄，不露圭角，言有尽而意无穷。吴激的词作在有金一代号称独步，词风清婉缠绵，而时有凄厉之音。元好问评论道：“吴激乐府‘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伤心事’、‘谁挽银河’等篇，自当为国朝第一手。”（《中州集》卷一）其中，“南朝千古伤心事”即指〔人月圆〕《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上片化用唐代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句，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句，表达自己对北宋灭亡的哀思，暗示侍女在前朝显贵的身世；下片化用唐代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句，把侍女和诗人自己天涯沦

落的命运巧妙联系起来，其中虽多化用前人诗句，却精妙凄婉，气韵天成，故国之思惻然动人，当时曾经在北、南两朝广为传诵，并使留金的宋臣为之挥泪。元好问在将此词录入《中州乐府》时称：“彦高北迁后，为故宫人赋此。时宇文叔通亦赋〔念奴娇〕先成，而颇近鄙俚。及见彦高此作，茫然自失。是后有求作乐府者，叔通即批道：‘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往求之。’”再如〔春从天上来〕：

海角飘零。叹汉苑秦宫，坠露飞萤。梦回天上，金屋银屏。歌吹竞举青冥。问当时遗谱，有绝艺、鼓瑟湘灵。促哀弹，似林莺啁哳，山溜泠泠。梨园太平乐府，醉几度春风，鬓变星星。舞破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写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对一窗凉月，灯火青荧。

此词以流落金源内地而曾入北宋“梨园旧籍”的歌姬的浮沉为线索，抒写北宋朝廷国难当头还在歌舞升平，终致亡国的哀思，精妙凄婉，余韵无穷。《词林纪事》卷二十引《居易录》称：“高丽宰相李藏用，字显甫，从其主人朝于元，翰林学士王鹗邀宴于第。歌人唱吴彦高〔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二曲，藏用微吟其词，抗坠中音节。鹗起执其手，叹为海东贤人。”足见吴词在中外影响之大。清人陈廷焯认为：“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同时尚‘吴葵体’，然伯坚（蔡松年字）非彦高匹。”这一评价同元好问所谓“自当为国朝第一手”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除了词作以外，吴激的诗歌创作在金代初期也独树一帜，成就斐然，如《秋夜》：

岂有涓埃补盛明，强扶衰病厕豪英。
夜窗灯火青相对，晓镜髭须白几茎。
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
石田茅舍君家近，借与林泉送此生。

诗中抒写留金以后出仕金朝的无奈。“夜窗灯火青相对，晓镜髭须白几茎”，则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出语平淡而



感慨深沉。诗的结尾表达求田问舍、归隐林泉的意向，按传统的“诗言志”的要求当之无愧。又如《晚春言怀寄燕中知旧》：

闲云泄泄日晖晖，林斧鸪春响翠微。
天气乍晴花满树，人家久住燕双飞。
邻村社后客借酒，客舍新来未褪衣。
遥忆东郊亭畔柳，归时相见亦依依。

诗中的“燕中”当指燕京而言，天德五年（1153年）海陵王才把金朝都城由初期所在的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迁往燕京（改名中都，即今北京），则此诗作于金朝迁都以前。诗中对于晚春的景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真率自然，反映了诗人的诗才之高和运笔之妙。尽管吴激在有金一代诗名往往被词名所掩，但是其诗歌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

【13. 由宋北归的诗人张斛】

金源诗史发轫的初期，诗坛上活跃的汉族诗人多是由宋入金的所谓“借才异代”者。这些诗人由宋入金的情形大致说来又有两类：一类是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羁留北地，一类则对金朝这个新兴王朝表现出较为主动的认可姿态。前一类诗人中以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等为代表；后一类北归诗人为数也不少，张斛就是其中经历和心态都很特殊的一位。

说张斛经历特殊，是因为在他由宋“北归”金朝之前，另有一段由辽入宋的“南游”经历。张斛本来就是北方人。斛字德容，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在北宋末年天下大乱、干戈纷起之际由辽入宋，在北宋为官多年，足迹甚至到过四川，而且一直做到武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的太守。这是张斛的“南游”。他的南迁当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客居江南时，也就愈加怀念蓟北故园了。

一天雨后，这位羁旅宦游的常德太守，拄着拐杖，来到沙堤边，极目苍天，正巧飞过的一列北归之雁触动他无限乡关之思：“晚雨涨平堤，沙边独杖藜。长风催雁北，众水避潮西。楚客相逢少，吴天入望低。故园无路到，春草自萋萋。”（《沙边》）春去秋来，令诗人魂牵梦绕的乡思不但没有些许的减弱，反而更加浓烈了。

张斛家乡渔阳有峒阳山，此山亦成乡愁的负载，“故诗中多及之”（元好问《中州集》）：“高秋客未还，何处望乡关？乔木苍烟外，孤亭落照间。雨晴山觉近，潮满水如闲。目断峒阳路，归云不可攀。”（《卢台峭帆亭》）

应当说张斛的乡关之思，其内在情愫已不仅仅是叶落难以归根的怅惘，令其如此刻骨铭心的乡关之思中更饱含他南游以来的人生忧患。因此，诗人毫不犹豫地“北归”了：

无数飞花委路尘，不堪重醉楚城春。

明朝回首江南岸，烟阴昏昏不见人。

这首《将渡江》作于北归之际。“飞花委尘”，无论有无比兴，这个意象无疑都契合着诗人此时身遭战乱、“不堪重醉”的特定心态，而客居已久的江南也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留恋了。

张斛北归以后，再到辽时的南京（今北京），遇见了老友、也是前辈的马朝美。两位白发老人执手相对，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那次聚首，真是感慨万千：“浮云久与故山违，茅栋虽存尚可依。行路相逢初似梦，旧游重到复疑非。沧江万里悲南渡，白发几人能北归？二十年前河上月，樽前还共惜清辉。”（《南京遇马丈朝美》）

诗人备尝辛苦，历尽劫波，但毕竟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他还是按捺不住此时心中的欣喜：“云林无俗姿，相对可终老。如何尘中人，不见青山好。”（《还家》）他也急着寻访故交：“风雨无时浪蹴天，南浮舟楫信多艰。半生梦破寒江月，万里春回故国山。归客自伤青鬓改，高僧长共白云闲。诛茅借我溪西地，未厌相从水石间。”（《访香林老》）这位故人是得道的高僧。诗人虽然自伤“青鬓改”，但心境与南迁之“沧江万里悲南渡”已是截然不同，北归之后自然生起的是这种“万里春回故国山”的欣喜之情，诗人在相知故交的陪伴下，游历、忘情于故乡的山水之间。

张斛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传说他作诗也像北宋诗人陈师道那样，需要“吟榻”，即以被蒙头，躺在床上打腹稿，诗成之前不容别人打扰——只是还没到陈师道连妻儿、鸡犬都要统统赶走的程度。张斛诗艺精纯，律、绝并擅，五律、七律写景状物尤有唐人风调，在众声喧哗的金初诗坛独树一帜。当时主文柄的字文虚中对张斛诗也甚为欣赏。其名篇佳句多被传诵时人之口，如前所举的“沧江万里悲南渡，白发几人能北归”、“半生梦破寒江月，万里春回故国山。”又如：“月色四时好，人心此夜偏”（《中秋》）、“雨晴山觉近，潮满水如闲”（《卢台峭帆亭》）、“春木有秀色，野云天俗姿。”（《松门峡》）、“石峻留声急，月高松影圆”（《高寺》）、“云开千里月，风动一天星”（《巫山对月》）、“绿涨他山雨，青浮近市烟”（《寓中江县楼》）、“晴光摇碧海，远色带沧州”（《赋礼部侍郎张浩然辽海亭》）、“雨声喧暮岛，水色借秋空”（《赋临漪亭》）、“碣石晚风催雁急，昭祁寒涨与云平”（《秋兴楼》）。

张斛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有着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诗人索性就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南游》和《北归》。只是可惜我们今天已见不到了。元好问《中州集》辑录其诗十八首。张斛现存诗虽然不算多，但南游、北归的行迹还是依稀可辨的。

张斛北归金朝后被授予秘书省著作郎的职位，这是一个文臣清贵之选的官职。本来诗人北归意即不在仕途，诗人也自以诗名家。

【14. 金代“爵位之最重”的文学家蔡松年】

蔡松年（1107—1159年），字伯坚、号萧闲，本为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北）人，长于汴京。入金以后居官真定，于是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靖，北宋宣和末驻守燕山，松年从父于军中管勾机宜文字。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副都统完颜宗望自平州（今河北卢龙）攻宋，于白河战败宋将郭药师，部将蔡靖以燕山府降金，元帅府任命松年为令史。松年后为太子中允、真定府判官。当时真定西山群盗初平，山中居民受牵连者千余家，松年力为辩

白，竟得不坐。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熙宗废齐国，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松年仕为行台刑部郎中。由其《渡混同江（今松花江）》诗“十年八唤清江渡，江水江花笑我劳”和“两都络绎波神肃”之句推断，当时诗人曾经多次奔波往来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和汴京之间。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熙宗下诏收复河南、陕西之地，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兵分四路伐宋，与岳飞、韩世忠等交战，松年为宗弼兼总军中六部事。宋廷失利称臣，河南乃平。熙宗派使臣慰劳宗弼以下将士，有功者三千人，宗弼入为左丞相，推荐松年为刑部员外郎。松年当时所作《师还求归镇阳》诗有“春风卷甲有欢声，渐识天公欲讳兵”之句，表现了内心深处的息兵厌战情绪。皇统七年（1147年），尚书省令史许霖告横海军节度使田穀结党专擅，松年与田穀素有不睦，乃劝宗弼除掉地，株连多人。当年松年迁左司员外郎。海陵王完颜亮即位，以松年曾与其同在宗弼军中有旧交，天德（1150—1153年）初提升他为吏部侍郎，不久拜户部尚书。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由上京迁都燕京，其时为了投鞭南渡，一统天下，对于其家世代仕宋的蔡松年升任要职显位，以吸引南人。当年十一月，以松年为贺宋正旦使使宋。归后，改吏部尚书。又曾出使高丽，使还之日为馆妓赋〔石州慢〕：

云海蓬莱，风雾鬓鬟，不假梳掠。仙衣卷尽云霓，方见宫腰纤弱。心期得处，世间言语非真，海犀一点通寥廓。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搏。离索，晓来一枕余香，酒病赖花医却。泔泔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云影，载将无际关山，梦魂应被杨花觉。梅子雨丝丝，满江千楼阁。

一时广为传诵。贞元三年二月，拜参知政事。当年自崇德大夫进银青光禄大夫。正隆元年（1156年）正月迁尚书右丞，六月为左丞。正隆三年七月进拜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八月，病卒，享年五十三岁。当时海陵王悼惜有加，曾亲往府第祭奠，命作祭文表达哀思；并派翰林待制萧□护送其丧，归葬真定。封吴国公，谥文简。

蔡松年在金代文学家，是“爵位之最重者”（《金史·文艺传·传赞》），可谓一生官运亨通。但是其作品对于出处却流露了颇为复杂的情绪。一如他在赠省都掾李彧（不愚）的〔雨中花〕词序中所说的：“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

俗事，懒慢之癖（癖），殆与性成……长大以来，遭时多故。一行作吏，从事于簿书鞍马间，违己交病，不堪其忧。求田问舍，遑遑于四方，殊未见会心处。闻山阳间，魏晋诸贤故居，风气清和，水竹葱蒨。方今天壤间，盖第一胜绝之境。有意卜筑于斯，雅咏玄虚，不谈世事，起其流风遗躅。故自丙辰、丁巳以来，三求官河内，经营三径，遂将终焉。事与愿违，俯仰一纪，劳生愈甚，吊影自怜。”其中对早退闲居生活的执著追求跃然现于纸上。根据文中的“丙辰”、“丁巳”、“一纪”等语推断，此词当作于皇统九年（1149年）。熙宗朝虽称“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金史》卷七十《思敬传》），但是“末年酗酒妄杀，人怀忧惧”（《金史》卷四《熙宗·赞》），特别是在力行汉法、推动文治的过程中也加剧了改革派与女真贵族守旧势力的矛盾，朝野上下不时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因而尽管蔡松年高官厚禄，却难免置身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内心感到“违己交病，不堪其忧”，从而追求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便不难理解了。这就是蔡松年的作品一再吟山光水影和长林丰草的原因所在。所谓“谁识昂藏野鹤，肯受华轩羁缚，清唳白□洲。会趁梅横月，同典锦宫裘”（〔水调歌头〕）、“吾老矣，不堪冰雪，换此萧闲。传语明年晓月，梅梢莫转银盘。后期好在，黄柑紫蟹，劝我休官”（〔雨中花〕）、“我有一峰明秀，尚恋三升春酒，辜负绿蓑衣”（〔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老境骎骎，归梦绕、白云茅屋”（〔满江红〕）等等，举不胜举。蔡松年在金初颇擅文名，而成就最高者则为词作。对此元好问评曰：“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松年字）与吴彦高，号吴蔡体。”就大较而言，蔡松年词风疏宕平博，接近苏轼，字里行间却不掩隽秀之气。其“追和赤壁词”的〔念奴娇〕最为时人所称道：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块垒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岁月。

其中“江左诸人”一作“夷甫当年”。词中以虽然号称“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晋书·王衍传》），但却始终不能远引高蹈、终遭杀身之祸的晋人王衍（夷甫）自警，同时又对

隐居会稽东山达二十年之久的谢安表示赞许,从而抒写了自己的“卜筑萧闲”、“远引辞世”的志趣,元好问誉之为“公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中州集》卷一)。除了词作本身以外,蔡词的某些小序,虽然属于词的附加部分,也都能斐然成章,自为佳作。如〔水龙吟〕词序:

乙丑八月,得告上都,行李滞留,寄食于江壖村舍。晚雨新晴,江月炯然,秋涛有声,如万松哀鸣涧壑。时去中秋不数日,方遑遑于道路,宦游飘泊,节物如驰。此生余几春秋,而所谓乐以酬身者乃如此,谋生之拙,可不哀邪!幸终焉之有图,坐归欤之不早。慨然兴感,无以为怀,因作长短句诗,极道萧闲退居之乐……

序文写于熙宗皇统五年(1145年),其时作者从金初都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告假,滞留松花江畔。由于诗人有感于“身似惊鸟,半生飘荡,一枝难稳”的处境,因而篇中涉及的澄江、霁月无不寄托着高情远韵,辞约意丰,情景交融。

金元时期,文坛对蔡松年十分推崇,甚至有“贾马丽则之赋,李杜光焰之诗,词藻苏黄,歌词吴蔡”的评语将其与贾谊、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相提并论,足见他在金、元两代影响之大。

【15. “后世山河属外人”的悲歌】

金皇统六年(1146年)对由宋入金的高士谈是一个黑色的年份。

在此之前,皇统二年(1142年)金熙宗就下诏把朱弁、张邵、洪皓这些入金而未仕的“南冠诗人”遣归南宋。之后四年,也即皇统六年,以由宋仕金身为翰林学士承旨的宇文虚中被杀为标志,宣告了金初以来的“借才异代”的结束,也在这一年,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高士谈也罹祸被杀。

高士谈是宇文虚中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字子文,又字季默,其父是韩武



昭王高琼的曾孙，宣仁太后的堂侄，出身不可谓不算显赫。高士谈本人在北宋宣和末年任忻州（今天的山西忻州市）户曹参军，入金后仕为翰林学士。

“借才异代”的终结有着必然性。伴随着金代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剧烈变迁，金代女真贵族上层新、旧势力的斗争也颇为激烈残酷。金熙宗掌握皇权后在叔叔兀朮（宗弼）的协助下，先后剪除了宗盘（夫宗子）、挾懒、完颜希尹等人的势力，这些政治斗争的客观效果是加强了熙宗的中央集权和汉官制度改革。熙宗推行的这一套新官制，主要就由宇文虚中参酌唐宋制度制定的，照理，促进女真社会进一步封建化、进一步发展的宇文虚中应该受到更加的尊崇才对；然而也正恰恰是宇文虚中的这一贡献使他成为新旧势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也使他的朋友高士谈一起蒙难。

在昔日的那些“旧功大臣”看来，正是熙宗推行的这些汉官制度的政治改革使他们失掉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而熙宗皇帝之所以会如此，也正是宇文虚中等人“教唆”的结果。在文化上，宇文虚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非常轻蔑这些女真贵族，甚至当面讥讽他们，“辄以矿卤目之”，（《金史·宇文虚中传》）女真贵族中不少人对宇文虚中既妒恨不平，又一时无可奈何。

皇统六年（1146年），时机终于来了。宇文虚中撰宫殿榜署，被指为以文字谤讪朝廷，女真贵族唐括酬翰的家奴杜天佛留在别人指使下诬告虚中谋反。熙宗诏有司审理，官府却又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索性就把虚中家里藏有的图书当成“谋反”的证据。虚中答辩说：“如果一定要杀我，那我就认了吧。至于图讖书，南来的士大夫家中都有，高士谈家的藏书比我还多，难道说高士谈也想‘谋反’不成？”

手持大权的兀朮（宗弼）必欲置宇文虚中于死地，见宇文虚中这么一说，就向官府透露意向，连带把高士谈也杀掉了。熙宗、兀朮杀了宇文虚中和高士谈，随后又在皇统七年（1147年）以“党人相结欲反”的罪名尽诛由辽入金的田珏、奚毅等人，至此，“借才异代”最后划上了句号。

作为金初诗坛的重要诗人，高士谈有《蒙城集》（他自号蒙城居士），今已佚失不传，元好问《中州集》存诗三十首。高士谈由宋入金，身为宋室贵胄之后，他的心态矛盾而苦闷，故国之思、故乡之恋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所谓“诗言志”，作为身仕金朝这个异族建立起的政权的人，他对赵宋王朝又难以忘怀，无论是赏花，还是登高、观览，都寄托着诗人的这种身世之感，如《棣棠》诗云：“闲庭随分占年芳，袅袅青枝淡淡香。流落孤臣那忍

看，十分深似御袍黄。”这末一句“十分深似御袍黄”感叹北宋的亡覆、徽钦二帝的被掳，十分沉痛，悲凉、缠绵的情感基调贯穿其中。

如果说咏物的“寒花贪晚日，瘦竹强秋霜”还不免比兴寄托的含蓄，当诗人于风清月白之夜，孤灯挑尽未能成眠之际，一念忽起，就直抒胸臆了：

乱离惊昨梦，漂泊念平生。

泪眼依南斗，难忘故乡情。

——《不眠》

天阔愁孤鸟，江流怜断槎。

有巢相唤急，独支姜归鸦。

——《秋晚书怀》

情感上不肯入仕的高士谈终于被女真贵族网罗的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在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二首绝笔诗：

世事邯郸枕，归心渭上舟。

衅来无征兆，意外得浮囚。

忠信天堪仗，清明泽自流。

藜羹犹火食，永愧绝粮丘。

幽囚四十日，坐稳穴藜床。

縲继元无罪，艰难已备尝。

全家音顿阻，孤枕梦难忘。

会有相逢日，牵衣话更长。

“忠信”云云自然是对“谋反”的自辩，甫自系狱，诗人就与家人断绝了音讯，只有待大限之期到来之时才能再见上一面了。一句“清明泽自流”也道尽了身为士人在易代动乱的这种特定时期那种出处的困惑和不甘，而其实明明是至死难有一个清白之身呀！连元好问写他的小传时，也忍不住说上一句：“时人悲之！”（《中州集》卷一）

【16. “正传之宗”蔡珪】

到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间（1161—1189年）中期，金建国已经半个多世纪，以由宋入金之文人为主体的文坛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老一代的文学家不断谢世，新人不断涌现。由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文学新人开始走上文坛，矫首高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坛的生力军，而其中的盟主则是蔡珪。金后期文坛领袖赵秉文在党怀英《神道碑》中说，大定文章，首推无可蔡公。元好问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中州集》卷一）据此，可知蔡珪是



金人在寒冷的冬季夫妻出行的场景

金朝本国培养的第一代文坛领袖，在金源文学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蔡珪（1129—1174年），字正甫，号无可。祖籍余杭。他祖父蔡靖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出任燕山府（今北京市）知府。宣和七年被部下守将郭药师胁迫降金，其父蔡松年也随之入金。从时间上可以推断，蔡珪是在其父蔡松年降金以后出生的，可谓是地地道道的金国生人。他自幼聪敏好学，传说他“七岁赋菊诗，语意惊人，日授数千言”，为时人所重。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三岁。但他并未赴吏部参加铨选，而是继续学习，访求未见之书苦读。其辨博考古之学，为天下第一。历任澄州军事判官、三河簿。他精于古代典章制度，长于文字考证，著述很多。

正隆三年（1158年），朝廷禁止私人收藏铜器，收缴民间三代以来钟鼎彝器千余件。礼部主管官员因蔡珪精于辨别文物，又识古文奇字，聘请他为编类官。大定九年（1169年），诏迁中都（今北京市）城内的两座燕王墓于城外。时人都传说是战国燕王及太子丹的墓葬，待开棺后，才知是西汉初期所封的两个燕王之墓。蔡珪对之考证最为详赅，显示出极高的考古学的功底。他历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户部员外郎、太常丞等职。大定十四年，由礼部郎中出任潍州太守，死在途中。

从蔡珪现存的诗来看，艺术技巧比较圆熟，功力较深，但内容不够丰富，反映社会生活的面不够宽广。其主要内容是表现对仕宦羁旅生活的厌倦、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然风光的赞美。他有一首《雪谷早行图》诗道：“冰风刮面雪埋屋，客子晨征有底忙。我欲题诗还自笑，东华待漏满靴霜。”看到雪谷早行的图画，诗人便想到自己起早在待漏院等待上早朝时的艰辛情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情绪。在《和曹景萧暮春即事》诗中写道：

瓮头春色开重酎，
门外春风改夹衣。
灼灼向来花又笑，
翩翩几处燕于飞。
山阴未辨羲之集，
沂上聊从点也归。
节物惊心遽如许，
却因观化识天机。

虽是和诗，表现的也是作者自己的主体心境。前四句描写暮春时节的物候特点和优美的自然景色。五、六两句用王羲之《兰亭集序》和《论语·先进》中孔子“吾与点也”的赞叹，委婉地抒发了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之情，也含有淡淡的对仕宦羁旅生活的厌倦情绪。《燕山道中》三首，则是表现征途苦况的。其三写道：“燕南赵北困风埃，投宿云居眼暂开。明日都门选官路，逢人羞道见山来。”风沙太大，几乎是睁不开眼睛，晚上投宿才能暂时把眼睛睁开，足见环境之艰苦，没有生活体验者无法道出。其二写道：“独轮车重汗如浆，蒲秸芒鞋亦贩商。我自行人更怜汝，却应达者笑予狂。”作者在自我怜悯的同时，更可怜一位穿着草鞋推独轮车而累得大汗淋漓的小商贩，表现出他悲天悯人的善良心肠，表明他的心中还在想着穷苦百姓。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诗人曾经游览过今辽宁境内的医巫闾山，写了一首七古和两首七绝，表现其对医巫闾山的喜爱和赞美之情。今并录下以共赏之：

医 巫 闾

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
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
崩崖暗谷森云树，萧寺门横入山路。
谁道营丘笔有神，只得峰峦两三处。
我方万里来天涯，坡陀缭绕昏风沙。
直教眼界增明秀，好在岚光日夕佳。
封龙山边生处乐，此山之间也不恶。
他年南北两生涯，不妨世有扬州鹤。

闾 山

西风绝境抚孤松，千里川原四望通。
但怪林梢看鸟背，不知身到碧云中。

十三山下村落

闾山尽处十三山，溪曲人家画幅间。
何日秋风半篙水，小舟容我一蓑闲。

七言古风描绘医巫闾山的雄伟气势，其间融进了有关其形成的神话传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后半首写登临时的主体感受。两首七绝描写登山时所见到的美妙景色和无比喜悦的心情。语言清新，意境优美。

蔡珪也能填词，《中州乐府》中收《江城子》一词，词牌下有小注曰：“王温季自北都归，过予三河，坐中赋此。”全词是：

鹤声迎客到庭除，问谁欤？故人车。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

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迎客、待客、与客人尽兴饮酒的欢乐场面与喜悦心情。意到笔随，毫无滞碍，表现出很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与技巧。

以上诗词可见蔡珪作品之概貌，作为金源文学的“正传之宗”，是当之无愧的。

【17. 金国乐府第一词】

明代文坛奇才杨慎在《词品》中说：“金人乐府，称邓千江〔望海潮〕为第一。”那么，被杨慎推尊为金代第一词的〔望海潮〕，到底是怎样的一首作品呢？作者邓千江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词作〔望海潮〕吧：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阆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本词的写作背景，据刘祁《归潜志》记载：“金国初，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有一士人邓千江者，献一乐章〔望海潮〕云云。太尉赠以白金百星，其人犹不惬意而去。”可知这是金建国之初的作品。邓千江生平未详，《中州集》只注“临洮人”三字。他向张太尉献这样一首词，就得到白金百星的酬金，也算可以了，而他还感到不满意，可见其本人对这首词也是非常自负的。词下有小注曰：“上兰州守。”可以推测，这位张六太尉是镇守兰州的将官。张太尉或刚刚西征得胜归来，或是刚刚在附近打完一次漂亮的兰州城保卫战。在战后的庆功宴上，邓千江献上这篇词，歌颂张太尉御边抗敌的英雄业绩，描绘兰州城池的险要坚固和战争结束后苍凉悲壮的场面，境界雄浑高远，风格峻健，确实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开篇从兰州古城的地势险要写起，起笔突兀。“云雷天堑”写黄河水气如云，水声如雷，是一道自然形成的天堑，环绕着兰州古城。“金汤地险”写兰州古城的城池坚固。“金汤”是金城汤池的略语。紧接着用“名藩自古皋兰”一句总括，写兰州古城是历史悠久的军事要塞。“营屯绣错”三句化用典故，采取空中鸟瞰的视角表现兰州古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军事设施。“绣错”语出《战国策·秦策》：“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是说山川河谷交相错杂，如同锦绣一般。形容地形复杂险要。“米聚”语出《东观汉记》，马援劝光武帝刘秀伐隗嚣时，“聚米为山川地势。上曰，虏在吾目中矣。”可知马援是用米为光武帝堆了一个军事地形的沙盘，使其对敌人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百二秦关”语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得到韩信后，“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其后，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苏林语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这是后世比较流行的解释。三句话大意是说：从高处俯瞰兰州城的周围，军队的营盘错杂如同锦绣，山峦起伏，尽收眼底，好像是由米堆聚成的模型一般。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如同秦地一样险固。前六句写兰州城及周围的军事设施和险要地形，笔力遒劲，用典娴熟。

“鏖战血犹殷”以下五句，描写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悲壮苍凉的气氛。激战过后，战地上到处是殷红的血迹。战云已经冷落，只是偶尔有一两只老雕在空中盘旋，随时准备落下，以攫食那些死尸的腐肉。战后的战场上，寂静得有些怕人，一轮弯月依旧升起，静静地悬挂在楼头上。作者善于选材，他有意避开两军鏖战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是选取战后的情景烘托战争的激烈。满地

殷红的血迹，充满悲壮和恐怖的气氛。而那盘旋的雕与凄清的弯月更是动静相间，以无情衬有情，增强了作品的韵味。雕只是注意有没有人肉可吃，弯月则全然不管人的悲欢，照旧升起，照旧那样晶莹明亮。

下片抒情，赞美守边将帅即张太尉的卓著功勋。开头三句说他如同当年的班超一样，能够安定边关。“元戎阃令，上将斋坛”两句进一步赞美张太尉深受朝廷倚重，突出其地位的显赫。古代大将受命出征时，皇帝往往“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史记·冯唐列传》）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萧何向刘邦推荐韩信，要求刘邦以极其庄重的礼仪拜韩信为大将，说：“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这里用此二典，就在于突出张太尉受命专征，深受皇帝宠眷。“区脱”三句写边境安定的情景，进一步赞美张太尉御边有术。“区脱”亦作“阬脱”，是匈奴语，指边境哨所岗楼之类。“兜零”是放柴薪以备举燃烽火笼子，此处代指烽火。据《史记·匈奴传》载，汉文帝时，匈奴的侦察兵曾经深入到长安附近的甘泉。这三句大意是说：这一带，白天没有任何敌情，营垒一片悄然。晚上，点起报平安的烽火，向内地报送平安。“吹笛虎牙闲”以下写全军将士祝捷欢筵的喜庆场面。“虎牙”本义是突出的犬齿，东汉则作为将军的别称。此处是后者之意，借用杜牧“戍楼吹笛虎牙闲”的诗句，表现成竹在胸的大将风度。张太尉在大战之间还能够从容不迫，他神情悠闲地吹起笛子，那些身着靓装的歌女舞女们应声歌唱，翩翩起舞。当大家正在欢歌宴饮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如此欢乐的场面来之不易，是无数将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故最后两句则表现对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的深深悼念之情。用一樽樽美酒，祭奠那些英灵们，招取他们的魂魄，永远围绕着贺兰山，永远保卫着祖国的疆土吧。这两句表现出对壮烈牺牲的英烈们的高度礼赞。

全词格调悲壮苍凉，又充满着豪情壮志，读来令人感奋。上片写景，境界高远雄浑，由近及远，动静相间，很有层次感和动态感。下片抒情，用典巧妙娴熟，完全消融在作品之中，而没有斧凿的痕迹。最后把喜庆欢筵的场面与祭奠英灵结合起来，在喜庆中有悲壮，增强了全词的内容含量和抒情的力度。元人陶宗仪曾高度评价本词说：“邓千江〔望海潮〕，可与苏子瞻〔百字令〕、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此非溢美之词，在悲壮雄浑的风格方面，这三首词确实有相似之处。



【18. 梦中喜得“方寸白笔”的马定国】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非常风趣耐人寻味的故事。南北朝时的著名文士江淹，本来是个才华横溢的大手笔，可就因为一天晚上做个奇怪的梦，梦见西晋文士郭璞向他讨要一枝五色笔，说是当初借给江淹的，如今要收回去。江淹就从衣袖中拿出一枝五色笔，还给了郭璞，待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可不知什么原因，江淹以后就感到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辞采绚丽的华章，留下“江郎才尽”这个典故。当然，江郎才尽的真正原因，不可能是因为郭璞把五色笔收回去的缘故，其中原因当是多方面的。

江淹的命运不太好，偏偏做了一个那样的梦。北宋末年的马定国也曾做过一个与笔有关的梦，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使文才大增，文章精进。可见梦之于人，也有不公平之处。原来，马定国非常勤奋，爱好文学，尤其是喜欢诗词创作，可就是缺乏才思，怎么也不入门，搜索枯肠也写不出好句子来。一天，他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给他一枝“方寸白笔”，醒后一下子来了灵感，从此便才思敏捷，文章进步神速。看来还得是父亲对儿子全心全意，舍得把自己的方寸白笔无私地交给儿子，而他人不行，中途还要把“五色笔”收回去。“方寸白笔”可能是指适合于书写方寸大小之字的白毫的毛笔，总之是一枝好笔。当然，马定国的文采也决不会是一个梦做出来的，是他长期努力积累的结果。梦见其父亲给笔，当是心中时刻牢记其父亲之教诲，一心要为父祖争光的心理积淀所致。

马定国生卒年不详，大体生活在两宋之交。字子卿，茌平（今属山东）人。少年时志节不凡，宋徽宗政和、宣和时期，正是蔡京、童贯掌权，他酒后题饭店之壁道：“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到头奸党是何人？”因直斥奸党而获罪，同时也获取很高的社会名声。足见其是位不拘小节，风流倜傥之人。伪齐刘豫阜昌（1130—1137年）初，马定国游历

到历下（今山东历城），又作诗表现对刘豫政治的不满，诗题为《登历下亭有感》：

男子当为四海游，又携书剑客东州。
烟横北渚菱荷晚，木落南山鸿雁秋。
富国桑麻连鲁甸，用兵形势接营丘。
伤哉不见桓公业，千古绕城空水流。

刘豫见后大惊，马上召见他，一晤倾心，起用为监察御史，累官至翰林学士。当时有一出土石鼓，究竟是何年之物，自唐代以来始终没有定论。马定国以石鼓上的文字及笔画详加考证，认定是宇文周时所造。因其出入传记，引经据典甚明，写辩证文章一万余字，为学术界所公认。当时学者将他的这项科研成果和蔡珪的《燕王墓辨》相提并论，可见推崇的程度。

马定国的诗内容比较充实，有一部分反映国破家亡的悲愤，是靖康之耻后不久所作。在田舍借宿的时候，与朋友谈论的也是这个话题。《宿田舍》一诗写道：

狂风作帚扫春阴，投宿田庐话古今。
尊俎只如平日事，干戈方识故人心。
凄凉一树梅花发，迢递千门柳树深。
天子蒙尘终不返，酒酣相对泪沾襟。

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不得回归，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耻大辱。所以，诗人和田舍翁边饮酒边谈起此事的时候，不由得都流下了热泪。可见当时的人民百姓都是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只是因为朝廷腐败不堪，才会造成国土沦陷的千古遗恨。也正因为中原板荡，才使作者长期在外奔波，故表现羁旅行役之苦和思念故乡也成为其诗歌中的主要题材。《清平道中》写道：“棘林苦芭野花黄，一马侵侵渡累阳。别墅酒旗依古柳，点溪花片落新香。伏波事业空归汉，都护田园不记唐。今日清明过寒食，又将书剑客他乡。”清明时节，一个人骑着马在外奔波，而想要像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那样干一番功业又不可能，怎不令人苦闷彷徨？《四月十日遇周永昌》二首其二写道：

幼时种木已巢莺，犹向花前作酒颠。
郭外青山招晓出，圆中明月照春眠。
世无苏黄六七子，天断文章三十年。
今日逢君如旧识，醉持杯杓望青天。

前四句回忆少年时故乡生活的欢乐悠闲，五、六句写文坛寂寞、文风衰败的现实。最后两句表现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感情真挚深沉。他还有一首《怀高图南》的诗道：“刘叉一狂士，尚得韩愈知。君才百刘叉，知者果是谁？三随计吏贡，蹶口游京师。文章善变化，不以一律持。碧海涵万类，青天行四时。去年高唐别，河柳摇风枝。今年清明饮，高花见辛夷。兹来又几日，军檄忽四驰。尺书无处寄，相见果何期。白日斗龙蛇，黄尘笳鼓悲。春风独无忧，吹花发江湄。一杯送归燕，万里寄相思。”对高图南的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其怀才不遇的处境寄以深深的同情。诗人还有一首诗曰《送图南》：“壶觞送客柳亭东，回首三齐落照中。老去厌陪新客醉，兴来多与古人同。戍楼藤角垂新绿，山店桤花落细红。他日诗名满江海，芥堂相见两衰翁。”抒写彼此高尚的志趣和过人的才气。

马定国还创作了一些田园诗，清新自然，颇有意境，以自然风光的和谐优美来反衬世俗生活的污浊。《题崇子中庵》诗说：“羨君高节似陶潜，五亩园林老不添。遁世人情虽淡薄，开门秋色自清严。案头黄卷香终日，砌下苍苔雨一檐。后夜中秋更应好，隔窗云木看飞蟾。”描绘隐居生活的清静淡泊。《村居》五首则是按照季节描绘农村生活的七言绝句组诗。第一首写初春，后四首则是春夏秋冬四季，紧扣物候特点来写，生动逼真，富有生活气息，其中也寄寓着淡淡的感伤情怀。如最后两首写秋冬景象曰：“柿叶经霜菊在溪，天寒落日见鸡栖。田家有客口新酒，红叶萧萧盖芋畦。”“岁暮行人竟不来，空吟溪树觅寒梅。何时消尽关山雪，收拾春风入酒杯。”选景典型，画面生动，很有艺术感染力。

马定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虽有大志，但并没有成就什么功业。他的父亲在梦中把“方寸白笔”给了他，或许激发了他在文学方面的不懈追求和大胆探索吧！

【19. “操笔文章学古风”的祝简】

金国是由文化比较落后的女真贵族建立的国家。完颜阿骨达在创建政权的时候，主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当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则必须建立一定的典章制度，要用文化来维系人心。于是，有头脑的几位领袖人物便采取“借才异代”的手段，不惜任何代价，采用各种手段从辽和宋大量引进人才，尤其是从宋引进的人才更多。金建国初年的第一代学者和文学家基本上是由这批人组成的。祝简即属于其中的一员。

祝简，生卒年不详，字廉夫，单父（今属山东）人，北宋末年登科。金国初年曾任某州佐吏。累官至朝奉郎太常丞。曾著《呜呜集》，金末尚流行于世，今佚。祝简对杜甫的诗有一定研究，关于宋金时流行的一个杜诗注本的作者问题在他的诗说中曾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其说后来被元好问所证实。

他对北宋末年流行的江西诗派的诗风很不满意，在《和常祖命》二首其二中说：“操笔文章学古风，生平羞与腐儒同。相如虽有凌云赋，不及东方射守宫。”对形式主义的空洞无物的诗风和脱离社会实际的迂腐学问表示强烈的不满。他的诗歌内容确实比较充实，在表现生活感受和描写自然景色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如《舟次丹阳》一诗：

船头东下趁晨钟，船外清霜气暗通。
断雁声归烟霭里，孤帆影落月明中。
隋河波浪千年急，梁苑池台一旦空。
试问碧堤无限柳，败条衰叶几秋风。

前四句叙事写景，简明扼要，节令气候时间均交代出来。为后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五、六句借景物咏史，暗示出隋朝和北宋都因荒淫腐败而灭亡。尾联以

景收，意蕴悠长，有无限伤感寄寓其间，当作于靖康之后。

在表现生活感受方面，他往往借助对自然景色的精确描绘委婉地传达自己寄居异地的缕缕情思。如：

杂 诗 （二首）

雨后清寒满袖风，雁声南去暮云浓。
秋来杞菊能多少，欲助盘飧自不供。

榴花娇欲斗罗裙，石竹开成碎纈文。
更有戎葵亦堪爱，日烘红脸酒初醺。

虚极斋独坐

虚斋长缺短灯檠，明月当窗夜气清。
却掩尘编时闭目，胡床独坐听秋声。

《杂诗》其一写黄昏时秋雨乍停后的凄清景色，声情并茂。雨后清寒，霜风凄紧，嘹唳的雁叫声被雨后浓重的暮云所遮掩，只闻其声未见其形，更增神韵，诗人的淡淡愁思也融进这寥廓凄清的景色之中。《虚极斋独坐》表现夜不成寐的孤独与寂寞的情怀。他是在阅读书籍吗？恐怕不是，“尘编”表明是久不翻阅之书，还要掩上，可见他无心读书。故本诗所表达的是百无聊赖，十分落寞的情怀。他的风景诗也极清新可爱，颇有真情实感，能带给人一种艺术享受，如：

春 日

莺语相喧浩荡春，落花细点禁街尘。
游丝飞絮狂随马，迟日和风欲醉人。

夏 雨

电掣雷鸣雨覆盆，晚来枕簟颇宜人。
小沟一夜水三尺，便有蛙声喧四邻。

两首小诗所写虽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色，却能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从作者愉悦悠闲的心情来看，似为靖康之变以前的作品。“小沟”两句设想雨后蛙声四起的景象，与后来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有异曲同工之妙。陆游或许是受本诗之启发。

祝简的《相国寺钟》则有一定的寓意，诗道：“寒鸡缩颈未鸣晨，已听春容入梦频。未必佛徒知警悟，只能唤起利名人。”鸡还没叫，寺庙里的钟声就响了，悠扬的钟声打破了作者的梦境，他想道：这钟声恐怕未必能唤醒那些吃斋念佛的僧人，只能唤起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而已。委婉地表现出对求取功名艰辛的厌倦情绪，有一定的哲理韵味。此诗当是作者年轻时到北宋京师汴梁投考时听到大相国寺钟声时的即兴之作。

【20. 张子羽与“六师友”】

马定国在《芥堂集》中记载了他与六位师友的交往和这六位师友的一些诗作。张子羽是“六师友”之一。我们在介绍张子羽的同时，把另外五人也作简单的介绍，以便从总体上把握一下围绕在马定国周围的这些文人的基本面貌。

张子羽字叔翔，生卒年不详，东阿（今属山东）人。据马定国说，“叔翔于文章无所不能。尝仕国朝，官洛阳”（《中州集·卷二》）。可知张子羽曾出仕金国，在洛阳做过官。他的文章写得怎么样已不好评说，《中州集》保存了他的三首诗，从诗的内容和感受来看，可知都是在洛阳做官时所作。下面分别介绍之。《游龙门访潜溪僧舍》一诗记录游览龙门寺的经过和感受：

入谷访精舍，钟声先远闻。阳光时翳竹，泉脉俄当门。山僧禁足久，瞑目诵微言。要知鹿台寺，但指山头云。策杖御栝西，幽兰秀荆榛。风烟浩难及，薄暮花纷纷。

开头两句的意境与王维《过香积寺》中“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有些相似，可能是受其影响。以下写走访潜溪僧舍的过程，层次清楚，叙事简明生动。“山僧”四句极其精彩，写出了个老和尚正在参禅打坐，闭目诵经的神态。当诗人问他鹿台寺的地点时，他连话都懒得说，只是用手指了指山头上飘着白云的地方。寥寥数语，便写出了一种神态，给人以历历在目之感。最后以景收，余韵悠悠。《宿宝应》一诗风格与此相近，全诗写住在宝应精舍的生活情景。“重岩烟霭合，宝阁春风暮。山深月影迟，坐久识归路。伊昔府中彦，征骖同夜驻。徂年能几时，变灭等惊雾。禅房伴茗饮，岂待酒中趣。卧来清不寐，瘦鹤警宿露。黎明觅旧题，松间宛如故。”

另一首诗是为朋友贺寿所作，虽是应酬作品，但因有真情流露，倒值得一读。

寿张和滑益之

理发秋庭趁夕阳，静中谁可共传觞。
云横故国三年别，水绕孤村六月凉。
病眼只贪书味永，渴心频梦橘奴香。
鱼山早有终焉计，少日应容解印章。

诗作于六月，作者离开家乡已经三年，故很思念家乡风光人物。他早年即有隐居鱼山的心愿，再过一些日子就要辞职归隐了。从语气上来体会，或许是为在家乡做寿的朋友而写的。

与张子羽同为马定国“六师友”的另外五人是：香岩可道上人、鲜于可、高颀化、王景徽、吴口。

香岩可道上人是位僧人，其世俗姓名不详，可能是个较有才华的普通僧人。他只留下一首诗，即《题比阳道边僧舍》：“山头翠色僧房静，山下红尘客路长。五月行人汗如雨，岂知高处有清凉。”完全用对比手法写出了皈依佛门后生活的清静闲适，语言清新流畅，浅显易懂，确是僧人的口吻，有一定的傲世的意义。

鲜于可字东父，生卒年不详。蜀嘉州（今四川乐山）人。其远祖鲜于叔明是明经出身，在唐朝肃宗、代宗朝曾多年镇守东川，对于医治安史之乱所造成的严重创伤，恢复东川一带的生产和社会治安有重大贡献。其叔祖鲜于侁与

王安石大约同时，进士出身，累官至集贤殿修撰，刻意经术，尤长于楚辞。其父鲜于之武也有诗名，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鲜于可的成长是极有利的。但他本人没有留下完整的诗篇，只有一些诗句，如“小雨润履綦，花气袭芳襟”，“十里青山堪布履，半篙春水已胜舟”，描写景物宜人的主体感受，看不出什么高明之处。

高颀字图南，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平未详，他与马定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元好问说他“少有能诗声”，即年轻时就有能作诗的名声。但他也没有完整的诗篇传世，只有一些断句，如：“盘中酒影金蛇活”，“流虹聚石砭”等。马定国在诗中称赞他“君才百刘叉”，认为他的才能比唐朝韩孟诗派中的刘叉强多了，可能有一定的诗才，从前面所举的两个断句的遣词造句和取象立意的风格看，确有韩孟诗派新奇险怪的味道。但因没有具体作品可供分析评价，只好缺如。

王景微字彦美，是宋初大学者、《唐会要》、《五代会要》作者文献公王溥之后。他只有一首赠马定国的诗曰：“涧下松杉已蔽牛，溪头□草可供羞。故乡未有终焉计，欲指吴山归去休。”小诗情景交融，倒也清新可爱。

吴□，字子长，东平（今属山东）人，是神宗朝重臣吴奎之孙。吴奎曾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高官。吴□在三十岁时，曾因生活所迫而出仕，但很快就辞官归隐于鱼山狼溪之侧，以后再未出仕。看来他是真心隐居，不是走终南捷径的沽名钓誉之徒。在“六师友”中，他留下的诗是最多的，而且质量也比较高，都是表现隐逸生活情景与志趣的。今选录四首如下，以供观赏。

寄定国

情驰夏日流，目断晚云碧。新诗从何来，远自金马客。雄深作者意，奔轶古人迹。名高四海望，发未一茎白。应嗤穷途士，抽簪老泉石。采蕨在南山，驱牛向东陌。劳生岂不苦，衣食迫晨夕。青梁无宿怀，茅茨得真适。卒岁将何求，一饱唯力穡。

山居

西首鱼山崦，北连黄石祠。崇冈在东南，我家山北陲。地僻少人事，终朝掩柴扉。尊酒不常得，书卷聊自怡。春风数日来，处处生蕨薇。寸心复何累，一饱良可期。当年终南人，捷径以貽讥。知我无心



者，岂顾悠悠辞。

拟渊明贫居

凄其岁云暮，北风无时休。晨兴倦薪水，夜寐乏衾绸。缺月正裴回，宿鸟频啁啾。欲无憔悴叹，奈此霜霰秋。松楸脱兵火，环堵且淹留。闭门念衰安，守贱吊黔娄。坐读贫士诗，吾乃渊明俦。

溪上招王仲先

幽居复何为，冬来性成懒。柴门俯清溪，寸步出亦罕。今晨偶携杖，爱此晴日暖。寓目随所之，行到南溪畔。背阴雪犹积，向暖冰全泮。揩颐卧石上，仰面苍崖断。泉声何处来，乍喜两耳换。平分意甚迟，斗落势方悍。坐来百虑忘，还惜日景短。尘寰多忧虞，中林何闲散。故人恋明时，归休苦迟缓。幅巾来何时，临流话幽款。

这几首诗中充满了隐逸生活的情趣，颇有陶诗之风。

【21. 热血男儿朱之才】

孟子强调知人论世，强调读其书必先知其人。但由于材料缺乏，我们已经无从详细考察朱之才的生平事迹，只能从另一个角度入手，即通过其文章歌诗来推测其人。读其书可以知其人，懦夫写不出匕首和投枪式的诗文，从他那充满激情的诗歌作品中，便可以读出他对那个特定时代黑暗政治的愤激与抗争。

朱之才，字师美，洛西三乡（金置镇，故址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南八十里）人。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登科第，从这一时间来看，他生活的时代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相近似。在他登科步入仕途后，正是徽宗后期政治最黑暗的时期。蔡京等“六贼”把持朝政，奸臣当道，正人君子遭受迫害，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每一个人，尤其是朝廷官员都是严峻

的考验。是随波逐流，也参加在吃人者的行列中跟着去赴宴分肥，还是超凡脱俗，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二者必居其一。朱之才很明显属于后一种人。在他的《寓言》二首中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一点来，请看这两首诗：

兽有善触邪，草有能指佞。兽草非有心，不移本天性。前王着臣冠，俾尔效端冕。如何不称服，触指反忠正。吾欲取二物，豢植列台省。一令邪佞徒，奔逃亟深屏。

风雨晦时夜，鸡鸣有常声。霜雪枯万千，松柏有常青。内守初已定，外变终难更。若人束世利，浮沉无定情。俯仰效桔槔，低昂甚权衡。反出木鸟下，徒为万物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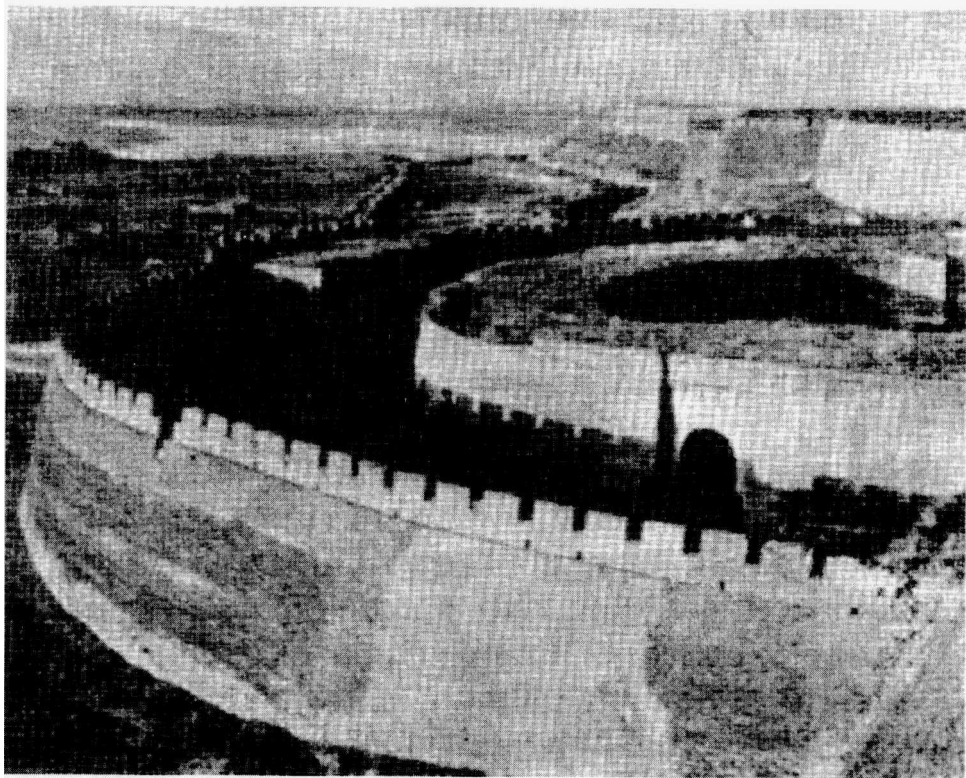
“兽有善触邪”一诗当是针对御史台及谏议之类的专管舆论纠弹的官员而发，批评他们不能实事求是，而是黑白颠倒，所弹劾检举的反而是忠正之人。作者要把善于“触邪”、“指佞”的兽和草取来豢养在御史台和中书省、尚书省中，使那些奸邪谄佞之徒见而生畏生愧，逃之夭夭。“风雨晦时夜”一诗主要所指也是那些专管舆论的官员，但其思想意义已扩大到所有的朝廷官员和一切人。雄鸡并不因为晦日而又风雨交加的夜晚耽误打鸣报晓，松柏并不因为霜雪严寒而改变它的青翠与高傲，君子也不应当因为社会政治的黑暗而改变自己的气节和情操。这两首诗似乎是靖康之变以前所作。《南越行》则当是靖康之变以后的作品，虽是咏史之作，但其中的愤激之情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还是先看一看作品吧：

南越太后邯郸女，皓齿明眸照蛮土。
珊瑚为帐象作床，锦伞高张击铜鼓。
太液池内红芙蓉，自怜滴堕蛮烟中。
灞陵故人杳无耗，深宫独看南飞鸿。
随儿作帝心不愿，唯愿西朝柏梁殿。
茂陵刘郎亦可人，遣郎海角来相见。
金猊夜燎龙涎香，明珠火齐争煌煌。
番禺秦甸隔万里，今夕得遂双鸳鸯。

白首相君佩银印，干戈欲起萧墙衅。
 莫言女子无雄心，置酒宫中潜结阵。
 汉家使者懦且柔，纤手自欲操霜矛。
 孤鸾竟落老巢手，可怜空奋韩千秋。
 楼船戈鋌师四起，或出桂阳下漓水。
 越郎追斩吕嘉头，九郡同归汉天子。
 尉佗坟草几番青，霸业犹与炎州横。
 玉玺初从真定得，黄屋却为邯郸倾。
 五羊江连湘浦竹，娇魂应伴湘娥哭。

诗所咏叹的是汉武帝刘彻时发生在南越国的一个悲壮凄艳的历史故事。秦二世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陀任南海郡龙川县令，后升为南海尉。秦亡，他占据南海、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独立称王。汉高祖派陆贾前去招抚，正式封为南越王。他死后，他的儿子继立为王，妻子成为太后。太后是邯郸美人，心一直向往中原，所以有心和儿子一起内附，回到中原故乡。但南越国老丞相吕嘉反对。汉武帝派专使前去处理此事，在请吕嘉到场的宴会上，双方反目，汉使优柔寡断，未能扣下吕嘉以解决问题。吕嘉离席欲归，太后欲亲手持短矛投向吕嘉，被南越王制止，吕嘉走脱。吕嘉之弟掌军权，吕嘉回去后，知道王无心杀他，故他也不忍心马上造反，只称病不朝，不再见太后和汉使。内附之事搁浅。汉武帝听说这种情况，便派韩千秋带两千兵前去，主要目的是帮助太后镇压吕嘉。结果吕嘉先下手发兵杀了太后、南越王以及汉使。韩千秋的军队太少，也全军覆没。汉武帝大怒，几路发兵，打败吕嘉，全部收复南越之地，设置南海、苍梧等九郡。本诗的主导倾向是歌颂祖国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赞美太后向往中原，坚决内附的精神，鞭挞吕嘉制造分裂的罪行。靖康之后，金国难以直接统治中原地区，便拥立了一个儿皇帝刘豫，建立什么伪齐国。此诗或写在这一时期，反对国家的分裂。这一点虽不敢说是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本诗是有为而发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不惜捐躯赴国难的豪情壮志，有一种热血男儿的大丈夫气节。

朱之才曾入刘豫齐国任谏议之官，故称“朱谏议”。因直言被贬为泗水令，是否与此诗有关不得而知。不久便乞求辞官退隐，寓居在磁阳（在今山东茌平县西三十里）。兄弟数人皆有文名，朱之才自号庆霖居士。曾著有《霖堂



平阳城壁。山西的平阳（今临汾）为金代北方和平的文化城市，也是当时印刷的中心，很多的学者都聚集在这儿，是金代文物鼎盛之区。

集》，今未见。《中州集》中保存他十七首诗，几乎篇篇可读。《后薄薄酒》宣扬安贫乐道的思想观念，认为奢侈生活可以使人堕落，美酒佳肴和美人容易破国亡家，反而是薄酒和丑妇能永久享受，与中国民间谚语“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观念相类似。诗在结尾说：“劝君饮薄衣粗娶丑妇，此乐人间最长久。”虽是人生经验之谈，有庸俗的一面，但可能是针对当时急剧腐化堕落的社会风尚而发的，故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谢孙寺丞惠梅花》诗叙述自己到泗水后，环境恶劣，心情不悦，朋友孙寺丞派人送来梅花，使自己精神为之一振，在梅花被冷落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煞尾几句话说：“吴侬不知贵，但与桃李伦。自从堕东土，梦绕江之滨。叹彼和鼎实，亦复生不辰。穷愁坐空山，豺虎杂风麟。此赠意不浅，难为俗子陈。”《暴雨》一诗则写得气势磅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颍山黑雾倾浓墨，倒海冲风泻急湍。势似阳侯夸海若，声如项

籍破章邯。”写得有声有色，力透纸背。《宿闲厩》则是另一种风格：“淡烟衰草慵回首，晚日残霞欲断魂。脱幅卸鞍投逆旅，萧萧黄叶水边村。”在暮秋黄昏的景色中融进了淡淡的羁旅惆怅之情。《十月十五日夜作连珠诗》四首采用首尾蝉联的修辞手法，表现出很高的才气和纯熟的驾驭语言的技巧，也是一组好诗。

【22. 朱自牧诗扫描】

朱自牧字好谦，棣州厌次（故址在今山东惠民县南十里）人，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参加南选登宋端卿榜进士。大定初以同知晋宁军事死在官任上。晋宁是金代所置晋宁州，后来改为葭州，故治即今陕西葭县。所以称朱自牧为朱葭州。大定共二十九年（1161—1189年），十年前均可称“初”。根据他考中进士的时间，他之死不会早于大定十年。或云：他也可能是英年早逝。但他在《病起书事》中说：“卧销白日尘凝屦，起对青铜雪满簪。霜后痴蝇看老态，天边倦鸟识归心。”满头白发的“老态”，说明其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另外，从他的诗作中可知他曾经在鄆州当过官，罢官后还曾回过故乡。其后也曾在宁海州做过官，然后再出仕到晋宁的。现在，我们根据以上对其生平的大体推测，对他的诗歌进行一下大略的扫描。

《晨起趋省》一诗，当是登第后在朝廷某部门任职时所写，表现起早上朝的辛苦，流露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情绪。诗道：“邻鸡一鸣仆再呼，三星已在东南隅。霜风绕屋伺我出，布衾尚欲留须臾。才疏性懒真勉强，饥寒见迫谁能逋。山灵笑我真有谓，能使我庾如陵乎？”鸡才叫第一遍，仆人已两次催促起床了。霜风满庭，仿佛在等着我出去，而我真有点留恋温暖的被窝，可为饥寒所迫，也不得不起床，顶着清冷的霜风去上早朝。颇有真情实感。

后来，他到遥远的鄆州任职。《晚泊济阳》一诗，当是作者赴任途中所作。诗道：“江北秋阴一半晴，晚凉留与客襟清。水边画角孤城暮，云底残阳远树明。旅雁为谁来有信，断蓬如我去无程。寥寥天地无知己，村酒悠然只独

倾。”从寂寞凄凉的情绪来看，是离乡赴任途中的作品。《送鄆州节判任元老罢任东归》二首作于鄆州任所无疑。

长途冰雪岁峥嵘，客里那堪送客行。
万里归心应接浙，一樽别酒且班荆。
春生汶水庭闱近，人去雕阴幕府轻。
欲仗征鸿寄消息，地寒不肯过边城。

都骑侵侵指汶阳，关门应识弃繯郎。
暮寒烟浪归期阻，细雨檐花饮兴长。
束带暂为彭泽令，曳裾休忤汉梁王。
边城情味君应会，为说无繆与故乡。

首句设想朋友路途的艰辛，起势突兀，为以下的抒情作好铺垫。次句表现客中送客的惆怅，切情切景，感情真实。朋友就要回去和亲人团聚，而自己还要在这遥远偏僻的地方当官，故感到非常无聊。

后来，作者从鄆州罢任归乡，途中写了几首诗。《自鄆州罢印归，宿渑池道中，有虎为暴》当是第一首，诗中说：“崑山之阿渑之浒，行路萧条正艰阻。日落山空涧水哀，市门静闭防饥虎。前年张茅杀饷妇，今岁食驴断行旅。我来万里逐一官，安可不戒为汝脯。昼持弓矢夜枕戈，静匿儿童防笑语。白额将军莫笑人，世无刘琨当畏汝。”看来当时在渑池一带还经常有老虎出没，此诗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趁鄆州过湖城县，武帝望思台在焉》诗则属于怀古题材了：“寒骨千年饮恨埋，余哀空寄望思台。纵令曲沃精魂见，宁与商山羽翼来。赵虏典刑何足正，周公画像可怜开。忍心本自穷兵起，巫蛊焉能作祸胎？”汉武帝宠信江充，江充离间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关系，逼迫太子起兵，太子兵败而死。后来江充阴谋败露，武帝很后悔。诗之主旨在于指斥奸佞祸国。当他渡过黄河，到达新市镇（今山东济阳县西六十里）时，因距家乡已不远，又刚刚渡过险恶的黄河，心情开朗愉快，写《自鄆州归至新市镇，时方渡险，喜见桑野》一诗，后半首道：“三年官业无毫发，万里装囊更萧瑟。归来何以谢乡闾，细说艰难为土物。”可知作者在鄆州做了三年官。

大概是在回到故乡之后，他又在附近的宁海州（今山东滨县）做过官。



《小雨不出宁海司理厅》道：“吏散庭空锁碧苔，冷官门户几曾开。疏疏细雨槐花落，寂寂虚堂燕子来。多病始知穷有鬼，独贤方觉仕无媒。故园抛掷奔驰外，刚道江山未放回。”宁海离作者的家乡并不太远，属于临县，他还感到抛掷了故园。后来，他被派往更加遥远的晋宁做知州，官职是升了，可是离家乡更远了。他在晋宁的诗作感伤味就更浓了。

《年节岚州席上，赠同知王子直中散》一诗当是他在晋宁任上，应岚州知州邀请前去共度新年时即席所作。诗道：“别时风雪暗龙津，一梦经年复见君。去国光阴虽易得，夹河形势且平分。心如征马常嘶代，身伴秋鸿却渡汾。此日一樽难惜醉，新年风景旧知闻。”从“夹河形势且平分”句来看，便可确认这一点。因为晋宁和岚州中间隔着黄河，两地的自然情况和人情风俗基本相同，而二人的官职也相同，故有此语。作者和王子直都是州郡知州一级官职。诗中表现出在外地居官时对故乡的思念。

《晋宁感兴》是他到晋宁三年后的作品。因为他是带家属到这里的，故思念亲人的情怀不那么强烈，诗中表现了一些当地的风俗民情。诗道：“莫将官况说葭芦，一味萧条称鄙夫。老圃不禁蔬代肉，樵丁还喜炕连厨。儿音半已渐秦晋，乡信无因接鲁洙。三见秋风落庭树，年年归意负莼鲈。”《郊行》和《和郭仲荣郡城秋望》、《冬日拟江楼晚望》三诗也是在晋宁时的作品。一春景一秋景一冬景，《郊行》曰：“缓轡寻春水一涯，最怜朝雨邑轻沙。小溪烟重偏宜柳，平野云垂不碍花。青眼步兵元好酒，黑头江令未还家。兴长不觉归来晚，过尽城头阵阵鸦。”以乐景写哀情，有王粲《登楼赋》之韵味。《和郭仲荣郡城秋望》一诗思乡的情味较浓，开头两句道：“城高野阔思何穷，人在西风一笛中。”《冬日拟江楼晚望》写得很有气势，晋宁就在黄河的西岸，拟江楼一定是面临黄河的城楼，故在城楼上可以观看黄河奔腾汹涌的气势。诗的最后两句道：“此邦形势雄今古，只与羁人百不宜。”

朱之才长于七言，其作品基本上都是七言，七律最多，写得也最好。所传诗中只有一首五律《对雪》，写得也不错。诗道：“寂寂袁安舍，柴门雀可罗。青毡无旧物，黄竹有新歌。罢饮瓢仍弃，供吟笔旋呵。殷勤扫荒径，尚忆子猷过。”

从朱之才的生活年代来看，他属于金代由第一代“借才异代”的文人统治文坛向“正传之宗”蔡珪等人走上文坛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他的诗作有性情，有才气，对金源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23. “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的刘汲】

在金代初叶的诗坛上，有一位独树一帜、备受称道的诗人。屏山先生称赞他的诗道：“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简而有理，澹而有味。盖学乐天而酷似之。观其为人，必傲世而自重者。颇喜浮屠，邃于性理之说，凡一篇一咏，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乐。皆诗人之自得，不为后世论议所夺，真豪杰之士也。”这个人就是刘汲。

刘汲字伯深，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释褐为庆州（故治在今甘肃庆阳）军事判官，入为翰林供奉，自号为西岩老人，有《西岩集》传于家。屏山先生在为此集所作的序中，对当时弥漫于诗坛的形式主义诗风进行了批驳，对他的诗推崇备至，说了上面的那些话，认为他的诗酷似白居易，是个豪杰之士。当我们仔细阅读分析刘汲传世的作品时，就会知道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词。

他有两首《题西岩》的诗，是描写西岩环境之清幽和表现隐居生活情趣的：

人爱名与利，我爱水与山。
人乐纷而竞，我乐静而闲。
所以西岩地，千古无人看。
虽看亦不爱，虽赏亦不欢。
欣然会予心，卜筑于其间。
有石极峭兀，有泉极清寒，
流觞与褫屣，终日堪盘桓。
此乐为我设，信哉居之安。

卜筑西岩最可人，青山为屋水为邻。



身将隐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
 自古交游少同志，到头声利不关身。
 清泉便当如澆酒，洗尽胸中累劫尘。

从诗中可知，西岩是个被世俗所冷落“千古无人看”的偏僻的地方，但作者却恰恰喜欢这里的凄清冷峭，所以卜居其间，以此为乐，并以这种生活态度来表示对世俗生活中“名与利”、“纷而竞”现象的鄙视和不满。其实，作者并非是对社会现实毫不关心消极避世的人，而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动荡不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处在一个不平等、不公平的境况中，这才使他对现实失去信心，而要在自然环境和宗教中去寻找灵魂的避难所。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走的生活道路，具有共性。

为加深对刘汲诗作思想意义的理解，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所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在他考中进士的前二年，也就是天德元年（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谋杀了原来的皇帝金熙宗完颜亶。其后，完颜亮为打击政敌，大肆杀戮异己，进行十分残酷的恐怖统治。当时的政治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切善于察言观色的奸佞小人，政治投机分子都会青云直上，而忠正耿直之士则往往会遭受压抑，郁闷难伸。刘汲的《不如意》一诗就是表达这种心情的：

朝亦不如意，暮亦不如意。
 今日只如此，来日复何异。
 一欢强欲谋，百忧已先至。
 乃知尘网苦，动辄心万计。
 高轩与华冕，傥来亦如寄。
 规规必欲求，愈劳终不遂。
 善哉荣启期，自宽以遣累。

全诗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太累的感觉，总是处在不得意之中。篇末两句用典，以自我宽慰来排遣心情的过分劳累，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高人。孔子游泰山，遇见荣启期。他穿着鹿皮衣服，系条绳索，鼓琴而歌，十分快乐。孔子问道：“先生为什么如此快乐？”答曰：“吾乐最多，天生万物，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吾得为男，二

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士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安贫乐道，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津津乐道的好品质，这正足以表现古代文人的可怜心态，是自我解脱，带有自欺欺人性质的一种办法。

由于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不公平，故园和家乡便成为诗人精神生活的避风的港湾，他在地做官时，便经常思念家园。《家童报西岩栽植滋茂，喜而成咏》一诗道：“孤云出岫本无心，何用微名挂士林。近日故园消息好，西岩花木已成阴。”在官任上一听到家园中自己所亲手栽植的花木长势良好，便喜不自胜，可见其对家园的依恋情怀。《到家》一诗抒发久别返乡到家时的喜悦：“三载尘劳虑，翻然尽一除。园林未摇落，庭菊正扶疏。绕屋看新树，開箱拣旧书。依然故山色，潇洒入吾庐。”在外地当了三年官，初秋季节回到家乡，绕着房屋看新生长的树木，翻箱查找旧的书籍，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极其轻松欢乐的情怀。

刘汲的风景诗写得也不错，如《高阳道中》：“杏花开过野桃红，榆柳中间一径通。禽鸟不呼村坞静，满川烟雨淡蒙蒙。”色彩鲜明，意境清新。《庆州回过盘岭宿义园》写旅途中的感受：“随马雨不急，催人日欲晡。山从林杪出，路到水边无。拘缚嗟微官，崎岖走畏途。村家应最乐，鸡酒夜相呼。”全诗有一种时间的流动感，“山从”两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非有亲身体验和善于观察者无法写出。

但刘汲的诗题材太窄，内容不够丰富，只是在表现隐逸思想和语言浅显通俗等方面与白居易的诗风有相近之处，如果从总的方面来看，和白居易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4. “虚舟居士”郝俟】

在金代正隆大定年间，诗坛上有一位号“虚州居士”的诗人，不但他本人有相当的诗名，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名噪一方的诗人。这个人就是郝俟。



郝侯字子玉，太原（今属山西）人。正隆二年（1157年）进士，仕至河东北路（地界大体相当于今山西省，治今太原北阳曲）转运使。自号为虚州居士，有诗集流行于当世。子郝居简，字仲宽，举进士不第，但在太原平阳一带很有诗名，可惜未见有作品传世。另一个儿子名郝居中，字仲纯，任枢密院令使，曾经出任过坊州（今陕西中部县治）刺史，正大末年曾在凤翔做过官。正大最后一年为1231年，可知郝居中生活到金代末期。

郝侯的诗主要可概括为三类：一、抒写生活感受，表现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二、描写自然风光，表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喜爱之情；三、应酬赠答之作，思想感受比较复杂。《郝吉甫蜗室》属第一类，以自嘲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态度：

草草生涯付短椽，身随到处即安然。

功名角上无多地，风月壶中自一天。

世路久谙甘缩首，銚车才值便流涎。

一生笑我林鸠拙，辛苦营巢二十年。

字里行间流露出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那张无可奈何的苦笑的脸。辛辛苦苦二十年，才勉强营造一个蜗牛大的短椽的居室。正直的知识分子必然清苦，这便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中间两联是故作旷达之语，实际是内心极为痛苦的自我解嘲。

《听雪轩》诗表达清静闲适生活的快乐，有很深的哲理韵味：

扶疏窗外竹，岁暮亦可爱。萧散轩中人，高节凛相对。清寒入梦境，风雨号万籁。觉来闻雪落，淅沥珠玑碎。饥肠出佳句，叠叠入三昧。华堂沸丝竹，此乐付儿辈。

在屋中听到雪落竹丛的细碎轻微的声音，衬托出夜的静谧。而这样的声音都能清楚地听到，说明作者的心静如水。这种神韵，给人一种落寞感。但诗人对此有独特的理解，认为这种来自天籁的声音，比华屋中的音乐声还沁人心脾。这种欣赏自然、崇尚自然的态度有道家思想的因素。《魏处士野故庄》一诗是用咏史为题材抒发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诗道：

郊原冷落霜风后，桑梓萧条兵火余。

试问当世卿与相，几家犹有旧田庐。

魏野字仲先，是北宋中叶的一个著名隐士。好诗词吟咏，不求闻达，在陕州（今河南陕县）东郊自筑草堂，弹琴赋诗于其中，自号为“草堂居士”，著有《草堂集》，后来流传到辽国。辽国大使来朝，说他们国家得到了《草堂集》上编，请求看到全集并校对刊行。这才引起朝廷的重视，要起用其为官，魏野坚决推辞，隐居而终。但朝廷也明确指示当地地方官员要按照季节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魏野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有典型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墙内开花墙外红”。如果没有辽国大使的要求，魏野根本不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就更不要说什么当官照顾了。本诗以此人的故居为题材，表示对功名富贵的鄙视，对清静隐居生活的肯定。几经战火，那些富贵卿相的豪华宅第都化为灰烬，而魏野的故庄依旧。到底哪种人生更有意义呢？这一现象是富有启发性的。

郝俟描写自然风景的诗比较精彩，今举二首以见一斑。《上巳前后数日皆大雪，新晴游临漪亭上》描写暮春之雪景：

十日阴风料峭寒，试从花柳问平安。

野庭寂历春将晚，山径萦纡雪未干。

足踏东流方纵酒，手遮西日悔投竿。

渊明正草归来赋，莫作山中令尹看。

“野庭”两句写暮春雪化而未净的情景颇有特点，生动形象。《寺楼晴望》则是表现阵雨初晴时之景的。颌联道：“雨侵斜日明边过，云望山前缺处归。”写出了带着太阳下雨时的特殊景象，雨朝着天边斜射的日光处而去，带雨的云向着山洼处飘飞，有一种流动感。郝俟的诗也很注意练字，“草树醒朝雨，乌鸢快晚晴”（《题温容村寺壁》），在倒装的前提下，“醒”、“快”二字用得很新巧。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朝雨淋湿了草树，草树马上显得精神起来，仿佛从昏睡中醒来。而在晚晴的天空，乌鸦和鹞鹰飞得也特别快。这样的诗句确实给人以新鲜感。表现出作者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力。

《应制状元红》则是应制所作的咏物诗，虽没有什么思想意义，但紧扣题



目，艺术技巧还是很娴熟的。“仙苑奇葩别晓丛，绯衣香拂御炉风。巧移倾国无双艳，应费司花第一功。天上异恩深雨露，世间凡卉漫铅红。情知不逐春归去，常在君王顾盼中。”《子文致君九日用安字韵聊亦同赋》也是和诗中的上乘之作。“旅食京华秋又残，旧游真似梦槐安，闲居浪说重阳好，尘世端知一笑难。黄菊已堪增怅恨，白衣无复慰荒寒。马头明月应相笑，依旧红尘满客鞍。”“尘世端知一笑难”是满含辛酸的人生悟语，具有傲世的意义。

郝俟之子郝居中留下一首诗，录下供观赏。《题五丈原武侯庙》：“筹笔无功事可哀，长星飞堕蜀山摧。三分岂是平生志，十倍宁论盖世才。坏壁丹青仍白羽，断碑文字只苍苔。夜深老木风声恶，尚想褰斜万马来。”笔势老到，气势完足，是一首很有力度的咏史诗。

【25. “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的任询】

在金代正隆、大定时期，出现了一位诗文、书法、绘画俱精的艺术天才，他就是任询。任询字君谟，易州（今河北易县）军市人。父亲名任贵，很有才干，擅长书法，喜欢谈论军事。北宋末年政和、宣和年间游历江浙一带，任询出生在处州（故治在今浙江丽水县）。正隆二年（1157年）进士及第，时已三十多岁。历任省掾、大名府总幕、益都都司判官、北京盐使、泰州节厅等。因为朝廷中没有得力的人可以帮助，故一生困顿下僚。六十四岁时退休，在家乡优哉游哉，过着闲适的生活。家中收藏著名的书画作品几百轴，每日流连徜徉其间，自得其乐。七十岁死，当在明昌年间。

任询为人慷慨有气节，书法为当时第一，画入妙品，亦能诗文。时人评价他说：“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翰林修撰王庭筠则认为他是个全才。王庭筠是明昌年间的文坛领袖，也是诗、书、画俱精的艺术全才。他的评价当不会是溢美之词。但任询的书法、绘画作品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故无从论及。只能就所见到的诗作来作一简单的介绍与评述。

据元好问说，任询一生作诗几千首，但到金末大部分都散失了。元好问从

流传之间保存了他的九首诗，收在《中州集》中，这是很宝贵的资料。其中有两首七古，较值得重视。其一是：

浙江亭观潮

海门东向沧溟阔，潮来怒卷千寻雪。
浙江亭下击飞霆，蛟蜃争驰奋髯鬣。
钜鹿之战百万集，呼声响震坤轴立。
昆阳夜出雨悬河，剑戟奔冲渍寻邑。
吴侬稚时学弄潮，形色沮懦心胆豪。
青旗出没波涛里，一掷性命轻鸿毛。
须臾风送潮头息，乱山稠叠伤心碧。
西兴浦口又斜晖，相望会稽云半赤。
诗家谁有坡仙笔，称与江山作勍敌。
援毫三叫句不成，但觉云涛满胸臆。

从“西兴浦口”二句来看，此诗当作于杭州。但从他的生平来看，似乎没有出使到南宋首都临安资格，而且诗中也读不出使臣身份的信息。但从其他作品中也可看出他在出仕后肯定到过杭州，所写乃是登浙江亭观潮时所见所闻无疑。

前八句描写海潮奔涌的非凡气势和赫赫声威，由远及近，形声兼备。“吴侬”四句写弄潮儿敢于迎风斗浪的勇武精神和灵敏矫健的身影。“形色沮懦心胆豪”一句概括力很强，句中有对比，看这些弄潮儿们，一个个表情严肃，非常谨慎，甚至有怯懦之脸色，但他们的胆量是非常豪壮的，否则就不敢下水弄潮了。当白浪滔天，狂潮汹涌时，只见青色的旗帜在浪里出没，都看不清那些弄潮儿的身影。“须臾”以下则写海潮平静后的景象，以静衬动。

另一首七古是《庚辰十二月十九日雪》，这是任询诗中可以编年的诗。“庚辰”是正隆五年（1160年），是作者考中进士后的第三年，从“西园”这一地名来推测，可能是作在当时的南京汴梁开封府（今属河南）：

冯夷掬水翻银玃，北风浩浩如兵威。

琼台玉榭压金碧，三十六宫明月辉。



五更待月鸡人唱，近卫庐传九天上。
 须臾龙驭踏飞瑶，万户千门寂相向。
 皓齿才人宫袖窄，巧画长眉梅半额。
 含颦一笑竞春妍，绣勒锦鞯生羽翮。
 城外雪深回马首，别殿传觞灯作昼。
 欢声一曲借春谣，半夜西园满花柳。
 沾濡已见盈阡陌，况是隆冬见三白。
 帝力如天人得知，今庆明年好春泽。

诗的大意是说：北风凄紧，大雪纷纷，宫廷建筑都被白茫茫的雪所覆盖，成为琼楼玉宇。当鸡人唱鸣报晓后，近卫一声声向深宫里传。不一会儿，皇帝的车驾踏着雪道出行，带着花枝招展的美人，要到城外去踏雪游览。而百姓都躲在家中，紧闭门户。可到了城外，因为雪太深而又回转马头，到别殿中去饮酒歌舞，多多点上蜡烛，使这阴暗的雪天和白昼一样。“西园”是北宋汴梁西郊的一个著名园林，北宋许多文人在作品中都曾写到过这个地方。这里的西园可能就是此处。“满花柳”比喻满室的美人。这一时期，正是海陵王完颜亮执政的晚期。完颜亮有雄才大略，同时也酷嗜美色，身旁总是美人成群。完颜亮也喜欢雪景，从他所留下的作品中就可看出这一点。或者，任询还当过皇帝的近侍，否则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

任询还有一首《苏州宴》诗，抒发其在宴席上见到两名美丽女子时暗自喜欢留恋的心情。“苏州女儿嫩如水，髻耸花笼青凤尾。十二红装醺梳洗，植立唱歌烟雾里。一人丰穠玉手指，袖挽翠云弹绿绮。落花一片天上来，似欲随人渡江水。曲终宴阙歌一觞，行人南游道路长。明日松江千万顷，烟波云树春茫茫。”从诗意来体会，当是作者南行途中在苏州做短暂停留时所作。“行人南游道路长”一句说明作者明天将继续南行，而且还有很长的道路。可能就是要到南宋首都临安去。能够享受如此规模的宴席，席面上既有歌女唱歌，还有一个美女弹琴伴奏，可知作者是有一定身份的。可以推测，这是任询入仕以后的作品。若此，他在当官后一定到过南宋。那么，前面提到的《浙江亭观潮》一诗的写作也有了着落。

作者还有一首怀念故乡的短诗《忆郎山》：“万壑溪流合，千峰木叶黄。郎山五千丈，独立见苍苍。”郎山在作者故乡易县的西南，小诗只写郎山的雄

伟气势和独立不群的品格，表现出对故乡的思念。此外，元好问还记录一些当时流传的断句，确实是比较精彩的诗句。如《山居》云：“种竹六七个，结茅三四间。稍通溪上路，不碍屋头山。黄叶水清浅，白云风往还。”《戊申春晚》云：“水边圆月翻歌扇，风里垂杨学舞腰。”“戊申”是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可知这时诗人还健康在世。

【26. 赵可——“三以文字，遇知人主”】

金初从太祖开始就以文教立国，实施“文治”的同时，通过“借才异代”收罗人才。为了进一步笼络士心，太宗朝又开始设立科举制度，开科取士；以后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不断完善，“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金史·选举志序》）。

所以到了金代中叶，诗坛上活跃的诗人，大多已不是“借才异代”由辽、宋入金的文人，而是由科举出身的北方士人了。

赵可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一生中又三次因为“文字缘”受到海陵、世宗及章宗三朝君主的恩宠。赵可字献之，高平人。他第一次以文字知遇于海陵完颜亮是在少年参加科举的时候。金代的科举制度因袭辽、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等制，也要经过乡试、省试、御试三级。完颜亮这位金朝的第四位君主，虽然是经过弑篡得位，却雅好文事，史传说他“一吟一咏，冠绝当时”。

贞元二年（1154年）他亲自主持文明殿的御试，按照规定，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御试中的赋的题目是《王业艰难赋》，赵可过关斩将，也在其中，交完考卷他在席屋上题了一首小词：

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黄河，知他是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世艰难，好交你知我。



这个年轻人的此种举动被海陵看在眼里，他吩咐左右把赵可的这首“留言词”抄录过来。小词语言虽然鄙俚，却也都是心里话，读罢“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这个年轻人的直率和卓犖给海陵留下了好感，他诏谕主考官：“不管这个人中不中，都要把情况告诉我。”

金代科举阅卷也像宋人一样要有“糊名”、“誊录”等一套“加密”程序，待到放榜，赵可的名字高居榜上。海陵的意思，万一赵可不中，就赐他进士出身了。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赵可的这首没有调名的“自度曲”，也可作金代文人俗词的范例来看，因此它在金词的发展中也自有其意义。

正隆六年（1161年）以“中原天子”自命的完颜亮死于南侵的战火，完颜雍即位，是为世宗，此后三十多年间，金宋偃武修文，北南和平相处，金代社会也由动乱走向治世。赵可在世宗朝时已被擢升为翰林修撰，负责起草文诰、诏命。赵可文笔典雅，流辈叹服。颂扬太祖完颜阿骨打赫赫武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也出自赵可之手，由大书法家党怀英撰写，此碑至今犹存。

世宗继续提倡文治，他从中央到地方府州、建立起完整的一套官学的教育体系，他甚至还诏命宰臣，只要答卷优秀、符合标准，就要录取为进士，不要人为限制人数。

世宗也是一个雅好文事的君主，他经常与群臣们在皇宫大内赏花赋诗。在一次皇家宴会上，他对着宗室子弟慨然自歌，历述祖先创业艰难，歌毕泣下，令群臣宗戚也为之动容。世宗在金代历位君主中是最强调祖先和民族传统的，在礼乐方面的宗社朝会之礼也在世宗朝开始被固定下来，定期举行。在这种大背景下，赵可再次以文字知遇于世宗。

一天世宗亲自飨祭宗庙完毕和群臣来到太宗神射碑旁，他要翰林院的文士给大家朗读碑文。赵可应声而出，清清嗓音，开始朗读。歌颂太宗丰功伟绩的碑文从赵可口中朗朗而出，声音洪亮流畅，顿挫有致，听起来好像早已成熟在胸似的。众人屏息以听，世宗也感到赵可有些不同凡响，其实赵可在头一天就把碑文诵熟了。几天后，赵可也由翰林修撰升迁为待制了。

赵可为人卓犖不羁，因此才有此“出奇制胜”之举。他不但是文章高手，也兼擅诗词，又精通书画，博学多才，这才是赵可能以文字知遇君主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在翰林供职，以备皇上顾问的必备条件。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皇太子允恭突然病逝，第二年世宗赐允恭子十八岁的麻达葛名“璟”，立为皇太孙，确定了皇位的新继承人，这就是

以后的章宗。这同时也为赵可带来以文字知遇君主的第三次机遇，册立完颜璟为皇太孙的诰命正出自赵可之手。诰命中说“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欤？而世嫡皇孙所谓无以易者”。二年后，章宗即位，这位二十出头的新皇上向左右问起当年册封之文出自何人手笔，不久，赵可就被擢为翰林直学士，达到他仕历的顶峰。这是赵可第三次以文字遇知君主。

赵可诗风健举，如“春来天气不全好，夜久雪花如许深。暖老正思燕地玉，辟寒谁有魏台金。”（《来远驿雪夕》）“双旌晚泊云兴馆，对面高峰绝可人。一夜山云飞作雪，要夸千树玉嶙峋。”（《云兴馆晓起》）。赵可乐府亦多雄健之音，〔雨中花慢〕《代州南楼》是代表作：

云朔南陲，全赵宝符。河山襟带名藩。有朱楼缥缈，千雉回旋。
云度飞狐绝险，天围紫塞高寒。吊兴亡遗迹，咫尺西陵，烟树苍然。
时移事改，极目春心，不堪独倚危栏。唯是年年飞雁，霜雪知还。
楼上四时长好，人生一世谁闲？故人有酒，一尊高兴，不减东山。

赵可在当时即是乐府名家，词名还要在诗名之上，他能豪能婉，如这首〔望海潮〕是出使高丽的赠妓之作，可代表赵可的另一种风格：

云垂余发，霞拖广袂，人间自有飞琼。三馆俊游，百街高选，翩
翩老阮才名。银汉会双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盈。醉玉添春，梦云
同夜惜卿卿。离觞草草同倾，记灵犀旧曲，晓枕余醒。海外九州，邮亭一别，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数峰青，怅断云残雨，不见高城。二月辽阳芳草，千里路旁情。

金灭辽以后，高丽以事辽旧礼臣册于金，是金的藩属国。赵可升为翰林直学士后不久即出使高丽。按照当时的惯例，对上国的来使，高丽方面要安排侍姬“伴馆”，这首香艳的〔望海潮〕就是赠给这位貌似天仙的高丽侍姬的。词人走在还朝归途上，路旁的芳草还不断惹起词人的千里情丝，“此生未卜他生”，看来今生今世无法再续这段海外情缘了。赵可还朝不久即下世了，大概也中了这一句“此生未卜他生”之谶了吧。



【27. 仕宋、仕齐、仕金的施宜生】

在金初诗坛上，施宜生算得上是个踪迹为人都很奇特的诗人。施宜生（1091—1159年）字明望，福建建宁人。他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遭逢宋季乱世，在其不长的一生中先后仕于北宋、齐、金三个政权，最后又因出使南宋时泄露完颜亮南侵的密谋而被烹死，一生颇为矛盾、奇特。

施宜生年轻游乡校时就被断为有奇相。一天他遇到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位云游僧人，两人对视片刻，僧人把他引到龕堂，风帘杲日，云游僧人拿起施宜生的手，把施看了个遍，说：“我善看相，你有奇相，以后我会告诉你。”

少年施宜生博闻强记，还不到二十岁就由乡贡入太学。北宋神宗年间作为王安石改革内容之一，曾建立了“太学生三舍法”：即将生员分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限额七百人，月考试业最优者升为内舍，限二百人，内舍升上舍，员一百人。优等以次升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这项制度一直保持到北宋末。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施宜生因为成绩优异擢为上舍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这时离金人南下、北宋灭亡已不远了。

施宜生在颍州学官上做了多年，不免有些厌倦，颇恨自己碌碌无为，甚至动了投笔从戎的念头。这时那个神秘的云游僧人又出现了，和尚拿出一壶酒，两人就坐在一个草堆上喝起来。“从面相上看你有权骨，可公可卿”，和尚又拿起施宜生的手，指着手臂上的汗毛，“但看你手臂上的毛，又都是向上逆生，而且过了手腕，因此你虽会位至公卿，但不会是大宋的公卿。”施宜生被和尚的一番话说得心动了。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也就是金太宗天会三年的冬十月，金人长师南下开始大举侵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被攻陷，徽、钦二帝当了俘虏，北宋灭亡了。同年钦宗异母弟、徽宗九子康王赵构称帝登基，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金人北返后，留下了“楚”和“齐”两个傀儡政权，张

邦昌的“楚”很快垮台，刘豫的“齐”则成了金宋的缓冲地带。

汴京陷落后，施宜生跟大多士人一样避乱南下江南。这时候，一个算得上是施宜生同乡的福建建瓯人范汝为于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率众起事，施宜生没有像其他读书人那样跟着高宗赵构做难民，而是投奔了范汝为。范本来是个武装走私贩盐的首领，他招收了饥民数万，一举攻破了建阳城。当年十二月他受到镇压而招安受降，但第二年绍兴元年（1131年）的十月又起兵。施宜生杖策径谒范汝为，干以秘策，范汝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对施尊用有加，施宜生从此成了军师、智囊人物。范汝为的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势力支撑到绍兴二年，南宋派韩世忠亲自督剿，范汝为城破自焚死。施宜生在城破前化妆成百姓逃遁，他一口气跑到泰州，隐名埋姓，从此做起了在这里经营鱼盐买卖的一家姓吴的大户人家的家佣。

春去秋来，施宜生混迹于吴家的数十名家童中间，不觉已三年了。一天，吴家主人把施单独招来，对他说：“现在天下大乱，英雄敛迹也属常理。我看你不是什么卖身为佣的人，你要实话告诉我，不然我让官府来捕你！”施宜生心里一阵发紧，但自揣这三年里没露出过什么破绽，就说：“三年来自从做了您家的家佣，我事事恭谨，没做过什么份外之事，主人却这么怀疑我，那我就此告辞了罢。”吴翁哪里肯放，坚持说施宜生不是个普通人，施说：“那您有什么根据呢？”吴翁笑着说：“其实我早就注意你了。从外表上看，你举止动作都是一个佣人，但比较起来，在细微之处和其他的佣人就不一样了。前些天，我设宴招待客人，别的佣人都很恭敬，唯独你好像把他们当成孙子一辈的人似的，拿放器皿时，嘴里有不屑的噓声，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你被我由此看破了。我这么问你，原本就是想成全你的，你还要掩饰下去吗？”不听则已，施宜生听了老翁这一番话，惊得出了一身汗，急忙跪倒在地，说：“主人您一定救我，我定不敢相瞒。”接着，就把自己隐名埋姓的由来，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说罢，又叩首道：“主人救我！”吴翁想了想，说：“官府捕你正急，画像城里城外都贴遍了，你往哪里逃呢？我现在若放你走，定会害了你，也连累了我。在龟山有一个僧人，是我可以托心的至友。由他带你逃到北边的齐国去，这倒是个好主意。”

施宜生把吴翁赠予的银两缝在衣服中，到了龟山寺，又换上缁童干粗活的衣服，求寺主接纳。寺主出来，不知怎么的施宜生觉得很面熟，好像就是先前那个云游和尚似的。数旬之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和尚趁着夜色把施宜生



送到淮河的对岸，临别对施说：“你生为富贵之命，也合当你我有此缘分，此去你定会得志，别忘了生你养你的地方，老衲有一偈相送：‘天所祐，逆而顺。’”

施宜生还了一揖，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施宜生进入刘豫控制区后，因为没有身份证明，就在途中杀了一个人，夺其符簿。当时刘豫的齐国正大兴进攻南宋，施见了刘豫上疏陈取宋之策，被委以大总管府议事官，从此开始了仕齐的生涯。没过多久，施宜生因事得罪了刘豫的儿子刘麟，改任新信军节度使。

齐属于金朝的子国，自从天会八年（1130年）金人册立刘豫为帝后，除黄河以南又把陕西划给刘豫，占有中原的齐即以南宋为敌。齐金联军进攻淮南，直接威胁南宋的临安，高宗赵构宣布亲征，张浚、韩世忠、岳飞等宋将带兵迎击，年底金太宗病危，消息传来金军连夜撤退，齐军也丢下輜重逃走，刘豫的第一次“南征”失败。两年后刘豫再次南下攻宋，又大败而还。本来刘豫当上“子皇帝”，是靠贿赂金将挾懒，由挾懒力荐而成。金熙宗即位后不久，就剥夺了挾懒的兵权，刘豫又连吃败仗，就在天会十五年（1137年）这年罢废了刘豫这个傀儡。

刘豫的齐垮台了，施宜生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从太常博士做起，他从此开始了仕金的生涯，很快就得到了当时还是奉国上将军的完颜亮的垂青。完颜亮与熙宗同是太祖孙，觊觎堂兄熙宗的帝位已久，终于在皇统九年（1149年）弑杀熙宗，登上皇帝宝座。一天完颜亮打猎时，猎获三十六只熊。完颜亮自小受汉文化熏染，以雅爱文事自命，今天他让群臣就以此事为题，赋诗著文。施宜生在奏赋中说：“圣天子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当时的完颜亮就有“混同天下”的野心，“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云云，很合完颜亮的口味，施宜生被擢为第一名，不久迁为礼部尚书。此后施宜生平步青云，参知政事张浩又推荐施宜生博学可备顾问，又召施为翰林直学士。完颜亮早年为奉国上将军即在宗弼（兀朮）军中做事，施宜生又因撰太宗宗弼墓铭，得完颜亮欢心，加官两阶。

金宋曾在皇统二年（1142年）即宋绍兴十二年议和，划淮为界。完颜亮即位后立志消灭南宋，他曾对手下人说：“吾有三志：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完颜亮为了耸宋人视听、收南宋士人之心，特命随父由宋降金的蔡松年为宰相。

正隆四年（1159年）宋绍兴二十九年，又任命施宜生以翰林侍讲学士的身份为贺宋国正旦使，出使南宋。本来，施宜生因为参加范汝为的起事，兵败北走齐，耻于再见宋人，极力推辞，不肯充当这个使臣。完颜亮的用意，是用施来迷惑南宋士人心理，因此施宜生的推辞没有被接受。但此番出使，施宜生却做出了与完颜亮本意不符的事情。

当时，南宋朝野大都不太相信完颜亮会南侵。正隆三年，宋使黄中使金后报告说，金人正准备迁都开封，以谋南侵，宋高宗竟不相信此事。虽然也有金境内调兵造船的谍报不断传来，高宗还是将信将疑，不肯深信。所以，南宋方面有心想试一试金使的口风，命张焘以吏部尚书侍读身份，接待施宜生。

张焘是个有心人，他趁与施同来的副使耶律辞离不注意，以暗语丘试探施。施向张焘用暗语说：“今日北风甚劲！”说完，又怕张不理解，又拿起几上的毛笔敲了几面几下，说：“笔来！笔来！”中州音“笔”与“北”同。施宜生向宋人透露了北方金人要进攻的意图，宋人由此开始戒备。而施宜生北返金廷，被副使告发，遭到烹死这种酷刑的惩罚，结束了其充满矛盾的一生。

施宜生早年即以诗名，有集行于世，今不传。《中州集》录四首，并录佳句若干，如《赋柳》云：“朱门处处临官道，流水年年绕禁宫。”《草书》云：“临池翕忽云雾集，舞剑浩荡波涛翻。”从这些诗句看，施诗是有苏门遗风的。施仕金后，又以政术文章称雄一时，施的同僚好友蔡松年曾说：“建安施明望，与余同僚三年，心期最为相得，其政术文章皆余所畏仰，不复更言。”蔡与施相约“且谋早退，为闲居之乐”，大概是同出于一种身不由己之感吧。蔡松年最后虽得善终，甚至完颜亮也亲自往吊，但蔡也终究没有得到一天“闲居之乐”。

【28. “一吟一咏，冠绝当时”的海陵王完颜亮】

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年）字元功，本名迪古乃，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辽王宗干之子。天眷三年（1140年）十八岁时以宗室子弟为奉国



上将军，在梁王宗弼（兀术）军中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年），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迁光禄大夫。皇统七年（1147年）五月召为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拜尚书左丞。皇统八年（1148年），为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皇统九年（1149年）正月，兼都元帅；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四月，出为领行台尚书省事，复召为平章政事。皇统九年十二月，弑熙宗而被拥戴即位，成为金朝的第四代国君。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不顾女真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把都城由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迁往中都（今北京）。统治中心由北方一隅之地的上京南迁中都，将长城内外、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推动了金朝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因兴兵大举南下伐宋，在采石一战为虞允文所败，退兵扬州时，被部下射杀。完颜亮在位期间，基本上继承了金熙宗的改革政策，并有所发展。虽然兴兵伐宋一事民怨沸腾，对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总的来看完颜亮仍不失为继金熙宗之后有作为的一位政治家。

完颜亮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又是金代的第一位杰出的女真族诗人，有汉高祖、魏武帝之风。所作笔力雄健，气象恢宏，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别具一格的独特风貌。完颜亮从早年开始即好为诗词，曾经以“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的诗句为人书扇，透露出建功立业的非凡之志，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气魄、格调与上述诗句近似的，还有《书壁述怀》：

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合。

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

完颜亮久蓄问鼎之心，称帝之前曾说“国家大事皆自我出”（《金史·高怀贞传》、“果不得已，舍我其谁”（《金史·本纪》）。此诗则说自己虽然居于下位，不过是像潜伏的蛟龙与虾蟆之类暂时混居同处一样，一旦头角长成、羽翼丰满，就将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诗题称作“书壁述怀”，果然直抒胸臆，坦诚真率，对于待时而动的勃勃雄心毫不掩饰，带有女真文学朴野粗戾的鲜明特色。又如《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

孤驿萧萧竹一丛，不闻凡卉媚东风。

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原诗题下注称：“为岐王时作。”此诗借物咏怀，说自己犹如驿站边的竹丛一般，羞于像普通花卉那样取媚东风，只一心等待云梢拂空的时机到来。还有一首《见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

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
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

此诗表面好像咏桂，实则分明自况，说的是一旦时机成熟，诗人就将黄袍加身，南面称王了。正隆年间完颜亮伐宋，其《南征至维扬望江左》则称：

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此诗作于正隆六年（南京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这年九月完颜亮率领大军南犯，意在一举灭宋。完颜亮向以“中原天子”自任，万里车书趋于一统，岂容宋人偏安江左？西湖、吴山为南宋都城杭州的山水胜地，此处代指杭州。“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灭亡南宋之意跃然纸上。

除了诗作以外，完颜亮的词作也个性鲜明，为人称道。如〔鹊桥仙〕《待月》：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睒裂，唯恨剑峰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这是中秋之夕待月而作。据岳珂《口史》记载，当作于南下伐宋的前一年即正隆五年（1160年）。篇中逼真地再现了待月不至和由此引发的内心活动，异想天开，超迈绝伦，透露出横厉恣肆、不可一世的气概。《词苑丛谈》卷三引《词统》评论道：“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

至于渡江伐宋前夕撰写的词作〔喜迁莺〕《赠大将军韩夷耶》则称：



旌旗初举，正驍驍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
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鞞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
六师飞渡。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把功名取。断锁机谋，
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韞，果见成功旦暮。问江左，
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

《口史》说，金军南伐以前，完颜亮“使御前都统驍骑卫大将军韩夷耶将射雕军二万三千围、子细军一万，先下两淮，临发赐所制〔喜迁莺〕以为宠”。词中以西汉名将“射虎将军”李广和仕于北齐为左丞相的“落雕都督”斛律光比金将韩夷耶，以“卧龙”诸葛的雄韬大略比喻自己南伐的决策，并设想江南的老百姓将会以“大旱之望云霓”的心情和以“筐篚盛其丝帛”的礼仪奉迎路边，盼望金军的到来，字里行间充满必胜的信心。然而谋未及身，在他即将由扬州瓜洲渡口渡江的前一夜，乃为部将射杀，其统一南北的雄心终于化为泡影。

完颜亮在霸业上虽然未能如愿以偿，在艺术上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作品铲尽浮词，语语本色，不仅绝无汉族文人诗词中常见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脂粉气，也绝无文绉绉扭捏作态的腐儒气；俚而实豪，诡而有致，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的游猎文化双向交流、相互融合的珍贵结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增加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张德瀛《词征》认为：“今观《口史》及《艺苑雌黄》所载金主之词，独具雄鸷之概，非但其武功之足纪也。”

【29. 春风过水略无痕】

在正隆大定诗坛上，有号称“三边”的边氏三兄弟，这就是边元勋、边元恕、边元鼎。边元鼎虽然最小，但他的名气最大，诗歌成就也最高。

边元鼎字德举，丰州（故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人。十岁能作诗，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及第。但不知何故停止他铨选资格。世宗完颜雍即位后，太师张浩上表举荐，他被征召为翰林供奉。后出为邢州幕僚，又被人诬告免官。从此心灰意冷，不再求仕，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边元鼎在政治方面两次受到打击，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好断定，但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有个大体的推测。边元鼎爱好音乐，尤其欣赏吹奏乐，对一些歌女甚至是风尘女子也颇为钟情，很可能是这方面触犯当时的礼教制度被人弹劾所致。或云：金代是由女真贵族建立的政权，并没有很严格的封建礼教。其实不然，金代前期，礼乐未备。而经过熙宗、海陵王两代大力吸收推行汉民族的文化，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建立，正隆官制的完成，更加快了女真贵族汉化的速度。故封建礼教也开始严格起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被忌妒而受到陷害。他在诗中时常抒发愤懑不平的情绪，便是佐证。

边元鼎有两首听音乐而生情的作品。《闻箫》诗道：“弄玉吹箫玉管低，秋风散入满天悲。沧波夜涨龙吟细，琪树霜风凤啸迟。汉月有情如静听，萧郎无路不相知。秦楼虚负清宵意，惆怅乘鸾旧有期。”细味全诗，当是诗人听到呜咽悲哀的箫声后所产生的思想感受。其意境与《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的意境相仿，他把吹箫的女子比做弄玉，而把自己比做萧史，表现对吹箫女子的爱慕与渴望，充满了感伤情味。《闻笛》道：“雌鸾无凤怨西风，月女愁寒泪洒空。牙板急随声不断，满天敲碎玉玲珑。”把吹笛的女子想象为“雌鸾无凤”，其比兴的意义也是很明确的。《阅见》是一组爱情诗，共十首，从各个角度委婉地表现和一女子间缠绵悱恻的爱恋情愫，今选出五首（一、二、五、七、十）以见概貌：

君居淄右妾河阳，平白相逢惹断肠。
蜡烛已残歌欲阕，并教离恨绕飞梁。

萧史吹笙凤女台，月高霜冷风声哀。
不堪好酒沉沉醉，又遣青鸾独自来。
笑里低梅引醉波，阆风秋月一声歌。
明知画烛无情物，何是尊前泪更多。



牛女佳期岁一过，都缘迢递隔金河。
可怜马上香车畔，只隔珠帘更不多。

腻发堆云镜舞鸾，五云仙洞接清欢。
归来失却吹箫伴，肠断昆山昨夜寒。

这组诗当是作者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所表现的或是他在烟花柳巷中的艳遇，或是他婚外的恋情，情人是位既会吹奏笛箫又会演唱的多才多艺的女子。他们的接触似乎很频繁，但在他们之间，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有情人无法走到一起，这便是其情感缠绵忧伤的根源。而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普遍的，故更有典型意义。

由于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荆棘，故怨愤的情绪也就非常强烈，这是他诗歌内容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八月十四日对酒》是他现存诗歌中最长的作品。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的抒情诗。前半部分描写月光的清澈明媚和对月宫中美好景色的向往，后半部分写道：“清风飒飒四坐来，吹入羲黄醉中境。醉中起歌歌月光，月光不语空自凉。月光无情本无恨，何事对我空茫茫。我醉只知今夜月，不是人间世人月。一杯美酒蘸清光，常与边生旧交结。亦不知天地宽与窄，人事乐与哀。仰看孤月一片白，玉露泥泥从空来。直须卧此待鸡唱，身外万事徒悠哉！”与李白《对月独酌》感情极其相似，表现出世无知己的强烈的孤独意识。《村舍》二首其二曰：“墙外青山半在楼，山村尽晚雨修修。旃裘臃肿无余事，尊酒飘零又一秋。学得屠龙无用处，只如画虎反成羞。回头为向渊鱼道，鸿鹄而今不愿游。”时光空逝，怀才不遇，满腹经纶不但不为时所重，反而经常受到打击，所以他已心灰意冷。“学得屠龙无用处”一句表现他对自己的才能是非常自信的。

在《春花零落》一诗中，这种急于用世的感情更加强烈。“春花零落雁秋悲，已过流年二十期。有舌能忘坐鞴辱，无金莫怪下机迟。世情冷热虽予问，人事升沉未汝知。何日上方容请剑，会乘风雨断鲸鲵。”从“已过流年二十期”句来看，当是诗人二十周岁时的作品。最后两句大有终军请缨的意味，只要得到重用，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他只能叹息世道之不公和抒发孤独无援的感慨了。《客思》写道：“客思逢春易感伤，不堪残泪爱家乡。离亲恍惚来千里，糊口凄凉在四方。羞向孙刘图富贵，浪从

李杜学文章。官街坐对黄昏月，半屋清灯满地霜。”从最后两句可知是客游京师汴梁时的作品，从感伤忧愁的情绪来看，本诗很可能是作者登第后未能参加铨选时所作。

世态炎凉，仕途偃蹇，友情和亲情显得就特别重要。这也成为其诗内容的一个方面。《送妹夫之太原》道：“山舍秋气冷参差，送客西城落日低。怨别弟兄归怏怏，恋乡车马去迟迟。浮萍聚散元无定，流水东西却有期。惆怅黄榆故山路，碧天回首雁南飞。”景起景收，感情真挚，颇有韵味。《别友》：“从来鸡鹤不同群，泾渭何人与细分。镜里光阴谁念我，云中歧路已饶君。清觞且吸年时月，白雪休徵梦里云。别后相思不相见，水边黄叶暮山村。”以议论开头，道出社会黑白不分，泾渭不分，知己难觅，自己孤独苦闷的情景，富有哲理性和普遍的意义。《答文伯》二首其二煞尾道：“万古消沉一杯酒，直须白骨点苍苔。”他简直要在醉乡中来消遣自己的一生了，可见其忧愤苦闷的程度。“却叹渊明非达道，无弦犹是未忘琴”（《闲题》）他连超凡脱俗的陶渊明也要批评，认为陶渊明弹无弦琴也不够潇洒，因为毕竟还在想着琴，而自己什么都忘了，连琴都不想，别说去弹了。心灰意冷，精神完全麻木了，可见其对现实已完全失去信心。

边元鼎还有一些断句，都很精彩，如“云钟号晓月，风絮乱春灯”“晚照入帘如有意，春风过水略无痕”“五更好梦经年事，三月残花一夜风”等，确实是对仗工稳，意境鲜明的好诗句。总之，边元鼎在当时的诗人中成就较高。

【30. 天涯沦落的诗人王寂】

王寂（1128—1194年），字元老，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先世为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系出北宋三槐王氏。王寂之父名础，字镇之，年二十七登进士第，补宏文馆校书郎，历仕奉圣州市判、忻州秀容县丞、洛州鸡泽令、海州（原属铜州，皇统三年废铜州）析木（今辽宁海城东南四十里处）令、定州唐县令，后任职中京、西京、南京、平阳、京兆转运判、归德府判

官。中年以后自号退翁，每于泉石佳处杖履终日，徜徉其间。性嗜书卷，未曾一日离手，曾经撰诗百篇，诗风平淡简古，如其为人。王寂《鸭江行部志》记寂明昌二年（1191年）“以职事有鸭江之行”而重游故地时，引录其父所撰《鸡山》诗：“记得垂髫此地游，鸡山孤立水东流。而今重过山前路，山色青青人白头。”元好问《中州集》卷三王寂小传称“予谓诗固佳，恨其依倣苏才翁太甚耳。”当时王寂重过故地，触景生情，忆及当年“予顷年侍先君自云中解官，道出鸡山，先君以幼岁尝随侍先大父过此，驻马徘徊，作诗以道其事，意甚凄苦”，因而王寂“为赋四诗，以摅怀抱”；“父过鸡山每驻鞍，思亲诗句苦悲酸。而今却是鸡山下，白发孤儿泪不干。”“忆昔先君拙宦游，一官匏系此淹留。重来岁月知多少，去日垂髫今白头。”“旧游重到似前生，城郭人家几废兴。莫道山川尽依旧，岸应为谷谷为陵。”“物色丁宁访旧人，旧人能有几人存。当时总角游从者，伧僂龙钟已抱孙。”颇有山川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叹。

王寂于天德三年（1151年）登进士第，仕为太原祁县令、朝请大夫通州刺史兼知军事、中宪大夫中都副留守兼本路兵马副都总管、户部侍郎。在户部侍郎任上，由于救灾不力，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被贬离开京都，为蔡州防御使；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受命提点辽东路刑狱；明昌（1190—1196年）初奉召回京，在中都路转运使任上致仕，复摄礼部尚书而终。王寂在金朝鼎盛时期的大定（1161—1189年）、明昌（1190—1196年）年间，曾经以文章政事显称于世，清代的长白英和在有金一代文章总集《金文最》序言中甚至赞许他为“大定、明昌文苑之冠”。

王寂的现存作品，主要有诗、词、文、赋。特别是诗作，深受时人和后人推崇，元好问即盛赞王寂“专于诗”（《中州集》卷二小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寂诗境清刻口露，有戛戛独造之风。”由于王寂生活在金朝的鼎盛时期，其作品不时反映金朝的兴隆气象。如《上南京留守完颜公二首》其二：

赫赫金源帝子家，暂分符竹莫京华。
礼容登降歌麟趾，庙算纵横制犬牙。
黄阁久闲虚鼎席，朱衣行引上堤沙。
他年定数中书考，异姓汾阳不足夸。

其中“赫赫金源帝子家，暂分符竹莫京华。礼容登降歌麟趾，庙算纵横制犬牙”诸句，为女真完颜家族统治的金源帝国由“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金史·世纪》）的征伐动乱年代进入“投戈息马，治化休明”（张金吾《〈金文最〉序》）的稳定发展时期以后出现的雍容华贵的兴隆气象唱出了赞歌。又如《送田元长接伴高丽告奏使》：

圣朝万里息烽烟，冀马吴牛尽稳眠。
蜗国弄兵贪裂地，蚁臣将命愿呼天。
政须老手不生事，故遣吾髯更着鞭。
想到鸭江文字饮，德星清对两诗仙。

此诗写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据《金史·高丽传》，大定十五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高丽国王王皓，派徐彦等九十六人向金廷上表，欲以高丽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四十余城内附金廷，请求金朝派兵援助。金世宗回答说：“王皓已加册封，位宠胆敢作乱，我大金怀抚万邦，岂能助叛为虐！”于是拿下徐彦等送往高丽。不久高丽王王皓平定位宠之乱，派遣使者向金廷道谢。其时金廷派出接伴使，此诗即为诗人送接伴使田元长所作。虽然诗的内容主要针对高丽而发，但是由“圣朝万里息烽烟，冀马吴牛尽稳眠”的诗句，不难想见金朝境内安定和平的状况。元人对于金朝大定年间的政绩曾经极口称颂，认为当时“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王磐《大定治绩序》，《元文类》卷三十二）。则时人将金世宗誉之为“北方小尧舜”，当属不妄。

虽然王寂不时将金朝大定、明昌年间繁荣兴盛景观摄入诗作，但是由于王寂宦途上的曲折经历，不合谐的音符也不由自主地从诗人心底时而跳出来。如《元夕有感》：

一生能见几元夕，况是东西南北人。
残梦关河鳌禁月，旧游灯火马行春。
岁华投老送多感，节物对愁争一新。
自笑区区成底事，天涯流落泪沾巾。



元夕，即农历正月十五之夜，俗称灯节、元宵节。诗人在元夕之时回想昔日宫中灯节的盛况，面对目前天涯流落的处境，不觉悲从中来，泪流沾巾。诗人离京以前，曾经仕为户部侍郎，贬官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王寂的文集《拙轩集》条，认为“寂之刺蔡州”“集中情事不具，其颠末莫能详也”。但是《金史·河渠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大定）二十六年（按1186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上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王汝嘉驰传措置备御。而寂视被灾之民不为拯救，乃专集网鱼取官物为事，民甚怨嫉。上闻而恶之。既而，河势泛滥及大名。上于是遣户部尚书刘玮往行工部事，从宜规画，黜寂为蔡州防御使。

实际上王寂贬官纯属冤案，因而离京以后内心一直无法平静。如贬官不久撰写的《思归》诗：“擢贾之发罪莫数，君恩犹许牧边州。梦寻蓟北山深处，身在淮西天尽头。袖手不应书咄咄，乞骸端欲榜休休。求田问舍真良策，卧地还胜百尺楼。”诗人的家乡为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而蔡州远在金朝的西南边境，所以诗中有“梦寻蓟北山深处，身在淮西天尽头”的感叹。诗人在金朝西南地区的蔡州和东北地区的辽东留下了不少作品。如词作〔一剪梅〕：

悬瓠城高百尺楼。荒烟村落，疏雨汀洲。天涯南去更无州。坐看儿童，蛮语吴讴。过尽宾鸿过尽秋。归期杳杳，归计悠悠。阑干凭尽不胜愁。汝水多情，却解东流。

其中“天涯南去更无州。坐看儿童，蛮语吴讴”与“身在淮西天尽头”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寂系北人，衔冤谪居金朝西南边境的荒蛮之地，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我亦伤流落，老泪不成行”（〔水调歌头〕《岸柳飘疏翠》）云云就是此种内心活动的真实写照。《万春节宴罢述怀》写得也很新颖别致：“去岁官花插满头，玉阶端笏觐珠旒。如今沦落江淮上，始觉衰残两鬓秋。”诗当写于贬离京都的第二年（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万春节为金世宗生日节名，同为万春节，满头官花与两鬓秋霜则不可同日而语了。至于诗人写于辽

东的作品，则以诗为主。如从蔡州任上受命提点辽东路刑狱时，赴任途中即写下了《渡辽》为题的绝句：

我家河朔望咸平，飞鸟犹须半月程。

尽道辽阳天样远，渡辽何况更东行！

“河朔”乃黄河以北之地，为诗人的家乡；咸平为咸平府治所，其地当今辽宁开原北。诗中说大家都认为辽阳（今辽宁辽阳）像天一样遥远，何况渡过辽河以后还要东行呢！全诗词约意丰，内蕴无穷。王寂作于辽东的诗作还有不少，本文开头所引四首诗即属此类。

王寂的散文，以《三友轩记》、《与文伯起帖》等为代表。《三友轩记》生动地再现了作者贬官以后“心如坚石，形如槁木”的情状，记述了甘与顽石、散木为友的变态心理。表面故作旷达，实则难掩郁郁不平之气。王寂的赋作，今仅存一篇，即《岩蔓聚奇赋》：

……少焉既夕，风清天淡。舞月影兮徘徊，吸露华兮泛滟。已而先生径醉也，宫锦淋漓，角巾欹垫。卷河汉于一酌，尽江湖于一蘸。洗战国之蛮触，吊古今之时暂。陶陶乎释身世之羁绊，浩浩乎谢功名之机陷。然后神游八表兮，其将以躐冥鸿之背而探骊龙之颌也。

其中凭虚构像，物我无间，神游八表，思接千载，有戛戛独造之风，实为奇崛不羁的力作。

【31. 折节读书的刘仲尹】

金代中叶进入承平时期，朝廷留意儒术，建学养士，社会风气也以潜心读书、求取功名为尚。文坛上金代北方土生土长的新一代诗人群体成长起来，构



成所谓“中州文派”，金初诗坛上的那种由“借才异代”的诗人吟唱的悲凉之音也杳无踪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实生活中的心身自适之趣。

盖州（今辽宁盖县）人刘仲尹是这个新才辈出时代中的一个“书海弄潮儿”。刘仲尹，字致君，他出身豪门世家，却像普通士子一样通过科举入仕。正隆二年（1157年），年满二十岁的刘仲尹进士及第，随即做了赞皇尉。

一天早上，他因公务来到山顶寺中，发现寺壁上有几行尚润的墨迹，原来是一首诗：“长捎叠叶正飏飏，枕底寒声为客留。野鹤不来山月堕，独眠滋味五更秋。”仲尹读罢，觉得很有味道，便询问山僧是谁在此题留，山僧说：“有个年纪六十上下的客人，昨天晚上在我这山寺中寄宿，今早天亮时题留了这首诗后就离去了，看这墨迹还没有全干，一定还没走太远。”刘仲尹听罢马上分派手下四处追寻，不大一会儿，一个弓兵回来禀告：“那位来客正在山中的一棵大树下边，他说等您去呢。”

刘仲尹带上一坛好酒前往见客，远远地果然看见一棵大树下正坐着一位老者。仲尹上前作揖致意，老者也回了一礼。仲尹请教老人的尊姓大名，老人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抬手指了一指仲尹带来的酒坛要酒喝。两人就一边在树下对饮，一边攀谈起来，仲尹见老人谈吐洒落，知道今天遇上了异人，就一个劲儿地敬酒，又将平时读经史遇到的疑难之处如数向老人请教，老人的解答详尽仔细，尽解仲尹疑窦，而且新见迭出，令仲尹闻所未闻，茅塞大开。

一老一少谈得投缘，两人在树下你一杯我一饮，老者更是豪宕，他举杯引满，对仲尹手下的人说道：“来，今儿个就忘掉主从关系，你们也来喝一杯！”不知不觉中，日头偏西，仲尹和手下吏卒都喝得酩酊大醉，醒来一看，已不见了老者的踪影。经过与老人的此番对谈、点拨，少年刘仲尹从此诗艺大进。

元好问在刘仲尹的小传中，特意指明他在诗学上是“参涪翁（指黄庭坚）而得法者”。金初诗人的审美取向，在苏黄两人中多偏重于苏，尤其推崇东坡晚年的作品；刘仲尹学黄庭坚的“学人之诗”，学江西诗派新奇瘦硬的作风，既是个人诗学趣好倾向，也是时代风会的转移。道理很简单，要学作学人之诗，就必须多读书，要有好的读书条件才行。出身豪门的刘仲尹，嗜酒更耽于书趣，径拜涪翁（黄庭坚）为师：“相看绝是好交友，着眼江梅季孟中。海窟笙箫来鹤背，月林冰雪绕春风。满前玉蕊名尤重，特地梨花梦不同。安得涪翁香一瓣，种成耽供小南丰。”（《醢醢》）又如《秋日东斋》：“一区寂寞子云家，便腹哪能贮五车。筋力只今如老鹤，笔头新爱缩秋蛇。树间风定叶漫径，篱外

雨寒梅着花。胜日一樽能笑客，更须官鼓候晨挝。”“筋力只今如老鹤，笔头新爱绾秋蛇”一联炼字炼句，瘦语盘空，称得上“得涪翁心香一瓣”了。

刘仲尹在诗中给自己的“自画像”，也是一个沉浸书堆之中的“书蠹”形象：“日日南轩学蠹鱼，隐中独爱隐于书。儿痴妇笑谋生拙，不道从来与世疏。”（《自理》）“好诗读罢倚团蒲，唧唧铜口沸地炉。天气稍寒吾不出，麝炷分坐与狸奴。”（《不出》）“床头书册聚麻沙，病起经旬不煮茶。更为炎蒸设方略，细烹山蜜破松花。”（《夏日》）耽于书中寻得闲适之趣，自得吟诵之乐，守拙憎俗都是读书人的孤高作风，因此自然而然的刘仲尹爱上了梅花，如前面《秋日东斋》中“树间风定叶漫径，篱外雨寒梅着花”也写到了梅花，在元好问《中州集》辑录的二十八首诗中，仲尹写到梅花的就有十四首之多，占了一半。诗人专门写有《墨梅》十首，最后一首说：“妙画工意不工俗，老子见面只寻香。未应涂抹相欺得，政自不为时世妆。”

有关诗人的这十首题画的《墨梅》诗，还有一段趣话。后来爱挑黄庭坚毛病的王若虚（他说黄点化前人成句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不过是“剽之黠者耳”——善于偷窃罢了），也把毛病挑到了这位喜爱黄庭坚、以黄为师的前辈刘仲尹头上，对刘的这几首咏梅的题画诗很不以为然。王若虚举了两首：“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玉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着阑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然后批评说，他曾经把这两首诗念给许多人听，问诗中所咏何物，结果没一个人能答上是咏梅花，告诉他们诗题就是《墨梅》，人们听了还是将信将疑，回不过味儿来。他说和咏花沾不上边，又怎么能知道是咏梅花呢？更怎么能知道是咏画梅呢？王若虚认为，诗的毛病在于作者错误地理解了“赋诗不必此诗”的观点，又过分追求，即寄托太过。（见《津南诗话》）王若虚的话自有他的道理，但也许因憎黄而苛求太过了一些。

耽于书趣的另一面，就是鄙弃尘俗、厌弃浮名：“墙根雨大土花碧，秋笋寒添一两茎。爱买僻书人笑古，痛憎俗事自知清。黄花催织钿钿出，白发欺人故故生。□粥年来吾稍具，厌随鞍马逐浮名。”（《别墅》其一）“利禄蜗涎壁，年华蚁梦槐。秋随庭树老，寒逐雁声来。养性论三适，分愁咏七哀。闭门人客少，书籍绕床堆。”（《秋尽》）仲尹少年豪气折节读书，诗作传颂一时，老来豪气未减，自比三国时代的陈元龙（陈登）：“老来渤海愧陈登，只有头须未是僧。坐对黄昏钟鼓定，竹根吹火上吟灯。”（《一室》）仲尹二十岁就进士及第，

后来又做了几任潞州节度副使、都水监丞之类的官儿，看来仕途上的确混得不怎么样。

【32. 太子司经刘迎】

金代中叶诗坛上，有一位当过太子老师，颇受金显宗皇帝青睐的诗人。他创作丰富，有诗文乐府集传世，死后，其子尚受余荫而被赐进士及第，两代尊荣，为时所重，他就是刘迎。

刘迎字无党，东莱（故治今山东掖县）人。大定十三年因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次年（大定十四年，1174年）进士及第，除授幽王府记室，后改太子司经，其职责是给太子讲经读史，大体相当于太子侍讲的职务。深受显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大定二十年随驾凉陞，因病而终。章宗即位后，感念他的功劳，赐其子刘国枢进士及第。刘迎自号为无净居士，其诗文乐府集号曰《山林长语》，章宗下诏命国学刊行，可见其在当世是颇有影响的。

刘迎是个十分关注现实的人，他关心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大事，这在同时代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修城行》是作者针对淮安城修筑质量太低劣，年年浪费人力物力而又不坚固的具体情况所生的感慨。诗道：“淮安城郭真虚设，父老年前向予说。筑时但用鸡粪土，风雨即摧干更裂。只今高低如堵墙，举头四野青茫茫。不知地势实冲要，东连鄂渚西襄阳。谁能一劳谋永逸，四壁依前护砖石。免令三岁两岁间，费尽千人万人力。”原来的城墙只是用鸡粪土堆成的土墙，经不住风雨的侵蚀。而淮安又是一个“地势实冲要”的地方，应当加固城墙，在前面用砖石加固砌好，以收一劳永逸之效。免得三年两年之间，就要修一次，浪费大量的人力。可以体会出作者所关心的重点还是百姓，为了减少一些百姓的劳苦，他对一切相关的事务都非常关切。据诗末小注曰：“唐州后竟用此策也。”可知后来有人采纳了他这一提议。《河防行》更能体现出这一点：

南州一雨六十日，	所至川原皆泛滥。
黄河适及秋水时，	夜来决破陈河堤。
河神凭陵雨师借，	晚未及晴昏复下。
传闻一百五十村，	荡尽田园及庐舍。
我闻禹时播河为九河，	一河既满还之他。
川平地迥势随弱，	安流是以无惊波。
只今茫茫余故迹，	未易区区议疏辟。
三山桥坏势益南，	所过泥沙若山积。
大梁今世为陪京，	财富百万资甲兵。
高谈泥古不须尔，	且要筑堤三百里。
郑为头，汴为尾，	准备他时涨河水。

诗用大部分篇幅记载了南方连续下雨六十天，造成洪灾的惨状。作者忧心如焚，建议当政者不要“高谈泥古”了，应当干点实事，赶快抓紧时间修筑黄河大堤，并具体提出了修大堤的方案，这就是从郑州修到汴梁，以防黄河发大水。

刘迎有许多题画诗，表现出他对绘画艺术的精湛理解和很高的鉴赏能力。《梁忠信平远山水》在这方面有代表性。“忆昔西游大梁苑，玉堂门闭花阴晚。壁间曾见郭熙画，江南秋山小平远。别来南北今十年，尘埃极目不见山。乌靴席帽动千里，只惯马蹄车辙间。明窗短幅来何处，乱点依稀宛寒具。焕然神明顿还我，似向白玉堂中住。蒙蒙烟霭树老苍，上方楼阁山夕阳。一千顷碧照秋色，三十六峰凝晓光。悬崖高居谁氏宅，缥缈危栏荫青樾。定知枕石高卧人，常笑骑驴远行客。当时画史安定梁，想见泉石成膏肓。独将妙意寄毫楮，我愧雨立随诸郎。此行真成几州错，区区世路风波恶。还家特作发愿文，伴我山中老猿鹤。”梁忠信是宋仁宗朝的画院祗候，是著名的山水画家。开头以昔年在大梁看到过郭熙山水画起，为下文作铺垫。从“明窗短幅”以下十二句是对梁忠信平远山水画面景色的描绘，生动形象，色彩鲜艳，由远及近，层次分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画面想象出画上的情景，高明的画家可以将其再现出来。“当时画史”以下是观画后的主体感受，因为看画中的山水很美而产生归隐的想法，可见其艺术感染力很强。《蔡有邻碑》是记录碑刻书法艺术的诗作，有认识价值。作者在去山西的途中，在附近县邑看到了蔡有邻碑，笔法道



劲，是一种变化的隶体。“我为山西行，叱驭过近县。传闻蔡有邻，石刻古今冠。风流书以来，妙绝隶之变。银钩鸾凤舞，铁画蛟龙缠。凭谁致墨本，故旧诧针献。正恐赋分薄，一夕碎雷电。平生六一老，集古藏千卷。惜此方殊邻，公乎未之见。”这样精湛的作品，以集古著名的欧阳修却没有看到，作者在为其遗憾的同时，也含有对此碑的极力推崇之意。

诗人有很高的艺术才能，也有经世济民的志向，虽然曾得到显宗的信任，但显宗完颜允恭死得早，还没有活过他父亲世宗完颜雍，没有当过一天真正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数日冗甚，怀抱作恶，作诗自遣》写道：“生涯吾亦爱吾庐，踏地从来出赋租。胸次有怀空块磊，人间无处不崎岖。扶摇安得三千里，应见真成百亿躯。直欲弃家参学去，一龛香火供斋盂。”对于政令烦苛，杂务鞅掌的现实表现强烈的不满，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和郁闷，但也无可奈何，“人间无处不崎岖”以简明的语言概括出深刻的社会问题，颇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莫州道中》抒写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在外奔波的羁旅行役之苦，情景相生：

风林叶叶堕霜红，天末晴容一镜空。
野旷微闻鸟乌乐，草寒时见马牛风。
人生险阻艰难里，世事悲歌感慨中。
白发孀亲倚门处，梦魂千里付归鸿。

以暮秋清冷的自然景色衬托行役在外的思乡之苦，从“白发孀亲”四字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诗人当时还有孀居的高堂老母。母亲思念儿子是刻骨铭心的，而孀居的母亲无依无靠，思念儿子的心情就更迫切了。本来是诗人思念挂怀老母亲，却偏说老母亲在思念自己，从对方写来，更增强了抒情的力度，故十分感人。

《书何维桢见赠诗后》道：“尘埃握手众人中，草木从来臭味同。春夏我虽迷出处，交游君不异初终。赤黄晚岁徵奇梦，清白平生继古风。叹息蜀州人日作，伤心不觉涕无从。”在对朋友的赞赏和怀念中抒发了世无知己的淡淡的忧伤。

刘迎诗歌的内容很丰富，以上三个方面只是一个大体的概括，但也可窥测出其诗的主要风貌。

【33. “语意高妙”的许安仁诗】

作品不在多少，只要有精品即可传世不朽。盛唐诗人张若虚存诗仅二首，但由于《春江花月夜》的杰出成就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金代中叶的许安仁也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只有六首诗，在同期诗人中算是少的，但他的诗比较精彩，故依旧有一定的地位。

许安仁字子靖，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人，大定七年（1167年）进士及第，历仕礼部员外郎，出守泽州（今山西晋城），迁同知河南府事。以汾阳军（今属山西）节度使致仕。根据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把他留下的这六首诗大致排列一个顺序，然后按照时间的先后进行一下简略的分析。

《游泰安竹林》很可能是作者入仕前的作品。作者家乡离泰山不太远，而其入仕后没有在今山东一带做过官，故其游览泰山当是在登第之前，从诗中纯真的情趣和轻松的情调也可体会出这一点：

萧寺天教胜处安，峰峦腾掷水云闲。
客来总说游山好，不道山僧却厌山。

“萧寺”是佛寺的别名，因为南朝梁武帝萧衍佞佛，大肆修建佛寺，后人便把佛寺也称作萧寺。本诗是游览泰山佛寺的即兴之作。前两句写景，表现佛寺环境的清幽，后两句在调侃中寓含着一定的哲理性。欣赏美景需要有一定的距离，游客总是赞赏山水景色，而那些生活其间的人却完全没有审美的感觉了。“不道山僧却厌山”是深契情理富有启发性的诗。不仅仅游山是如此，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值得我们仔细体会玩味。

《望少室》和《少室道中》两诗当是任同知河南府事时所作。根据诗的题目和内容，《望少室》当作在前面。因为这是远望少室山时所生的主体感受。

诗道：

名山都不见真形，万仞盘盘入杳冥。
安得云间骑白鹤，下看三十六峰青。

前两句以议论起，理中寓情，在对少室山的神往中表现出一种神秘感，与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理性阐发有相近处。后两句用大胆的形象抒发急于全面观看少室山全景的心情，竟然想要像仙人一样，骑上白鹤到天空中鸟瞰嵩山三十六峰的苍翠景色。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也只能如此而已。感情真挚深沉。

《少室道中》则是作者经过少林寺时所写，是进入少室山深处后所作。诗道：“少室峰头晓月沉，千家城郭淡阴阴。五更鸡唱残星灭，马上看山过少林。”或许是有紧急军事行动，所以诗人要起大早赶路，或者是在夜间奔波。他看到少室山峰上晓月沉沉，月光笼罩下的城郭一片黯淡朦胧。五更天时，雄鸡报晓，残余的几颗星宿就要隐去，诗人正骑在马上经过少林寺的庙门，也真够辛苦的了。去过少林寺的人都可以想象到，在少林寺远望达摩面壁时山洞的方位，可以依稀看到。作者既然到河南做官，达摩面壁留下的千古佳话他不会不知道，故“少室峰头晓月沉”或许就是指达摩面壁之所，委婉表达其尊敬崇拜之情。

《送二道者归汾州》是致仕以后的作品无疑。他是从汾阳军节度使上退休致仕的。在汾阳军时，他结识了两个道士，关系还很密切。他致仕后，这两个道士还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可见关系并非一般。两位道友临走时，作者写诗送别道：“介休山下两闲人，来访汾阳旧使君。明日却归尘外去，一双白鹤上青云。”叙事简明，切人切事，移异不得，这是送别诗的当行本色。

《草木虫鱼咏》二首则无法编年，但从诗中对人生的深刻体悟来看，当是晚年的作品。这是两首寓意深刻的咏物诗，我们稍微增加一些笔墨进行分析。

蝇钻故纸竟不悟，蛾扑明灯甘丧生。
大似盲人骑瞎马，不知平地有深坑。

蓬在麻中应自直，蒿生松下亦能高。

不关若辈工攀附，物理由来系所遭。

前诗表现对宇宙万物及人生意义的困惑。仿佛苍蝇一样，钻进故纸堆里讨饭吃，还自我感觉良好，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也无所察觉，竟一点也没有醒悟。仿佛是飞蛾，向着光明飞去，竟扑到灯火上而丧失了生命，可它却好像是心甘情愿一般。这两种可怜的小生灵，一个为了求生不怕吃苦，一个为了追求光明甘心送命，这是多么可悲哀而又可尊敬的行为啊！这是咏物呢，还是在咏叹自己以及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其结论读者诸君不难体会。后两句是前两句的自然生发，人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好像是盲人骑了一匹瞎马一样，平地上到处都有深坑和陷阱，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地跌落进去。人生艰难，世道险恶，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经常咏叹的主题之一，本诗也有极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

后诗是对社会不公平竞争的抗议和谴责，完全用比兴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蕴藉。蓬草本来是软绵绵的挺不起腰板的一种草，可它生长在笔直茂密的麻地中的时候，茎自然就直了。莠萝是一种蔓生会缠绕攀缘的草本植物，它如果生长在松树下面自然就能爬到很高的位置上。后两句仿佛是用十分宽容的态度对这两种依靠他物而发达高升的屈曲攀缘的植物表示理解，实际是很强烈的一种讥讽和嘲笑。这些东西天生就是这种本性，故也没有什么可责怪的。“蓬”和“莠”的比兴意义也很明白，与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口为类”的“培口”是同一种货色。作者很瞧不起它们，但也无可奈何。政治黑暗，赏罚不明，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官场千百年来无法医治的顽症，这是封建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的怪胎。只要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不彻底肃清，这种社会现象，这种畸形儿就不会根绝。

【34. 文坛盟主党怀英】

金正隆六年（1161年），正当完颜亮南侵的大军对南宋展开全线进攻的时

候，不料后院起火，国内发生兵变，东京留守堂兄完颜雍称帝，改元“大定”，完颜亮军心离散，不久就被部下杀死。金军从荆、襄、两淮全线撤退，一时间中原各地、黄河南北各种民众武装纷纷趁势揭竿而起。面对时代风云变换，党怀英和辛弃疾这两个同窗好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十岁的辛弃疾在济南附近聚众两千多人投奔了山东耿京的民众武装，经过一番刀光剑影的洗礼；辛弃疾率千余人马渡过淮河投奔了南宋。二十七岁的党怀英为什么没有走这条路，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上说，两人当时曾经以蓍卜筮决定去留，辛弃疾得的是“离”卦，就投归了南宋；党怀英卜得“坎”卦，于是就留下来没走。其实这不过是附会之说，不足为信的。在此之前，辛党两人同拜刘汲和蔡松年为师，同窗多年，并一起参加过两次金朝举行的科举考试，他们获得了乡解资格，但府试都落选了。

同是失意于科场，但辛父母早亡，由祖父抚养成人，而这个时候刚巧祖父也不幸病故，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没有什么亲人了。血气方刚，一无牵挂的辛弃疾应时而起，走上了一条英雄豪杰之路。党怀英要年长一些，而且已有了家室，妻子石氏是石介的后人。他为人性情也比较平和冲淡，科场失意后就放浪山水间，以诗酒自娱，诗名为人所重，过着一簞一瓢，安贫自守的生活，也就走上了一条文士之路。辛到南宋，为吏一方，成为词坛飞将；党在北方金朝则成为文坛盟主。刘祁认为“二公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视前朝李谷、韩熙载亦相况也”（见《归潜志》卷八），比较通达实在。

金末元好问曾引用萧贡的说法：“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这段话道出了党怀英（号竹溪）在明昌间的文坛盟主地位。

党怀英是金代文坛上“中州文派”诞生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及史学等多方面卓有成就的全才式的作家。他能成为一代文宗，既是他如前选择了时代，也是其后的时代条件选择了他。辛、党别后十年，到大定十年（1170年）三十六岁那年党怀英才中了进士，步入仕途应该不算早了，但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即位，仅十多年间他就已逐渐成为文坛上声名日隆的中坚人物了。雅尚文辞的章宗即位后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一天他询问左右宰臣：“翰林院需选拔些人来，你们看都有谁堪任？”左右有人回禀说和党怀英一起编修《辽史》的郝俛文章政绩不错。皇帝点了点头，又自问自答了一句：

“近日制诏唯有党怀英的文章最好。”党怀英的声名耸动章宗，文章受到高度赞扬，明昌元年（1190年）党怀英迁国子监祭酒，第二年又迁侍讲学士，又过一年迁翰林学士。

党怀英的仕途生涯，对他的文坛盟主地位起到促进作用。自入馆阁后，政治上的地位加强了他在文坛的声望和号召力，吸引诸公与之接游。后来，赵秉文就把党怀英和活跃在他周围的赵沔、路铎、刘昂、尹无忌、周昂及王□七人的诗集付梓以行，命名为《明昌诗人雅制》。章宗明昌从年份上说只有六年，但明昌诗人的活动年限，实际上还包括着大定末和承安初在内，而此前的蔡珪，文学上也很有成就，也累官至翰林修撰，同知制诰，但他未能逢上章宗这样崇尚文学的君主，尽管也是一个阶段上（大定期）的代表人物，但终未能成为第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党怀英能成文宗大匠，也自然还与他自身所具备的各种素养分不开的。党怀英早年丧父，和母亲一起过着寄人篱下、相依为命的生活，自小起磨砺了意志和安贫乐道的风节。党父是一个地方小吏，他以从仕郎的名义，举家从冯翊（今天的陕西省大荔县）迁居到山东泰安，做泰安军录事参军，没多久就死在了任上，党怀英和母亲也再无力归返故乡了。少年党怀英聪明颖悟，一天就能熟读诵记千余言，他先后拜的两位老师刘汲和蔡松年都是大名士，因此受到了良好的系统教育，以至还未中仕时就已文名远播了。

入奉翰林之后，党怀英加强了文坛领导者和倡导者的自我意识。他开始有意识地标举欧阳修的散文，以欧阳修散文为正体，使之大行于金源。党诗似陶（渊明）、谢（灵运），奄有魏晋人的古淡天然之风，尤善五言古体，体物精微，寄托深远，如这一首《西湖晚菊》：“重湖汇城曲，佳菊被水涯。高寒逼素秋，无人自芳菲。鲜飈散幽馥，晴露堕余滋。蹊荒绿苔合，采采叹后时。古瓶贮清泚，芳尊湔尘霏。远怀渊明贤，独往谁与期。徘徊东篱月，岁晏有余悲。”

堪称领一代风骚的领袖人物，其造诣往往是多领域、多侧面的，由这种多侧面的多重效应，自然而然地臣服众人，俯仰其门。党怀英天资既高，辅以博学，不但文学方面高文大册，主盟一时，史学方面他也转益多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和郝俁一起充任《辽史》刊修官，与同事赵沔、移刺益多方收集旧辽史料，举凡民间的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网罗殆尽，甚至连有关旧辽的口头材料也不放过。党怀英还兼擅书法，古文隶篆出神入化，独步有金一代。



党怀英具有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他性情简淡，仪观秀整，风度飘逸。如同说苏轼是一僧人托生相仿佛，党怀英被说成是唐代大道士吴筠的托生。他待人宽和，具有豁达的长者风范，容众人犯而不校；文学上他呼朋引类并不自我高蹈，为政也宽简，不言而使人自服化。所有这一切使党怀英成为明昌文坛上当之无愧的盟主。元代郝经赞叹说：“一代必有名世人，瑰伟特达为儒宗。……混然更比坡仙纯，突兀又一文章公！自此始为金国文，昆仑发源大河东。”（《读党承旨集》）

大安三年（1211年）以翰林承旨退休在家的党怀英高寿而终，享年七十有八。有人说，当天晚上看见一颗明亮的大星划过夜空，陨落在党宅的庭院内了。

【35. 李辰妃联句】

在金朝历代皇帝中，雅好文事、热心诗赋的，完颜亮可算一个，章宗可算一个。完颜亮虽雅爱吟咏，却一直以武功立国，选臣的标准是以案牍为功，重用胥吏，朝野上下并没有造成一种文学风气，在位不过十几年，很快就自焚于南侵的战火了。章宗在位的二十年是金代社会的鼎盛阶段，他承世宗治平日久，更加重视文治和审美文化。章宗本人工诗擅书，也极力提拔文学之士，群臣中无论谁只要稍工诗文，他都会留意，日后有机会一定提拔到重要位置。宫中朝会宴饮，文人学者们互以经义相质问，酒过三巡，君臣各自赋诗，极尽文事之欢。

风气所及，连后宫的后妃们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也都努力读书为文。章宗即位前的元配蒲察氏，知读书能写文章，但死得比较早，章宗即位后追封为钦怀皇后。因此章宗虽然做了皇帝，皇后的位子却一直空着。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叫李师儿的宫女因为迎合了主上对文辞的爱好，而受到章宗的宠爱。

李师儿的出身很低微。金代宫女的一部分来源于犯罪官员的家属，她也因父辈有罪而入宫籍。作为宫女，识字读书的事儿由专门的宫廷教师——“宫

教”来负责。不过，在后宫里面先生教学生的方式很独特，按规定，宫教和宫女之间是用青纱隔障分开的，老师在外边，学生在里边，不允许见面。宫女们如果碰上字音、字义弄不明白，就在障内映纱指字发问，宫教则在障外解答。当时做宫教的是蒲城人张建（字吉甫），他虽然不曾见过这些宫女其人庐山面目，却早已闻其声了。其中有一女子领悟最快，张建不知是谁，但听其声音很清朗干脆。

一天，章宗询问后宫的宫廷教师，这些女子中谁学得最好？张建回答说：“有位声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让张建现场示范教授，根据声音特征，找到了这位宫女，就是李师儿。李师儿生性聪敏，识文断字，尤其善于察言观色，迎合皇帝旨意，由此获得章宗的宠幸，明昌四年（1193年）由宫女加封为昭容，第二年又进封淑妃。

完颜亮在天德五年（1153年）就把金朝的国都正式迁到了燕京，为此，他大兴土木，耗尽人力物力增广燕都宫阙，各处亭台楼榭也数不胜数。章宗明昌间，燕京号称有八大景观：玉泉垂虹、太液秋波、琼岛春阴、居庸叠翠、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玉泉、太液、琼岛等处都是章宗的避暑处。

其中的琼岛，在皇城西北苑中，下瞰池水，环以雉堞。承光殿东边的北孤屿，瞰临北海，相传是辽的琼华岛，岛上奇石迤迤，是北宋艮岳的遗物。北宋末年徽宗收罗天下奇石运往汴京开封，由“花石纲”引起方腊起义，到金人围攻汴京时，这些石头一部分被用作炮石，剩下的就由金人运到了此地。章宗在岛上建有便殿，并特意李妃建梳妆台一座。

一次，李辰妃和章宗一起，露天坐在外面纳凉。章宗出上句说：“二人土上坐。”李辰妃应声接上下句：“孤月日边明。”章宗龙颜大悦。李辰妃的这一句拆字对不但工整，而且正好应了她和章宗纳凉的即时即景，并且把章宗上句中的“二人”坐实为一月（妃）一日（天子），又把自己（孤月）之受宠爱婉转道出，难怪章宗皇帝要高兴非常了。

章宗元配病故后就一直未立后，看中了李氏后，就想立她为后，结果遭到臣下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皇后选册的惯例，皇后只能是女真人，且不出徒单氏、唐括氏、蒲察氏、拿懒氏、仆散氏、纥石烈氏、乌林答氏、乌古论氏几个大姓之族；李氏不但是汉人且出身监户，如此微贱的背景，又怎么能够为后尚主呢？章宗的旨意没有得到实行，心里很不痛快，爱管皇帝家闲事、据理力争

的大臣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御史中丞张公著等人，也都为此丢了官。李师儿尽管没能立为皇后，但在承安四年（1199年）封为“元妃”，在此之前其父、祖父、曾父都被追赠官爵，李师儿的兄弟都得到重用，一时一家权势熏天，不少趋炎附势之徒也竞奔李氏之门。

一天，章宗在宫中设宴，一个叫玳瑁头的优人表演杂戏（小品）。副手设问道：“上国有何吉祥之兆？”玳瑁头对答说：“你没听说过凤凰出现吗？”那人说：“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怎样。”优人说：“凤凰飞的方向一共有四个，所应也不相同。如果向上飞则风雨顺时，如果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李）飞则加官进禄。”优人借表演之机进行“谏”，章宗明知是讽刺李妃招贿弄权，也只是哈哈一笑了之了。

金末人刘祁曾在其《归潜志》中说：“世言李氏姿色甚丽，其盛时不减杨贵妃家，然止于奢纵，不能蠹政害民也。”杨贵妃落得了个马嵬自尽的下场，李辰妃也未能善终其身。她曾为章宗生下一子，但不久夭折，直到章宗病危，也一直没有皇子。章宗死后遗诏皇叔卫绍王永济即位，并且说：“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见《章宗元妃李氏传》）卫绍王即位后，表面上不负章宗重托，实际暗中捣鬼，不久就宣布章宗的两个内人贾氏、范氏的身孕都出了问题。他宣布贾氏怀孕是假的，当初呕吐不过是患病，却被李辰妃说成是妊娠反应，李氏与其母兄计议令贾氏诈称有身，以便待产时，取李家儿冒充皇嗣云云。明明是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后代的卫绍王，就用这个“偷梁换柱”的离奇说法，把李氏一家牺牲掉了。

【36. 韦应物的后继者王□】

王□字逸宾，先世是临洺（故治在今河北永年县）人，自王□起始为汴梁人。王□博学能文，但他不参加科举考试。孝敬友爱，不正当的收入分文不取，家无余财，清贫自守。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5年），故相马吉甫判

开封府时，以德行才能举荐三位贤士，即王□、王彦功、游宗之。王□得到鹿邑主簿之职，到任后即请求致仕。王彦功由于亲人年老，调任为巩州教官；游宗之则婉言谢绝，坚决不肯接受任职。三人的表现虽不相同，但每人各自有特殊情况，时人均视之为高士。

由于没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诗人的诗歌题材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多是表现农村田园生活之景象和隐居生活之乐趣的。如《暮春郭南》：“大梁城外孤台旁，烟昏水碧春林芳。凭高极目见归雁，风物令人思故乡。紫金山下斜阳暮，万里川光照云树。山间细雨花落时，何人来往东风路。”这是一首七古，诗人见到郊野的暮春景色而生思乡之情。暮春时节大雁北归，而作者的家乡在汴梁以北，故他看到北归的大雁便思念起故乡来。从他的诗中可知，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家乡临洺度过的，故对那里始终充满了依恋之情。最后两句是想象家乡的美好景色，而此时此刻，又有谁行走在返归故乡的路上呢？《次友之秋日雨后韵》也是抒发思念故乡之情的作品。诗道：

洺州秋雨后，幽胜可供闲。

白首留他县，归心绕故山。

野泉来竹底，危磴入云间。

尚记登高会，重岩细菊班。

从全诗来体会，当是在故乡的朋友给作者写了一首“秋日雨后”诗，勾起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最后两句写当年和朋友们在重阳佳节时，共同登高，在一块大岩石上赏菊饮酒的幸福情景。童年的生活在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永远磨灭不了的。中国人有非常浓厚的恋乡或叫恋根情结，知识分子尤其是如此。

隐居生活一是可以欣赏田园风光的美景，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二是可以和那些淳朴敦厚，没有奸诈之心的农民及志同道合的友人相交交往，可以敞开心扉进行相处，不必相互猜忌设防，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作者有几首诗就是表现这种情趣的。《记南塘所见简孟友之》诗写道：“大桥南郭野桥东，十里垂杨十里风。渺渺烟波连御道，离离云稼入郊宫。雨滋蔓草晓逾绿，日映荷花晚更红。登览只宜开口笑，尊前六客四衰翁。”前六句写景，最后两句点出人物，那四名衰翁中，当就有作者自己在内。《次文远韵》写住在东郊的一位朋



友每天带着新创作的诗篇来他家相互切磋的乐趣：

野性唯便闲寂居，苍苔鸟迹满庭书。
林花过雨红犹重，篱竹和烟翠亦疏。
已与农人成保社，更令儿辈学耕锄。
赏音只有东郊客，日袖新诗到敝庐。

作者已经和当地的农民融为一体，不但自己参加了基层的农民组织，而且让儿子们也学习扶犁锄地等农活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有人和自己相互交流诗作，更如同是锦上添花的盛事。与他进行文学交流的还有一位现任官员，《谢竹堂先生见过》诗便记录了这种情况：“学稼古寺侧，结庐高柳阴。音书故交绝，岁月杜门深。新雪添衰鬓，寒灰死壮心。西州贤别驾，连日肯相寻。”一位任别驾的官员连续几天到他家中来拜访，可见诗人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最能表现隐居生活情趣的，要算《寓居南村》和一组《杂诗》。前者道：“朝来出门无所适，野径雨晴沙不泥。鼓笛谁家赛春社，杖藜随过柘冈西。”景色清新，节令特点鲜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后者当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组诗：

杂诗七首

阴阴绿树暗庭除，散尽鸣禽静有余。
独对炉薰坐终日，会心唯有漆园书。

瓦炉柏子细烟消，闲读禅经破寂寥。
风细月高人已静，隔窗疏竹夜萧萧。

晴日南溪物色饶，草芽新绿冻全消。
金丝柳底洲沙没，数尺流波拍野桥。

南亩东皋春务时，田家候雨罢耕犁。
却汲井泉浇药圃，更疏陂水灌麻畦。

竹绕沙村水漫流，鸂鶒鸂鶒对沉浮。
一竿便拟从渔父，卷置琴书买钓舟。

屋头丛木撼苍烟，风卷飞花到枕边。
南寺有僧来问字，打门惊觉午窗眠。

汉梁王苑古台西，秋思纷纷独杖藜。
云压高城雁飞尽，一声寒角夕阳低。

第一首侧重写白昼之闲适，第二首侧重写夜间之寂寥。三、四、五首分别写孟春、仲春和夏日田园景色之优美，表现诗人心情的恬淡宁静。第六首以本来是守静的僧人前来问字打扰了昼眠反衬自己的恬静，同时也表现出志趣的高雅。最后一首写秋日之寂寥，具有感伤的意味。

还应提及的是王□比较注意炼句，有一些对仗工稳、非常精彩的诗句。如“雨滋蔓草晓逾绿，日映荷花晚更红”，“林花过雨红犹重，篱竹和烟翠亦疏”。选景典型，用字新巧，色彩鲜明，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即使放在唐诗中也是佳句。

【37. 直言敢谏的路铎】

路铎字宣叔，冀州（治所为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其父路伯达，博学多识，能诗文，正隆年间进士，章宗朝曾选为侍读，累官至安武军节度使。弟弟路均字和叔。父子三人俱有重名，而路铎的文章最精彩奇妙，笔触细腻，风格蕴藉，自成一派。曾任御史台谏官之职，直言敢谏，不避权贵，有古直臣的风度和气节。

金宣宗贞佑初年（1213年），路铎出任孟州（今属河南）防御使，城池被蒙古军队攻陷时，他投沁水而死，为国尽忠。可谓是忠臣烈士。纵观路铎一



生，忠正刚直，其不容于世就是一种必然。故他的诗和中国封建王朝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怀才不遇的感伤情味，这成为其诗歌的主旋律。与此相关，厌弃污浊的世俗而向往恬静清新、闲适自由的田园生活，也成为其经常吟唱的一个内容。

《书州驿壁》一诗当是其晚年出任孟州防御使时所写，这时金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他的诗中也充满了衰飒凄凉的气息：“雉堞俯已见，羊肠行尚难。炊烟界沮水，老木识桥山。时废无人吊，台高有鸟还。客怀秋馆雨，未老鬓先斑。”前四句所写之景萧条凄迷，五、六两句表现独自一人登高凭吊的孤独寂寞，最后两句抒发游宦在外的客子在萧萧秋雨中思乡的情怀，全诗弥漫着悲凉怅惘的情味。《庆寿寺晚归》当也是在孟州任上所作，在表现对自然美景欣赏流连的同时，传达出对官场生活的淡淡的厌弃。诗道：“九陌黄尘没马头，眼明佛界接仙州。清溪照影红蕖晚，禅榻坐凉碧树秋。少室宗风间木义，裕陵遗墨烂银钩。对谈不觉山衔月，只为松风更少留。”《辋川》一诗在对王维曾经隐居过的辋川美景的描写中寄托了归隐田园的思想：“画图风景是，亭榭岁年非。秋色半黄落，人烟深翠微。暗溪鱼得计，杳鸞鸟忘机。触物增惆怅，吾庐早晚归。”参照其他诗作，可知作者曾经到过关中平原和陕甘地区，或许是早年随父宦游时留下的足迹。最后两句表示早晚也要回归自己家园的心愿，虽然是古代士人的老生常谈，但也传达出其向往自然的心襟。

在衰乱的世道中，守正不阿之人必定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小圈子不和，不能进入各种关系网中而感到极端的孤独，《雨中》和《感寓》两诗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情怀。《雨中》道：“月翳有时吐，风薰俄自清。云回暑天影，雨进夜窗声。眼听参天籁，神游得化城。觉来还故处，饥鼠撼灯檠。”阴雨的夜晚，隐藏起来的月亮偶尔还露一露脸，风清云回，雨打纸窗，一片天籁之声。作者心情宁静安闲，进入恍惚迷离的梦境，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整。待醒来时才发现，一切如故，什么都没有变化，一只老鼠正在啃木制的短灯檠，短灯檠竟有些晃动。这一小细节描写增添了生活情趣，极其生动形象。《感寓》一诗更深沉压抑：

沄沄一水抱山流，路转冈陵到渡头。

张翰秋风动归兴，惠崇烟雨着孤舟。

禄轻道重从三黜，日暮人遥发四愁。

世事悠悠莫回首，聊凭酒圣作天游。

全诗一气呵成，景起情收，中间四句连续用四个典故，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自己独立不群的品格，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清静生活的志趣。用张翰之典侧重表现要归隐，用惠崇之典侧重表现向往清静。“三黜”句用的是北宋初王禹偁的典故，因王禹偁曾作过《三黜赋》，表现重道义而轻利禄的志节。“四愁”句用的是东汉张衡的典故，张衡曾赋过《四愁诗》，表现其没有知音，追求理想人格而不得的苦闷。用典娴熟巧妙，对仗工稳，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次韵酈著作病起》中“病知居士安心处，贫是诗人换骨时”两句是具有深刻人生体验的明言警句，与欧阳修的“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异曲同工。

《王子端挽词》是为悼念诗人兼书画家王庭筠而作的，感情很真挚：“才名如此不偿穷，再入承明一病翁。白发光阴文字里，黄华林麓画图中。谪仙犹想屋梁月，荆产空怀松下风。聊应世缘缘故在，会看归鹤语辽东。”对王庭筠才高命蹇的人生遭际表示深切的同情，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作者自伤的情怀。《潼关》一诗属于怀古题材，诗道：“楼迥临飞鸟，车升汗十牛。地灵开翠壁，天远送黄流。趣战如奸计，当关岂壮猷。天梯且失守，况说土山头。”细品全诗，其主旨是说：地利不如人和，趋战之人如果是个奸臣的话，再大的天险也会失去作用，议论深刻，见解高超。金代后期极其腐败，奸佞当道，作者当是有感而发的。

《襄城道中》一诗下有小注曰“有言长官暴横者”，可知是有针对性的作品：“禾黍低风汝水长，迟迟驿骑困秋阳。病躯官事交相碍，梦雨行云肯借凉。尽说秋虫不伤稼，却愁苛政猛于蝗。诗成应被西山笑，已炙眉头尚否臧。”有人向他反映有的贪官污吏残暴害民，政令烦苛。他深感同情而又力不从心，自己的处境已很窘迫，更没有力量来为百姓说话了，只能借诗歌来抒发一下愤懑而已。这种感情本身就是很难能可贵的。

《芳梅如佳人赠襄城卫昌叔》是一首咏梅诗，借梅花之高洁伟岸来表现自己不为世俗所动的决心和气节，诗曰：

芳梅如佳人，不见令人思。
岂无桃李颜，夏虫笃于时。
霜风静天宇，兰悴菊亦衰。



凌寒一笑粲，功烈如彼卑。
 几年幽西路，赭冈望逶迤。
 思之不得见，空吟水曹诗。
 夜月将梦去，云深水之湄。
 邂逅疏竹边，峨峨认风仪。
 今日真见止，昨梦犹著龟。
 尘中恰僦子，谓我酷好奇。
 逃空闻足音，此心胡不疑。

香草美人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经常运用的比兴手法，但如果联系作者的生平事迹来仔细阅读品味本诗的话，就可以读出，那梅花分明是作者灵魂的化身。当霜风摧残一切植物的时候，就连兰花、菊花这样具有君子品格的花卉也都无法继续开放不凋，只有梅花凌霜傲雪，露出美丽迷人的笑靥。“凌寒一笑粲”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梅花藐视恶劣环境的大无畏品格，而这正是诗人保持独立人格的精神的写照，亦花亦人，人花合一，确为咏物妙境。

路铎恪勤职守，尽忠国事，人格值得钦佩。路铎的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多，故内容不够丰富，题材不够宽广。因为无法看到全貌，我们便只能根据所见到的作品作大体的分析。

【38. “有气象而工于炼句”的诗人师拓】

生不改姓，死不改名，这句俗话道出了姓名的尊严。但人生多无奈，姓名的自主权也难得保障。这位师拓，本姓尹，字无忌，人称尹无忌，与当时那位暴贵暴卒的师安石一样，因“避国讳”《金史·师安石传》而改姓。发人深思的是，在现存的一些文献资料中，他的朋友赵沔、文坛盟主党怀英、赵秉文以及后来的元好问、刘祁等都习惯上叫他尹无忌，看来这种迫于强权的姓氏变更，毕竟有些别扭，大家都知道，它只是敷衍官方的表面文章。

避了国讳，官方大门却并没有向他敞开。考进士，名落孙山，通过不了步入仕途的独木桥；靠才干，凭实力，曾赢得他人的举荐，只因他特别嗜酒，不为官方所容，于是，又失去了终南捷径。所以，他终生布衣，生活贫困，温饱堪忧，自称“旃毳胫才掩，藜藿腹不盈”。难能可贵的是，他贫贱而不堕其志。读他的《冬夜二首》，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篇。“默然不平事，起坐长太息”的焦虑不安，“非无南山云，高卧养虚寂”的沉吟瞻顾，“耻作扫门谒，宁为醴酒行”的孤傲品格，“直将叫阊阖，皎皎开寸诚”的济世热望，都与杜甫有几分相似，只是不及杜甫深沉，比杜甫郁躁激切。

没有官职，没有簿籍之类的琐事，使他有较多的精力从事诗歌创作，完全凭借诗歌，他获得了很大名声。当时，他的诗大受人们的赞赏，赵秉文就将他的诗歌与党怀英、赵沔、周昂等名流并列，编成《明昌辞人雅制》一书。

他的诗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

一是他超出流俗、不傍苏黄、以李杜为法的取向。在金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等因素，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影响极大，特别是在金代前期和中期，几乎听不到不同声音，以至后代有“苏学盛于北”之说。师拓可能是最先对苏黄及学习苏黄的流弊提出异议的诗人，赵秉文特意问过他，“久闻先生作诗不喜苏黄，何如？”，师拓解释说，“学苏黄则卑猥也”（刘祁《归潜志》卷八）。苏黄本人的成就固然很高，无可非议，但他们的诗歌并非完美无缺，特别是经过后代许多追随者的长期效仿和生吞活剥，流弊日甚，至金代中后期，该有所反思了。他弃苏黄，学李杜，实际上是金末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批评苏黄、以唐人为指归这一思潮的先声，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另一点是元好问所说的，“作诗有气象，而工于炼句”（《中州集》卷四）。所谓有气象，是指兴象高远，境界开阔，这一点对那些生活顺达之人也许并不太难，但对贫寒士人来说，却相当不易。中唐李贺、孟郊、贾岛、卢仝以及南宋江湖、四灵等大量诗人就是例证，他们虽各有成就，但窘小逼仄，终究不是诗歌的坦途。师拓生活上的贫寒也许不亚于他们，却不像他们在诗中呻吟啼号，悲天悯人，反而有“贫贱岂足戚，所思天下英”（《冬夜二首》）的磊落胸怀。这是北方豪杰不同于中原以及中原以南诗人的地方，也是金代诗歌的特征之一。加上师拓自觉地效仿李杜这样的伟大作家，使得他的诗歌具有值得注意的气象。他笔下的云天草树，即使是夕阳晚照，都是明朗高远的，如“草色明



残照，江声入暮云”（《陪人游北苑》），“水阔渔舟小，天长去鸟微”（《曲江秋望》），“天长云断续，风急树披离”（《中元后二日》）。他心中的失意忧愁，即使是他一再流露的浓郁乡愁，也不是低沉阴暗的。他的朋友李端甫要去秦地，他想起在秦地平凉（今甘肃平凉）的家乡，想起自己的坎坷失意，写下《浩歌行送济夫之秦行视田园》一诗，其中无论是“霜敛野草白，气肃天宇清”的景象，还是“我本渭城客，浪迹来东征”、“拊剑一长啸，作歌谁为听”的不平之情，都不狭小柔弱。在《陪人游北苑》诗中，前三联多写春景和未点明内涵的愁情，尾联“故园春已到，归思日缤纷”由眼前的春色想到远在西的家乡春色，不仅拓展诗歌的境界，使之更为辽远，而且将春色缤纷与思情缤纷巧妙地结合起来，相互映发，更能显示其浪漫诗情。

工于炼句，恐怕是师拓学习杜甫的最大收获，这在他最擅长的五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文所引“草色明残照，江声入暮云”的“明”字、“入”字可以见出其锤炼工夫，特别是“入”字将江声引向云天，别具匠心。“水阔渔舟小，天长去鸟微”、“天长云断续，风急树披离”可以见出其体物之细，与杜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诗句差可比拟。“故园春已到，归思日缤纷”的“缤纷”二字兼及故园春色和思乡之情，用语形象、浑成。这类诗句还有许多，如“天低仍在眼，山没更伤心”（《赋雁》），“风声秋晚急，月色夜深寒”（《赠云中刘巨济》），等等。

工于炼句，是很多才气不大的苦吟派诗人的长项。师拓虽不一定苦吟，但他一定下过不少苦思冥想的工夫。由于他能兼顾到气象，比有些苦吟派诗人要高明一些，既能有句，又能有篇，像《和王逸宾繁台诗》：“凭望怜台迥，长吟苦思荒。行云春郭暗，高鸟暮天苍。草色伤心极，松风洒面凉。故园兵革外，殊觉路途长。”中间两联措辞细密，对仗精严，后两句即景生情，显得自然恰切。可惜他的才气有限，诗歌缺少变化，现存十余首诗歌中，已有意境重复处。刘祁说他“一以李杜为法”（《归潜志》卷八），并不确切，学杜他很有几分收益，学李则大为吃力，唯一的七言歌行《浩歌行送济夫之秦行视田园》可能是他学李的见证，可是不见得有多高明。

【39. 酈权“漫留诗句懒题名”】

古往今来，人们对自己的诗文都很看重，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要是想借此自高身价，以期流芳百世。但也有例外，金代中期酈权就声称“漫留诗句懒题名”（《郊行》），表示不在乎生前生后的名声。为什么他会如此超脱？究其原因，是他对人生的失望和颓丧的生活意绪。

酈权出生在名臣之家。他的父亲酈琼凭着智勇，追随金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建言建功，勇闯天下，由一介村野武夫升任亳州知府、武宁军节度使、泰宁军节度使、归德尹等要职。而酈权却未能将这份家业成功地继承下来，光宗耀祖，一则因为他生逢宋金妥协、相对和平的年代，他不可能建立军功，再则他未必有多大的军事或吏治才能，甚至在现存的诗中，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像样的理想。所以，他只是靠显要的家庭出身谋得一官半职，后来一直不曾发达，晚年出任著作郎。这种失意不同于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激，而是一种颓丧和无奈。

所以，他看中其貌不扬、萎缩枯老的矮松，作《竹林寺矮松》诗，先描摹矮松的形状，“联拳缩爪股，气屈不得伸。卧枝老无力，支撑藉樵薪。无风自悲吟，失水固不神”，然后发一通并不新颖的议论，“安知才不才，祸福了已分……岂知无用资，千岁保其真”，此论只是庄子“散木”说的重复，以不才为才，以无用为用，其真正用意在于最后所表露出来的对矮松的钟爱之情，“我亦爱奇节，岁晏守贱贫。他时来此伴，露顶挂葛巾”，他要脱去官服，与矮松贫贱相伴，其中有以矮松自喻的意味。“露顶挂葛巾”的诗人形象与这矮松很相似。四十七岁那年除夜，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节日欢乐，作诗说：“殊方节物老堪惊，病怯诸邻爆竹声。梨栗异时乡国梦，琴书此夕故人情。眼看历日悲存殁，泪溅屠苏忆弟兄。白发明朝四十七，又随春草一番生。”（《除夜》）老病衰弱，漂泊他乡，如同他所写的矮松一般，蜷缩一角，畏惧爆竹声以及它所



代表的热闹与欢乐，似乎心灰意冷，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他游览唐代进士竞相题名，凝聚着名誉荣耀的慈恩寺塔，也没有羡慕，没有眼热，只是冷眼旁观，别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感受，“慈恩石刻半公卿，时遇闻人为指名。龙虎榜中休着眼，一篇俚赋误平生”（《慈恩寺塔》），那种世俗的热闹显贵在他看来，恰恰是人生的误区。当然，这种认识未必根源于深厚的佛道思想，不排除失意之人以葡萄为酸的心态和矫情伪饰的成分，但是，从现存诗歌来看，郾权确实将视线从龙虎榜上、功名场上移开，投向纯朴的乡村、优美的山水，一边创作一些很不错的写景诗，一边寄寓安放他那颗未能很好地融入官场的心灵。

郾权的写景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格调清新明快，笔法轻巧，可能是他早期所作。《郊行二首》可为代表：

十里修篁翠拂天，青田漠漠水泔泔。
高林忽断惊回首，不觉奇峰堕眼前。

溪桥纳纳马蹄轻，竹里人家犬吠声。
行尽滩光溪路黑，隔林灯火夜深明。

第一首诗人陶醉于大片翠竹拂天青田碧水的秀丽风光，而忽然竹林中断，眼前突现一座奇峰，仿佛从天而降，让诗人惊讶万端，本能地回首来路，看个究竟。这一景象与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恰好相反，陆诗怀疑无路时而突现豁然开朗的境界，郾诗在道路通畅时突然奇峰挡道，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均为佳作，都写出了途中出人意表的经历与感受，富有奇趣，可惜郾诗声名不彰，远不及陆诗显赫，诗歌的沉显、境遇之不公实在难以预料。第二首体物更加细微，极其准确地写出诗人行于阴天夜晚的真切感受。雨后河畔，溪桥濡湿柔软，所以马蹄显得很轻便。郊外宁静，只有竹林中的人家有几声犬吠。天色黑暗，只有河滩边有些河水折射的微弱光线，而走尽滩边小路，滩光消失，道路更加黑暗，只有远处树林外的灯火明亮可见。后两句很明显受到杜甫“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的启发，用一点明亮反衬笼罩四野的黑暗，而对“滩光”的发现和描写最具匠心，值得称道。可惜这类佳作长期埋没于尘土中，鲜为人知。类似的作品还有《八渡崖》，写八渡溪水的奇丽景观，结尾两句想象优雅别致，“安得剩栽溪上竹，一庵领尽两山幽”，在溪畔再栽些翠竹，在山巅再筑一小庵，

以之聚集统领两座山的风光与灵气，如此想象，既潇洒风流，又道出了人文建筑在自然山水中的妙用，人与自然的精神契合。

郦权另一类写景诗荒寒古淡，大概是他后期所作，所写景象多是断桥古道、瘦藤荒畦。元好问说郦权“作诗有笔力”（《中州集》卷四），并征引许多残篇佚句，如“断桥经坏屋，古道入崩山”（《圃田道中》）、“片月冷千嶂，败桥通两村”（《杂诗》）、“水近嘘寒气，星残曳白芒”（《赤水道中》）等等，几乎都是笔力冷健之类的作品。整篇的有《自鹤壁游善应洹山》。这类作品更能反映其个性，较多地寄托着他的感情，如前文所引的《竹林寺矮松》便是明证，再如《绮岫宫》（残篇）抒发其“独知穷已乐，众怒不汝恤。繁华忽灰烬，岁月空瓦砾”的人生感慨，这实际上是他虚无颓丧思想的直接流露。

“漫留诗句懒题名”的郦权，最终还是留下了他的诗名，因为只要有诗歌存在，不论他本人重视与否，后人自有公论。

【40. 赵秉文的文学批评】

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累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赵秉文不仅以诗歌创作著称，而且以文学批评名世。

向有“挺身颓波，为世砥柱”（元好问《闲闲公墓铭》）之誉的赵秉文，主要活动于蒙古崛起、金室衰微的历史时期。清人所谓“汴水南迁，边疆日蹙，龙蛇口洞，豺虎纵横，羈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伍绍棠《金文最跋》）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对于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学创作上重振风雅传统成为当务之急。早在金室南迁汴京的明昌、承安间，由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杨奂《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还山遗稿》卷上），浮艳尖新的文风随之而滋长。金室南渡以后，赵秉文以文坛盟主的身份承担了起衰救弊、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开始以高古之体变浮艳之风。赵秉文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位思想家，因而他的视野并



不局限于文学方面，其理论观点往往带有更大的涵盖性。比如他在论及质、华关系时即指出：“质胜华，则治之原也；华胜质，则乱之端也。国家之兴，未有不先实而趋于华；华之极，则为奢为僭，为奸为伪，则日趋于乱矣。”（《总论》）这显然并非单纯从文学的视角立论，其中在反思金朝统治者怎样合理兼收并蓄包括汉文化与女真文化在内的治国经邦经验时，无疑含有阐发文化社会功能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方民族、北方地区尚质务实的文化观。

正是从这样的思想认识出发，赵秉文不满于金代文坛“钩章棘句，骈四骊六”（《商水县学记》）的华靡雕琢之风，认为“今之士人以缀缉声律为学，趋时乾没为贤，能留心韩、欧者几人”（《答麻知几书》）。为了给金代文坛树立榜样，他一再推许以平淡自然著称的金代中期作家党怀英，在其《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中回顾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指出：“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于时赵黄山、王黄华俱以诗翰名世，至论得古人正脉者，犹以公为称首。”并进一步分析了党怀英作品的艺术特点：

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与先生之诗也。

在赵秉文看来，党怀英的作品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常能达到一种出神入化、天籁自鸣的妙境，从而同追奇逐险、斗靡夸多的不竞之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除了前辈作家，赵秉文对于后起之秀元好问也十分赏识。因为元好问南渡以后的诗歌创作促进和推动了金诗“以唐人为指归”（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的历史性转变，同赵秉文起衰救弊、革新诗风的努力不谋而合。从赵氏《游华山寄元裕之》所谓“君且为我挽回六龙辔，我亦为君倒却黄河流。终期汗漫游八表，乘风更觅元丹丘”的诗句，不难想象二人同气相求、共扶文运之微意。对于元好问南渡初期的《箕山》等诗，赵秉文曾盛赞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见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盖元氏此诗与唐代诗人杜甫写于安史之乱前夕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浩歌激烈一脉相通，反映了元氏早期作品干预生活的强烈意识；而且其纯净无

华、苍莽朴直的诗风对于金室南渡以前雕镌矫揉、模影剿窜的习气来说，则构成了猛烈的冲击和大胆的挑战，有廓清摧陷、弃旧图新之功。尽管元好问集金代文学大成的历史地位主要形成于赵秉文辞世以后，因而对于在元好问登上文坛不久，赵秉文即以理论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发现这颗新星时人远非都能理解，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元氏党人”（元好问《赵闲闲真赞》）之类的议论；但是在赵秉文谢世以前元好问即已声名大振，当时“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讽于道途”（见大德碑本《遗山先生墓铭》），则赵秉文在有生之年尚及以知人自慰吧。

与此同时，赵秉文对金代文坛受北宋江西派影响出现的作意出奇的创作倾向，多有批评誉议。比如他在教后学为诗文时，曾语重心长地提出：“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刘祁《归潜志》卷八）对自我标榜“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时人亦以“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李纯甫语，见赵秉文《答李天英书》）相夸的金代后期诗人李经，赵秉文于其“天才英逸，不假绳削”的成功之作“疾读数过，击节屡叹”；于其诡谲怪异、“殊不可晓”的可议之笔则以为“迄今（令）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答李天英书》）而于金室南渡以后曾经致力于文风变革的文学家李纯甫，因其成就主要在于古文方面，赵秉文对其雄奇简古、力避浅弱的散文创作还是颇为赏识的，时人也曾指出赵于“散文许李之纯（李纯甫字）”（刘祁《归潜志》卷八），赵氏在《答李天英书》中甚至还自称“经学及文章不及李之纯”。但是诗作显非李纯甫所长，特别是他在北宋黄庭坚等人影响下作诗“不出卢仝、李贺”而“止论词气才巧”（《归潜志》卷八），赵秉文对于这种倾向也颇有微词，认为：“之纯文字只一体，诗只一向去也。”（同上）就李纯甫现存诗作观之，赵秉文的看法并非吹毛求疵，无的放矢。李诗如《雪后》：“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又如《赤壁风月笛图》：“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可谓拔地倚天，想象奇特，有瑰诡险怪之风，审美价值应予肯定，“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而且我们知道，文艺的功能不是单一的，在这一领域需要给作家个人活动提供和保留广阔的空间；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其作品至少应该再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以独特的审美方式表达人民的心声，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这样才会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就金代诗坛而言，当时面对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威胁和社会矛盾的急剧变

化，在创作上迫切需要贴近生活，表现时代的脉搏。在那样一个“鼙鼓掀天”的动乱之秋，在所谓“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的严峻时刻，“老狐胆落”之类的抒写奇则奇矣，可惜同人民关注的热点不无距离。而当时不少诗人在忧患意识的感召下勇敢地跳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并以空前的力度表现了社稷的安危、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相比之下李纯甫诗作的时代气息则较为淡薄。究其原因，同作家在生活的挫折和打击面前采取逃避的态度，最后皈依佛门，以求得一己虚幻的解脱不无关系。对此虽然不宜求全责备诗人个人，时代和社会无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就诗人主观因素而言，不能不说存在着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一个艺术家在生活的挑战面前如果丧失了奋斗的勇气，沉浸于一己之私的荣辱进退而不能自拔，势必难以感受时代的脉搏，体察人民的情绪。而创作主体一旦削弱了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纵使有过人的天赋和非凡的才气，其艺术活动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李纯甫在金代后期虽然名噪一时，同赵秉文一起有“李、赵风流两谪仙”（杨弘道〔鹧鸪天〕）的美称，但是其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成就不仅远远逊于后起之秀元好问，也大大不及同时诗人赵秉文，就不奇怪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指出：诗人写诗“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认为“举世闻名的荷马和提尔泰俄斯的诗歌激发了人们的雄心奔赴战场”，还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著名观点。这些看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评价李纯甫的创作。至于赵秉文就李纯甫所提出的批评，虽然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也不代表他对李纯甫的全面估价，却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出发点。

赵秉文的文学批评，对于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1. 杨云翼“视千古而无愧”】

杨云翼（1172—1228年）在金末声名很大，地位很高，这主要得力于他多方面的才能。当时他就被视为“通才”。

政治上，杨云翼官运亨通，仕途显赫，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考中经义进士第一名，后又考中词赋进士，历任太学博士、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要职，晚年拜相呼声很高，只因患风疾，腿脚不便，未能入相。为政干练，处事周详，在许多重大事件方面，能从大局出发，将自己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敢于明辨是非，多有建树。如宣宗贞祐年间，金朝连年南伐宋朝，伤亡惨重，朝廷上下自进士至宰相，对其他事情都能说三道四，唯独对南伐之事，避而不谈，因为一旦反对南伐，要么被说成是送土地给南宋，要么被说成是私通宋国，此等嫌疑，非同小可，谁能不怕？只有杨云翼挺身而出，上疏朝廷，力言“宋不可伐”。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伐宋的真实用心，不是贪求其土地，而是害怕“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然后分析即使南伐获胜也不能阻止招致南宋的反攻，不能实现南伐的目的，更何况今非昔比，没有必胜的把握，倘若失败，后果更不堪设想。可惜杨云翼这番精辟的见解未能让宣宗回心转意，宣宗仍然派遣时全南伐，结果不幸被杨云翼言中，时全几乎全军覆灭。这下子宣宗后悔不迭，一面斥责那些主战派的将领，一面自觉丢脸，不好意思起来：“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金史·杨云翼传》）

学问上，杨云翼于三教九流，无不通晓，上至正统儒家经传，下至天文历法、医药算术，都能名家。他兼任了二十多年的提点司天台的职务，这决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虚衔，而是名副其实的天文专家。有史实表明，当时某些专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一语道破症结。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夏秋间，在修筑京师子城时，很多人生病，他能亲自为人治病。算术方面，他著有《句股机要》一书。他更有一手好文章，当时与赵秉文齐名，是金末的文坛领袖。

为人方面，杨云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一旦定交，就不为生死祸福所动摇。加上他执掌贡举三十年，门生半天下，所以，颇得人缘，深得时人的好评。元好问盛赞其“才量之充实，道念之醇正，政术之简裁，言论之详尽”，“视千古而无愧”（《遗山集》卷十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还说他是“终始无玷缺”的“完人”（《中州集》卷八）。时人赵思文也极称他“海内文章选，人中道德师”（《吊同年杨礼部之美》）。

但是，元好问等人所说的“文章”，主要是指那些高文大册，而不是诗文创作。杨云翼的文学成就，远不及其政功和学问，在金代他只是个较普通的诗人，“视千古而无愧”主要指其政绩而言。在他的诗歌中，他的那首赠赵秉文



使夏的诗歌曾流传一时，为他赢得了不小的诗名。

金哀宗正大年间，蒙古人侵夏国，传闻夏国国王忧惧而死，需要另立新主。金朝要派人去夏国，代表朝廷册封新主，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美差，因为夏国国主肯定要厚赠使者。翰林学士赵秉文德高望重，荣膺此任。赵秉文向来清贫，朝中大臣们一致认为，赵秉文此行将大发其财，一举暴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等他快到夏国边界的时候，朝廷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再册封夏国的君主，准备派驿卒飞马将赵秉文追回。这样一来，赵秉文那眼看就要到手的鸭子飞了。在驿卒出发之前，身为礼部尚书的杨云翼召来驿卒，交给他厚厚一封书信。这封信封印严密，封了一层又一层，杨云翼还特意嘱咐驿卒，一定要交给赵秉文本人，由他亲自拆开。

驿卒追上赵秉文，先交上省部的符印，要他回朝，然后告诉他，还有一封礼部密封的书信。赵秉文非常惊讶疑惑，因为此事与礼部无甚关系，礼部如此郑重其事，究竟为什么？赵秉文满腹狐疑地拆开书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杨云翼的一首诗歌：

中朝人物翰林才，金节煌煌使夏台。
马上逢人唾珠玉，笔头到处洒琼瑰。
三封书贷扬州命，半夜碑轰荐福雷。
自古书生多薄命，满头风雪却回来。

赵秉文读后，不禁抚掌大笑。诗歌前四句，是着力想象赵秉文出使夏国的风光自得，说他是朝中资深的翰林学士，杰出的人才，带着金国的使节，充当荣耀的使者。一路畅快，赋诗作文，挥毫泼墨，充分展示其诗人和书法家的才华。这种得意，有对此次出使夏国的厚望。但后四句急转而下，写其美梦化为泡影，其中绝妙的是“三封书贷扬州命，半夜碑轰荐福雷”两句所用的典故。

据说，范仲淹在鄱阳做官时，有一位书生送些诗作给他看，诗歌写得很不错，范仲淹夸奖一番，而这位书生向范仲淹诉苦，说他很穷，平生从来没有吃饱过，并声称他是天下最饿的诗人。诗歌不能当饭吃，写得再好，又有何用？听了这番诉说，范仲淹不禁为之动容。如此有才的诗人，竟然如此可怜，怎不令他大动恻隐之心！范仲淹决定帮助他彻底解决贫困及饥饿问题。当时，社会上非常盛行欧阳询的书法，而在鄱阳境内就有欧阳询手书的《荐福碑》，每幅

拓本都价值千钱，范仲淹打算为他打制上千幅拓本，让他到京城出卖。所需纸墨全部准备停当，不料，就在这紧要关头，这天夜晚，一声霹雳击碎了《荐福碑》，也击碎了这位书生的顿顿饱食梦。当时人们因此编了句顺口溜，说“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将书生的穷命与骑鹤下扬州的富贵命相对比，加以调侃。苏轼也借此嘲笑穷酸文人，“一夕雷轰荐福碑”。

杨云翼借这个典故调侃赵秉文，是说他的这封信唤走了赵秉文的富贵命，原以为能使他富足起来的荐福碑突然倒了，不存在了。自古以来书生就是穷命，你赵秉文也不能例外，本以为能有一大笔外快，结果还是两手空空、一头白发地回来了。这种善意的调侃，既肯定了赵秉文的才华，又捅破了赵秉文的心理期待以及落空以后的失望之情；既有理解，又有劝慰；既形象，又幽默，所以“朝野喧传，以为笑谈”（《归潜志》卷九）。

杨云翼其他诗歌比较平常，写得工炼平稳，特色不够鲜明。自称为“门下士”的元好问，在杨云翼的墓碑中对他推崇备至，唯独对其诗歌不加评论，想必是为他藏拙吧！

【42. “官止五品”的刘昂】

金代有两位诗人叫刘昂，“官止五品”的刘昂字之昂，兴州人，还有一位时代稍后、成就略低的刘昂，人称小刘昂，字次霄。此处所谈专指前者。

刘昂出生于科举世家，在他以前，他家祖宗已连续七世考中科名。他生来聪颖超人，秉承家族传统，不仅保持不败，轻而易举掌握了科举考试的规律，一举摘取科举桂冠，考中了大定十九年（1179年）的进士，而且还能锦上添花，他所作的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特别适合科举考试，被许多举子们所效法，被称为“场屋捷法”（《中州集》卷四）。这更加扩大了他的家族声名。对他这种人来说，科举考试不过是个雕虫小技而已。

当然，刘昂不止是个考试专家，否则他只能是编纂考试指南、辅导考生的教师爷，不可能留名后世。他有着多方面的杰出才能。在令人羡慕的年龄，就



步入仕途，先担任尚书省令史这一职务，三十三岁那年任满后，升任平凉路转运副使，似乎前途无量，人们也普遍看好他，认为他很快就能平步青云，坐上卿相的宝座。唯有一位相命的术士，别具只眼，断言他这一生“官止五品”。此时，刘昂正春风得意，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视术士此语为一派胡言，根本不相信。不久，他母亲去世，他回家守孝，服孝期满，就被一些当权者所忌恨压制，未能受到重用，在官场上原地踏步，一下子徘徊了十多年时间。这严重消磨了他的意志和信心，他在洛阳安下家来，情绪低沉，打算就这样了此一生。

金章宗泰和初年，有人向章宗推荐刘昂，称赞其才能，章宗将他召回京城，先让他担任五品官阶的国子司业，后将他调至尚书省，担任左司郎中。虽然还是五品官，但职权大得多，升迁的机会多得多，这一调动本身就意味着朝廷将要委以重用。于是，他再次涌动从政热情和高度自信。但是，好景不长。泰和八年（1208年），审察院掌书大中和参知政事贾铉泄露朝廷用人机密，被人举报揭发，刘昂不幸受牵连。章宗盛怒之下，严惩当事人，贾铉贬为济南知府，刘昂贬为上京留守判官。上京僻处东北金源内地，路途遥远，环境恶劣，刘昂万万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挫折。这时，他回想起术士的话，他不能不相信在冥冥之外，还有一命运的主宰，不能不相信自己“官止五品”的命。他绝望了，这一生再也不可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心情压抑地上路，加上旅途劳顿，最终倒在了去上京任所的路上，印证了术士的预言。

刘昂的确是个怀才不遇的诗人，但他在诗中没有重弹怀才不遇的老调，很少直接写怀才不遇的感慨和牢骚，而是通过比兴象征等手法，将自己的感慨暗含其中，在诗中流露出北方诗人比较少见的才情与风韵。元好问说他“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中州集》卷四），主要就是这个意思。他赠给女诗人张秦娥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特点。

张秦娥是一才女，擅长小诗，她的《远山》诗是一首上乘佳作：“秋水一抹碧，残霞几缕红。水穷霞尽处，隐隐两三峰。”以一泓碧水与几缕残霞相映衬，构图简洁，色彩鲜明，接上“水穷霞尽处，隐隐两三峰”两句，隐约的山峰，加强了画面的层次感，使诗歌具有不尽的意味。后来，这位才女沦落了，渐渐不为人知。刘昂特意赠给她两首七绝：

远山句好画难成，柳眼才多总是情。

今日衰颜人不识，倚炉空听煮茶声。

二顷山田半欲荒，子孙零落一身孤。

寒窗昨夜萧萧雨，红日花梢入梦无？

第一首以才貌出众的过去与衰老凄清的现状作对比，写出了张秦娥的身世之感，寄寓了作者的赞赏、理解和同情。第二首侧重写其晚年的零落孤单，从“寒窗昨夜萧萧雨”这样既赋又比的景况中，转入对昨夜梦境的推测，“红日花梢”这种青春丽景象征其青春年华，以虚写实，以昔衬今，突出了今昔盛衰之感，也同样寄寓了同情和惋惜，因而引起了张秦娥的共鸣。张秦娥读过这两首赠诗后，为之伤心泪下。刘昂这两首诗之所以能打动张秦娥，当然出于他对张的理解和尊重，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寄寓了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刘昂过去仕途是多么的春风得意，而如今坎坷沉沦，埋没风尘，与张秦娥的身世何其相似！

当时有个名叫李仲坦的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未及开榜就去世了，开榜时，居然榜上有名，而且还受到特殊的恩赐。刘昂有感于斯，作《吊李仲坦》诗：

文章巧与世相违，身后新恩事已非。

不及萋萋原上草，一番春雨绿如衣。

诗歌妙处不在于重复人死万事全空的道理，而在于将身后新恩官位等人间的荣誉与本来毫不相干的坟上春草相比较，自然得出前者不如后者这样出人意料令人深思的结论，其中可能隐藏着他自己的功名幻灭感。

他的离别诗也能保持较远的距离，仿佛超出凡俗，但实际上反而揭示了人生的普遍现象，也能令人回味无穷。如《都门观别》：“买酒消闲愁，剪刀剪流水。闲愁不可消，流水无穷已。悠悠窗下断肠波，总是行人堕泪多。门外马嘶思远道，小口犹唱渭城歌。歌声未断征鞍发，望断垂杨人影灭。斜阳照影却归来，两地相望今夜月。阅人多矣主人翁，离别都归一笑中。陌上行人终不悟，年年杨柳怨春风。”诗歌的前半部分写愁肠欲断的离别，缠绵婉转，最后四句突然一转，写自己饱经沧桑，对这种伤心的离别付诸一笑。这种超然内含作者比常人更多更深沉的人生感慨，所以读来意味深长。



【43. 投笔从戎的文人刘中】

刘中（字正夫）是金章宗时期的杰出文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曾经显赫一时。

据说，他为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州集》卷四引《屏山故人外传》），大概是位很有个性很有趣的人物。明昌五年（1194年），他考中经义、词赋双料进士，想必是位考试能手。在文学创作方面，对各种体裁也很在行。他的诗歌“清便可喜”，赋深得楚辞句法；最拿手的古文，自成一家，大受时人称道，以为“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因而很多人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写作古文，一致尊他为刘先生。可惜他的赋和古文全部失传。他没有辜负时人的尊敬和弟子们的期望，还是一位名师，培养出了几位高中榜第、扬名天下的弟子。王若虚、高法飏、张履、张云卿等人都出自他门下，取得科名，各有成就。应该说，他是位成功的文人，但他最终投笔从戎，写下了他一生最不平凡的篇章。

直接促使他从军的是金章宗泰和年间的南征。金泰和六年（1205年），南宋权臣韩侂胄率先撕毁金、宋绍兴和议，发动北伐，打破了四十多年的和平岁月。这次战争于宋是收复失地，但是于金则是侵略挑衅，激起金国上下特别是女真统治集团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豪情壮志。只要看一下“小刘昂”（字次霄）此时所作的〔上平西〕词，就能看出当时部分金国文人的心态：

蛰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波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

刘昂（字次霄）对南宋的兵力极端蔑视，视之为不堪一击的蛭锋、螳臂，对金兵的实力以及初战告捷无比自豪，对战争的前途信心百倍。全词豪放飞动，激情澎湃，有气吞环宇、踏平南宋、不可一世之势，体现了某些金国文人强烈的爱金热情。这种气魄与豪情决不亚于南宋爱国词，只是人们常被众多南宋爱国词所吸引，常常立足于南宋，作所谓的“正统观”，忽视了北方文人的这种感情，显然这是只见其一，不知其二。刘中正是出于这种感情，才毅然弃文从军，报效国家。据载，他随军南伐过程中，积极为主帅出谋划策，常常参与军事秘密的制定和实施，深得主帅的倚重。当然，他发挥了文学特长，包揽所在军队各种军事文书的撰写，上自机密公文、战斗檄文，下至街头告示，一般通知。毫无疑问，他的文采一定能鼓舞人心，为泰和南征增色壮威。只是刘中的大手笔，在现存的文献中已无法辨别，直接署刘中之名的文章一篇也没有。

泰和南征中，刘中很明显立下了军功。回朝后，被提拔为右司都事，将委以重用，但命运不佳，不久刘中便去世，文武全才的他最终未能尽其才。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人，刘中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有一部未能刊行的文集藏之于家。周昂曾评价刘中与王若虚、李纯甫三人的文章，说刘文“可敬”，王文“可爱”，李文“可畏”，三人都是“人豪”（《中州集》卷四）。但至金末为他作传的李纯甫就说，他的文字全部散失不传。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两首诗歌。一首为金国宗室、丞相完颜守贞所作。完颜守贞号冷岩，被公认为女真族宰相中最贤能的宰相，为人正直，敢于直言是非，喜欢结交汉族士人，提携帮助过一些汉族士人，能得汉族士人之心。明昌六年（1195年），他因为直言被贬，出守东京（今辽宁辽阳），回到家乡一带，周昂作《冷岩行赋冷岩相公所居》，来歌颂其德行。刘中的《冷岩公柳溪》可能也作于此前后：

斗印轻抛系肘金，故园风物动归心。

柳含烟翠丝千尺，水写天容玉一寻。

山色只于闲里好，风波不似向来深。

人间桃李栽培满，换得溪南十亩阴。

首联写他弃官回乡，不说被贬官，仿佛他是为家乡风物所动，主动抛开斗印，这就显得潇洒许多。颌联承接前句，写“故园风物”，也是点题，突出柳树、



溪水如何优美。颈联想象完颜守贞退官后摆脱是非，更能领略山水风光的妙处。尾联呼应首联，写其归隐。“人间桃李栽培满”，他曾援引提拔过许多文人，栽培了不少弟子，这是他的功绩，如今，离开朝廷，“换得溪南十亩阴”，以“换”字巧妙转换，将桃李与柳阴相对应，写出了他功成身退的超然自得。全诗不用一个典故，写景与比兴相结合，节奏明快，别具韵味。另一首诗题为《龙门石佛》：

凿破苍崖已失真，又添行客眼中尘。

请君看取他山石，不费工夫总法身。

这是观看凿山造佛的即兴之作。龙门石佛，雕凿不易，在他看来，凿破青山来雕凿石佛，不仅不符合佛的真谛，而且还会适得其反，会迷惑信徒们的眼睛，看不清世界的真实面目，认为龙门石佛不如其他地方，其他地方不费工夫就能造就法身。他的这种奇特观点是对世俗造佛运动以及对佛教信仰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是不彻底的。他毕竟不是无神论者。

【44. “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的李纯甫】

李纯甫是金室南渡以后的金代后期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曾经有力地影响了一代文风。金末的刘祁指出：“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归潜志》卷八）赵闲闲即赵秉文，李屏山即李纯甫。其中赵秉文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诗歌方面，李纯甫的文学成就则主要在于散文方面，可惜李纯甫之文今存不多，其现存作品以诗歌为主。

李纯甫（1177—1223年），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祖父名安上，曾在西京考取状元；父亲名采，卒于益都府治中任上。李纯甫逾冠登承安二年（1197年）进士第，于是声名大震。他自幼颖悟异常，年少自负其才，说功名俯拾可得，曾作《矮柏赋》见意，以诸葛亮、王猛自

期。所撰《自赞》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蚊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反映了其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纯甫本有经世之志，金廷泰和年间（1201—1208年）南征时，两度上疏预测胜负，金章宗将奏章内容送往军中，后多如其所料。纯甫又曾以小官上万言书议论时政，当权者以迂阔为名不加理睬。中年以后，李纯甫以为壮志难酬，更加纵酒自放，无意仕进。整日与禅僧、士子为伍，以文酒为事，脱衣露体，吟咏啸歌，不受礼法约束。人有以饮酒相招，不择贵贱必往，往则必醉。沉醉之中不废著书，嘻笑怒骂，皆成文理。每酒酣耳热时，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无人能够与其抗衡，人以“中州豪杰”相称。晚年喜佛，力探奥义，受到儒士的激烈反对。

李纯甫的散文师法《庄子》、《列子》、《左传》和《战国策》，文风雄奇简古，在元代颇为著称。比如元代后期主盟文坛的赵秉文，在其《答麻知几书》中，即说自己“经学与文章不及李之纯（纯甫）”（《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九），对此我们从当时的有关著作中还可得到印证。如刘祁在《归潜志》卷八谈到赵秉文的时候，即说赵秉文“散文许李之纯”。但是由于李纯甫的散文传世绝少，因而很难窥其全豹。其现存少数篇什主要针对宗教、学术而发，如作于兴定六年（1222年）的《重修面壁庵记》称：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业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吾佛大慈，皆如实语，发精微之义于明白处，索玄妙之理于委曲中。学士大夫犹畏其高而疑其深，诬为怪诞，诟为邪淫，惜哉！尤宫海藏，琅函贝叶，无虑数千万言，顷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且数百年老师宿德，又各执其所见，裂于宗乘，汨于义疏，吾佛之意扫地矣，悲夫。

其中论说儒、佛异同和自己由儒入佛的经历，肯定佛学高于儒学的地位，对于儒士贬斥佛学的言论深表惋惜。《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所引李纯甫为刘汲



《西岩集》所作序言，则是论诗之文。文称：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唯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

其中言为心声和诗为文变的提法，文无定体和唯意所适的观念，是李纯甫理论主张的伟识和卓见。就中虽然包含着传统诗教的影响，但是“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诸语，反映了诗人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

李纯甫的诗歌作品今存二十九首，虽然他主要不以诗鸣世，这些篇什却具有鲜明的个性，大多奇崛险怪，瑰丽多姿，代表了其文学成就的一个侧面。如《送李经》：

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
怒如怪兽拔古松，老我不敢婴其锋。
更着短周时缓颊，智囊无底眼如月。
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
勍敌相扼已铮铮，二豪同军又连衡。
屏山真欲把降旌，不意人间有阿经。
阿经瑰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
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
纵饮高歌燕市中，相见一笑生春风。
人憎鬼妒愁天公，径夺吾弟还辽东。
短周醉别默无语，髯张亦作冲冠怒。
阿经老泪和秋雨，只有屏山拔剑舞。
拔剑舞，击剑歌，人非麋鹿将如何。
秋天万里一明月，西风吹梦飞关河。
此心耿耿轩辕镜，底用儿女肩相摩。
有智无智三十里，眉睫之间见吾弟。

这是送李经（天英）下第还辽东之作。当时金代诗人赵秉文《答李天英书》也有“天英失意东归”之句，周昂《送李天英下第》诗则称“不须寂寞恨东归，洗眼三年看一飞”。关于李经其人，《归潜志》卷二曾有介绍：“李经天英，锦州人，少有异才。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称诸公间，由是名大震。字画亦绝人。再举不第，拂衣归。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此诗虽然以诙谐的口吻出之，但是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诗中并咏的“髯张”（张伯玉）、“短周”（周晦之）二人，也为金代奇士。诗中分别形容和状写三人的“怒如怪兽拔古松”、“斫头不屈面如铁”和“阿经瑰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诸句，既为三人人格的独特写照，也是此诗风格的最好载体。另外《雪后》、《赤壁风月笛图》等，也都想象奇特，颇有卢仝、李贺气象。如《雪后》：

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
 黄云幂幂翳晴空，屋头唧唧鸣寒虫。
 天符夜下扶桑宫，玄冥震怒鞭鱼龙。
 鱼龙飞出沧海底，咄嗟如律愁神工。
 急射北斗卷云汉，凌澌卷入天瓢中。
 椎瑋碎壁纷破碎，六华剪出寒玲珑。
 翩翻作穗大如手，千奇万巧难形容。
 恍如堕我银沙界，清光缟夜寒臃肿。
 肝肠作祟耿无寐，试把往事闲追穷。
 男儿生须衔枚卷甲臂雕弓，径投虎穴策奇功。
 不然羊羔酒涨玻璃钟，侍儿醉脸潮春红。
 谁能蹇驴驼着灞陵东，骨相酸寒愁煞侬。
 屏山正吐黄虺气，笑倒坐间亡是公。

此诗题为《雪后》，其中“恍如堕我银沙界，清光缟夜寒臃肿”等句确乎乃是诗人置身雪原的真实写照；但是从整体上看，特别是诗中的“天符夜下扶桑宫，玄冥震怒鞭鱼龙”、“急射北斗卷云汉，凌澌卷入天瓢中”等句，主要是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意象的奇特和色彩的瑰丽令人瞩目；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其中似也难以尽免虚荒诞幻、词意晦涩之弊。这一类作品，多以古体为之。诗人另外还有少量近体诗，与上述诗作则有所不同。如《赠高仲常》：

借问高书记，南征又北征，
从军元自乐，游子若为情。
笔下三千牍，胸中百万兵，
伤弓良小怯，弹铗竟何成。
惨淡风尘际，悲凉鼓角声。
别家四十日，并塞两三程。
斗绝牛皮岭，荒寒燕赐城。
吟边白鸟没，醉里暮云横。
感慨悲王粲，颠狂笑祢衡。
虎贲多将种，底用两书生。

这是一首七言排律，区别于前引诗作的特点是，诗中侧重于运用写实手法，与奇特怪异的风格大异其趣。诗题中的“高仲常”，指金代诗人高宪，他曾经仕为博州防御判官，掌管通检推排簿记。《中州集》卷五小传称：“宪字仲常，辽东人”，为“黄华（王庭筠）之甥，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天资颖悟，博学强记，在太学中诸人莫敢与抗。泰和三年（1203年）乙科登第。自言与世味澹无所好，唯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屏山故人外传》说仲常年未三十，作诗已千首，释褐博州防御判官；辽阳破，没于兵间”。诗中对于高宪的文武之才备加推崇，“笔下三千牍，胸中百万兵”、“感慨悲王粲，颠狂笑祢衡”诸句，推许赞扬之意溢于言表。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中十分欣赏这篇诗作：“排律如……李之纯《赠高仲常》，亦颇有格。”

李纯甫的词作，仅存〔水龙吟〕一首：

几番冷笑三闾，算来枉向江心堕。和光混俗，随机达变，有何不可。清浊从他，醉醒由己，分明识破。待用时即进，舍时便退，虽无

福，亦无祸。你试回头觑我，怕不待峥嵘则个。功名半纸，风波千丈，图个什么。云栈扬鞭，海涛摇棹，争如闲坐。但尊中有酒，心头无事，葫芦提过。

此词当为李纯甫中年以后的作品。其时作家备尝仕途艰险、人生坎坷，因而作品充满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消极情调。这是愤世嫉俗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代表了作家中年以后的思想倾向和处世态度。刘祁在金亡以后曾经指出：“国家养育人才，当如养木。彼梗楠豫章之材，封殖之，护持之，任其成长，一旦可以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啖之，斧斤伐之，则将憔悴惨淡无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云之势邪！……余先君（按指刘从益）尝为言，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唯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挫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呜呼！自非坚刚不拔之志，超世绝伦之人，其遇忧患、遭废绌而不变易者，鲜矣哉！”（《归潜志》卷十二）这是我们理解〔水龙吟〕这篇词作最好的根据。

【45. 敦庞一古儒，风采自名臣】

萧贡（1162—1223年）是金代中后期与汉代萧何、金初蔡珪并称的显要官员和著名文人，其文采风流，映照一时。

萧贡少年得志，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正值弱冠之龄，就考中进士，而且还有“名进士”（《归潜志》卷四）之美誉。仕途更是一帆风顺。在担任镇戎州判官、泾阳令、泾州观察推官之后，被召入京城，任命为尚书省令史。按照惯例，先要试用两月，然后根据情况再决定是否正式录用。而萧贡试用没有几天，就受到其上司的一致赏识和高度评价，便直接进入尚书省这个大衙门。上司发现他能力极强，不到四五个月时间，将他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提刑司又上疏表彰他在泾州观察推官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是，他又升为北京转运副使。他的春风得意还不止这些，在其杰出的吏治才能之外，左丞相董师



中、右丞相杨伯通举荐他的文学才华，因此，他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真是一顺百顺。

父亲去世，他回家尽孝，一度离开官场，但这也未能中断他如日中天的官运，很快又步步高升，再度辉煌，他被调任右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金章宗泰和年间，他主持修撰《泰和律令》，体现出他在法律方面的过人天赋。他所撰的每条每款，都委曲周详，特别切合金章宗的心意，赢得章宗的大力褒扬和赞叹。金章宗曾得意地宣布：“汉有萧相国，我有萧贡，刑狱吾不忧矣。”（《中州集》卷五）。出自皇帝之口，将他喻之为汉代名相萧何，这是何等的荣耀！萧贡还倡议建立法律辩护制度，对那些已经定罪的犯人，允许其亲属申辩，以减少冤假错案，此举得到朝廷的同意，深得人心。法律上的这些建树，使得他很快又坐上刑部侍郎的交椅。在向皇帝谢恩时，他特意表态说：“臣愿因是官广陛下好生之德。”引得龙颜大悦。随后，萧贡果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因其政绩卓著，连连高升，历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使、御史中丞等职，最终以户部尚书的身份退休。一生虽有两次小小的过失，但因为他的地位和成就，都被忽略不计，免于追究。

与其显赫的官运一起引人注目的，还有他那超乎寻常的博学多才。据说，他特别“好学，读书至老不倦”（《金史·萧贡传》），著有《注史记》一百卷、《公论》二十卷、《五声姓谱》五卷、《文集》十卷等多种著作。在大红大紫的仕途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能有这么多的著述，相当不容易，不仅体现出令人钦佩的学识毅力，而且还表明他不只是一个达官显宦，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很有学养和成就的大文人。正因为有此二者，几十年后，元好问将他与蔡珪、完颜口等人并列，曾深情地追忆青年时期对他的景仰之情，说他的“名德雅望，朝臣无出其右”，说他是“敦庞一古儒，风采自名臣”（《萧斋并引》）。这两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一生中两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他的定评。但是，时间无情，与萧贡的政绩一样，他的“古儒”形象已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么多的著作，竟无一部传世，其学问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了。刘祁说他数万字的《公论》，“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归潜志》卷四），当非虚语。

在萧贡的一生中，“古儒”、“名臣”的身份之外，作家或者诗人的头衔，大概只能算是他的第三职业，不是他的主要成就所在。也许因为这一点，极为推崇他的元好问没有正面评价其诗文。看来，他的文学家的牌子远不如前两者响亮。

他的文章现仅存一篇《京兆府泾阳县重修北极宫碑》，写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任泾阳县令期间。该文先略考北极宫之由来，识见宏通可信，可见出他博学善辨的功夫。接着记叙道士李居实修缮之功及求记之请，趁机辨明金石碑传之类不足恃，不足以传之久远。行文老练流畅，以见解取胜，不以文采见长，这也许是他文章的特点之一。

他的诗歌全赖元好问《中州集》，得以保存了三十二首。毕竟是有涵养的文人，萧贡在现存的诗中从未流露官场轻狂得意之态。倒是不时表现在仕途奔波中的见闻及感慨。他作为上级长官，经常往返各地，督查部属，途中写出了“一年乐事能多少，强半光阴马上消”（《按部道中》）的诗句，流露出时光流逝的惆怅。这一点在他的《中秋对月》诗中更为明显：

去年中秋客神京，露坐举杯邀月明。
今年还对去年月，北风黄草辽西城。
年年月色长清好，只有悲秋人易老。
儿童不解忆长安，歌舞团围绕翁媪。
人生宦游真可怜，不知何处度明年。
预愁老罢废诗酒，负此冰玉秋婵娟。
我生万事随缘耳，居亦无忧行亦喜。
君不见杜子闾中只独看，鄜州寂寞千山里。

这里，诗人的着眼点实际上不是个人一己之荣辱得失，不是自己的思乡怀人之情，而是着眼于人生的一般特征，对人生所产生的思考。所以，他没有像杜甫那样具体描写望月思人，而是抒发人生漂泊不定的感伤。由于他仕途顺达，决定了他的这种感伤不会有什么深重的内容。“我生万事随缘耳，居亦无忧行亦喜”的超然自得，与苏轼等人历尽穷通得失的感悟似是而非，它是建立在人生得意基础之上的，有自我满足的心理背景。

当然，萧贡在宦游途中也像其他诗人一样，写下一些写景诗。如《灵石县》写当地（今山西灵石）风光，其中“涧近云长润，山高日易沉”两句体现出作者细致的观察功夫和出色的表达能力。《日观峰》描写泰山日出，“半夜东风搅邓林，三山银阙杳沉沉。洪波万里兼天涌，一点金乌出海心”，也是一篇佳作。



萧贡还有一首戏作，题为《杨侯画晋公临江赏梅，乐天与鸟窠禅师泛舟谈玄，不顾而去，戏为一绝，以代晋公招乐天同饮云》，写得较为风趣：

明妆冷蕊两清新，面颊浮光数爵频。

投拭风前寒鼻液，快来同醉雪中春。

首句写梅花，次句写对梅饮酒，第三句劝白居易，其情其景因不雅观而前人很少入诗，可是一旦写进诗歌，便显得生动有趣，结句“同醉雪中春”，很美，很有诗意，与第三句恰成对照，增加了这首诗的幽默感。

此外，萧贡对金代文学的发展有过准确的概括，提出了“国朝文派”这一概念。他认为，金初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自宋入金的文人虽然都是“豪杰之士”，卓有成就，但都是“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国朝文派应该以蔡松年之子蔡珪为“正传之宗”，党怀英、赵秉文等人代表（见《中州集》卷一）。此论强调的是金国文学不同于宋国的特征，得到元好问等人的赞成。

【46. 辽东名士庞铸】

庞铸字才卿，号默翁，辽东人，一说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据《晚秋登城楼二首》中“天东归兴满，不为忆莼羹”的思乡之情，他应该是辽东人。时人史学《默翁溪山横幅》形容庞铸是“五云雏凤下辽天”，也可作为辽东人的佐证。他出身显贵，明昌五年（1194年）进士，刘祁说他“少擢第，仕有能声”（《归潜志》卷四），大概是少年得志之人。金国迁都汴京之后，先后担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因出游女真贵戚人家，被出守东平（今山东东平），晚年任京兆路转运使。他的官运虽算不上多显赫，但他多才多艺，博学能文，工书善画，以此赢得“名士”之称。元好问说他的“风流文采，为时辈所推”（《中州集》卷四），刘祁说他“蔼然为一时名士”（《归潜志》卷四）。史学的

《默翁溪山横幅》更将之视为天上的仙人，“五云雏凤下辽天，来作金鸾翰墨仙”；并对他极为怀念，“短草疏林秋一幅，典刑人物记当年”。

作为一名书画家，他的题写书画的诗作格外引人注目，在现存二十首诗中，多达七首，其中为田琢（字器之）所画的《燕子图》及题诗《田器之燕子图》最为著名，赵秉文、杨云翼、李献能、元好问等十多人纷纷为之赋诗。

田琢与庞铸同一年考中进士，两年后（1196年），他投笔从戎，去了塞外战场。这年春末，突然飞来两只燕子，在他的屋梁上筑巢安家，给荒漠带来几分春意，给田琢带来几分喜悦。但当地百姓从未见过来自南方的春燕，一再要捕杀它们，田琢多方保护，终于使它们免遭不幸。他像对待客人似的，殷勤地照料它们，在它们早出晚归时，他都打开门户，接送它们。燕子似乎也心领神会，以其轻盈的舞姿和悦耳的歌声，与田琢形成一种默契。双方感情渐渐深厚起来。有一天，这两只燕子忽然飞上了田琢的座位，毫无畏惧，大大方方地交谈了好一会，像是对田琢在说些什么。这时，田琢才想起来，明天就是秋社（在秋分前后），天气已经寒冷，燕子就要回南方了，现在肯定是在向我诉说离情别意。燕子有情，田琢当然不会无动于衷，遂作诗一首，赠给燕子。诗云：

几年塞外历岿危，谁谓乌衣亦此飞。
朝向芦陂知有为，暮投第舍重相依。
君怜我处频迎语，我意君时不掩扉。
明日西风悲鼓角，君应先去我何归。

前几句叙述他与燕子在塞外的这场交往及相知相得之情，结尾两句是感慨自己不如燕子，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去。写好后，田琢用小字抄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制成一蜡丸，系在燕子的脚上，为燕子送行。

第二年四月，田琢也自塞外回来了。八年后，也就是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田琢调任潞州（今山西长治）观察判官。四月十二日，他偶然来到公廨中的含翠堂，不一会儿，飞来两只燕子，一只落在屋檐和窗户间，另一只飞上砚屏，一唱一和，叫个不停。田琢仔细一看，居然在燕子的脚上发现一个蜡丸。他断定，一定是当年在塞外相遇的那两只燕子，一定是来看望他的。田琢为之感动不已，燕子如此重情，这么多年来，相隔那么遥远，它们还有灵

性，还记得他，来看望他，怎不令他动情？为此，他特意请庞铸画了幅《燕子图》，庞铸也为之感动，作过《燕子图》之后，又作了首很长的《田器之燕子图》诗歌。诗中铺叙这段奇闻，结尾是从中获得的启示，联想到人世的交情：“天生万物禽最微，固耶偶耶吾不知。古道益远交情醅，朝恩暮怨云迁移。当时握手悲别离，一旦富贵弃如遗。闻予燕歌应自疑，慎无示之嗔我讥。”

这件事很快传开，成为一时佳话，当时的一流诗人都出手题诗，尽管它有些荒诞不经，未必可靠，但是人们还是宁愿信其真，相信鸟通人性，相信人鸟之间能有美好因缘、美好感情，就像传说中的人鸥之盟一样。这个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几十年后，又出了新篇。田器之的《燕子图诗》与许多其他诗歌及文献一样，在金末战火中失传，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七月，元好问意外地获得了此诗手稿，此时恰好遇上田器之的儿子田仲新，《燕子图诗》遂能物归原主。如此巧合，更增加了故事的传奇性，不得不令人怀疑小小燕子真有神物护持。七年后，元好问题诗，还说“休惊燕子诗留在，化鹤归来未可知”（《益都宣抚田器之燕子诗传本……》）。

庞铸的题画诗，就名声而言，《田器之燕子图》可能是较大的；但如果就质量而言，当首推《雪谷晓装图》。该图出自金代著名画家杨邦基之手。杨邦基字德茂，号息轩，天眷二年（1139年）进士，仕至秘书监、礼部尚书，他的画在当时与北宋画家李公麟齐名。《金史》卷九十有传。《雪谷晓装图》是他的名画。赵秉文等人都有题诗。庞铸的题诗非常出色：

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后山同一云。
天公谈笑玉雪喷，散为花蕊白纷纷。
诗翁瘦马之何许，忍冻吟诗太清古。
老奴寒缩私自语，作奴莫比诗奴苦。
木僵石老鸟不飞，山路益深诗益奇。
老奴忍笑怜翁痴，不知嗜好乃尔为。
杨侯胸中富丘壑，醉里笔端驱雪落。
因何不把此诗翁，画向草堂深处着。

画面上，是一位诗翁骑着瘦马带着老奴在雪地里边走边吟诗。庞铸据此加以再创造。前四句写漫天大雪的景象：地面溪流不畅，山色昏暗，为大片云彩所覆

盖。“天公”两句想象出奇，将常见的下雪天气说成是天公在谈笑间，玉雪喷发，散落为纷纷扬扬的雪花，很壮观，也很有浪漫诗意。中间八句，交错描写诗翁与老奴，两相对照，仿佛是交谈似的，一写诗翁的苦吟，一写老奴的嘲笑不解，特别是关于老奴心理活动的想象，生动有趣：诗翁不顾路途，不顾严寒，苦苦吟诗，沉迷其中，一旁的老奴对此很不理解，缩着身子，暗自嘀咕着，做奴隶，千万不要做诗歌的奴隶，因为像他主人这样的诗奴实在太苦，还不如我老奴轻松自在。此时，诗翁完全意识不到老奴的自言自语，还在继续吟诗，在连鸟儿也不飞的寒冷天气中，越走越远，越吟越奇，越吟越自得。老奴强忍住笑声，暗笑他作诗如此痴迷。最后四句转向画家，称赞其绘画才华，问他为什么不把诗翁画在屋内？全诗造语奇健不凡，幽默诙谐。对杨邦基的原作既有忠实的描绘，又有精彩的想象、形象生动的描写和善意的调侃，是一首难得的题画诗佳作，不愧为名士的手笔。后来，元好问也有几首题诗，分别题作《息轩杨秘监雪行图》、《杨秘监雪谷蚤行图》和《雪谷蚤行图二章》，所题应是同一幅画，其中第一首诗说，“长路单衣怨仆僮，无人说向息轩翁。长安多少貂裘客，偏画书生著雪中”，这很明显受到庞铸题诗的启发，尤其是末句与庞诗如出一辙。

庞铸不同凡响的作品，还有另外一首《山谷透绢帖》。当时有位姓吕的文人，将黄庭坚的一幅墨迹揭开，分成两片，此诗因此而作。开头即奇崛突兀：“君不见李广射虎如射兔，霹雳一声石饮羽。又不见巨灵擘山如擘云，莲华万仞留掌痕。”它是以李广射石比喻黄庭坚书法力透纸背，以巨灵擘山来比喻吕氏揭帖手段，这本是一武一文、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诗人却大胆地结合起来，出奇制胜。诗中又形容揭开后的情形：“清潭错落印星璧，大泽纵横散龙蛻。又如汉宫粉黛争婵娟，倚风顾影影更妍。”同样出人意表。

此外，庞铸的小诗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像“牛羊成晚景，砧杵助秋声”（《晚秋登城楼二首》）、“花能红处白，月共冷时香”（《梨花》）、“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香”（《喜夏》），这些诗句都很工致。

【47. 别具诗眼的盲人赵元】

赵元是位不幸的诗人，他生逢金末动乱不宁的岁月，外加自己体弱多病，双目失明，所以，他的不幸又比别人多了一层。

赵元一名宜禄，字宜之，号愚轩，忻州定襄（今山西定襄）人，与元好问算是同乡，而且是世交。天资聪明，幼年参加经童考试，考试及第，长大后，却未能考中进士。只因为年资等因素而走上仕途，调任巩西簿。据说，他为人有才干，处事详雅，失明前也是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但遗憾的是，不久他就双目失明，不得不离开了官场。这对他是个重大打击，使得他痛苦不堪，无所事事。多年后，有诗追述此事：“少从白衫游，气与山峥嵘。一念堕文字，肠腹期拄撑。多机天所灾，室暗灯不荧。拈书枕头睡，鼻息春雷鸣。泰山与鸿毛，何者为重轻。蹄泓与渤澥，谁能较亏盈。如能平其心，一切当自平。”（《书怀继元北弟裕之韵四首》）从中仍可以见出他相当自负相当痛苦的心情。

无奈之下，他将所有的精力全部倾注在诗歌创作中。他凭着早年饱读经传诗书的积累以及牢固的记忆力，凭着他的诗心与毅力，写出了许多深受时人好评的诗歌，泰和以后（1201—1208年）诗名鹊起。金朝南渡（1214年）后，他在洛西一带（今河南西部一带）山中避乱，与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雷渊、崔遵等名流交往，受到他们的尊重。

赵元的诗歌让人不时地意识到他是位盲人。对月起舞，他难以迈开舞步，“得酒邀月来，对影空自怜。摄衣起欲舞，稚子不须牵”（《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四首》）；树下乘凉，他要么依靠别人，“爱此夏日永，门巷多繁阴。呼儿具绳床，不履亦不管”（《村居夏日》），要么暗自摸索，“绿阴何处，旋旋移床”（〔行香子〕）。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不是念念不忘，刻意表现，更不是展览伤疤，寻求怜悯。但是，如果我们只一味地欣赏“移床就绿阴，意趣尤生动可喜”（《蕙风词话》卷三），忘记了这是出自盲人的无奈，那就无异于观赏病态，

无异于说自己缺少一些仁爱情怀和同情心。

生活上的不便，弄得他异常沮丧，“半生枉却亲灯火，一事不成空白头”（《学稼》）、“老懒愚轩百不能，饱谙人意冷冰冰”（《寄裕之二首》）。可贵的是，赵元能超越个人的不幸，能更多地表现时代的灾难、人民的创伤。蒙古入侵，他深受战争流离之苦，感到人生还不如沙鸥，“忘机羡煞沙鸥好，不省人间有战争”（《渡洛口》）。忻州沦陷，十余万人被杀，惨绝人寰，官方不加安抚，反而又驱民修复城池，雪上加霜，百姓苦不堪言。赵元在逃亡途中，“闻哀叹声”，沉痛地写下了《修城去》一诗。他指出，过去老百姓不惜代价大修城池，官方却无力把守，不堪一击，致使“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城破人亡，幸存者再去修城，还有什么意义？“百死之余能几人，鞭背驱行补城缺。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城根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这不仅记录了蒙古入侵者的血腥罪行，也抨击了金国统治者的残忍无道，寄寓了对百姓的深切同情。

南渡后，生活日益艰辛，他和家人不得不以种田为生，“有子罢读书，求种山间田”，“西畴将有事，老农真吾师”（《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四首》），“垦田聊作下农夫”（《学稼》），他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很深的体会。“近日愚轩睡眠少，打门时复有追胥”（《学稼》）。有了这种亲身体验，他的诗歌写得感人至深，如他的名作《邻妇哭》：

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
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
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
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
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
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全诗三章，明显效仿《诗经》、汉乐府的手法，控诉战乱、赋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类诗歌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风雅传统，在当时尚不多见，从而引得秦略等诗人惊喜莫名。他说读这些诗，比获得新官、美玉还要高兴，因为“爱官爱玉乐有涯，爱君之诗乐无涯”，他断定赵元能“主张骚雅”（《赠赵宜之》）而大加推崇。



与秦略不同，元好问侧重赞赏赵元诗歌“平淡”的一面，说“其五言平淡处，他人未易造也”（《中州集》卷五）。赵元的五言诗学陶渊明，有几分相似，但不及陶诗平淡。这在纷纭迷乱的金末诗坛，还是值得注意的。

由于他的不幸，由于他的诗歌，他赢得了人们很多的同情、安慰、钦佩和称赞。在所有赠诗中，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的诗歌与他的失明联系起来。李纯甫（号屏山居士）的赠诗《赵宜之愚轩》最为著名。该诗出语奇险，后半部分结合其失明来竭力称赞赵元的诗歌才华：“先生有胆乃许大，落笔突兀无黄初。轩昂学古澹，家法出《关雎》。暗中摸索出奇语，字字不减琼瑶琤。神憎鬼妒天公恨，戏将片云翳玄珠。九窍凿开混沌死，罔象未必输离朱。静扫空花万病除，一片古心含太虚。屏山有眼不如无，安得恰似愚轩愚？安得恰似愚轩愚？”仿佛他的失明是天公和神鬼嫉妒他的才华，仿佛失明成就了他的诗歌，仿佛有眼睛的李纯甫反倒羡慕没有眼睛的赵元，其实这些只是出于安慰而故作的诡譎之辞。金末刘祁说，李纯甫喜欢奖掖后进，“然颇轻许可”（《归潜志》卷八），经常说些过头话。这首诗大概也有此病，其中比较准确的是“轩昂学古澹，家法出《关雎》。暗中摸索出奇语，字字不减琼瑶琤”这几句，符合赵元的诗学渊源和创作方式方面的特征。

元好问与赵元交往密切，他的赠诗《愚轩为赵宜之赋》构思立意与李纯甫有些相近，说“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相送。五官止废而神行，就令有眼将无用”，也是肯定他失明后达到了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境界，“就令有眼将无用”云云，是不得已的安慰之辞。在另一首诗中，元好问特别指出，赵元与众不同，虽是盲人，但是，“愚轩具诗眼，论文贵天然”（《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好像赵元的失明造就了他诗学上的别具只眼。他的另一位诗友辛愿赠诗给他，也将他的才名与眼病联系起来，说“鬼戏多年病，人高四海名”和“光阴连病枕，天地一愚轩”（《赠赵宜之》）。总之，他的名声是与他的不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行世；□卒二十六年以后的1257年，当其作品在元代再刻时，集有金一代文学大成的诗人元好问又以“门下士”的名义为其诗文集作引。今存诗四十四首，词七首，主要见于元好问编《中州集》、《中州乐府》，刘祁《归潜志》一书和元好问《如庵诗文叙》一文亦收录少量诗作。在金末元初，完颜□的文学成就受到高度重视，元好问在《密公宝章小集》一诗中对他曾经推崇备至：“天东长白大宝幢，天河发源导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阳，云谁巢者雏凤凰。云间吐气日五色，百鸟不敢言文章……十三执经侍帝旁，十八健笔陵阿房。撑肠文字五千卷，灵台架构森铺张。高阳苗裔袭众芳，胡不置之贡玉堂；袖中正有活国手，地下才得修文郎……”，并十分准确地称他为“百年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中州集》卷五密国公□小传）。

完颜□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正是金朝历史上所谓太平盛世。元好问曾以“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午除夜》）的诗句形容其时繁荣昌盛的局面。实际上大定朝历时二十九年（1161—1189年），明昌朝历时七年（1190—1196年），总计三十六年。完颜□生于大定十二年，在大定、明昌间渡过了二十四个年头。勿庸讳言，金朝“以兵得国”（《金史·兵志》），初期在南下灭宋的过程中曾经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而金太宗在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以后，其时“四境虽远而兵革未息，田野虽广而畎亩未辟”，对于经济的发展还顾不得多加留意。到了熙宗和海陵朝，由于积极地采取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使金朝的经济出现了发展的势头，然而海陵朝后期倾力南伐，重开战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金史》在描述大定以前的社会状况时指出：“盖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重以海陵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盼盼，国内骚然。”而建元大定的金世宗，史称其“宽仁爱人，雅有大度，历视两朝，亲见干戈之荼毒，崎岖日久，心颇厌之”（《金史》卷八，本纪第八《世宗下》）。因而当他在辽阳即位、取代海陵王的统治以后，便“南北讲好，与民休息”，“迄三十年，无寸兵尺铁之用”。于是出现了元代文人所称道的“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的状况。而建元明昌的金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治规……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生逢其时，使完颜□有充分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当时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生活趋于安定，经济迅速发展，武功开始让位于文治。正如元好问所说的：“维金朝大定以还，文

治既洽，教育亦至……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就女真族而言，猛安谋克户大批过迁以后，与汉族人民居住在共同的地域，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于是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所指出的：“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完颜□自幼便广泛接受了汉文化的濡染和熏陶。其启蒙老师，都是汉族文士。他少时曾学诗于朱澜。朱澜是秉承家学的一位诗人，其父朱之才为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入金以后颇擅文名，有《霖堂集》行世。澜字巨观，晚登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进士第，博学多识，才雄气盛，历仕诸王文学，应奉翰林文学，终于翰林待制，金章宗有《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除了学诗以外，完颜□又曾学书于文学家、书法家任询。任询字君谟，其父任贵以善画显，北宋宣政间游江浙一带，任询即生于江浙一带的处州。其人慷慨多大节，正隆二年（1157年）登进士第，历省掾、大名总幕、益都都司判官、北京盐使等职；元代文学家王恽盛赞其书法在大定间“号称独步”，史称其画也入妙品。任询生平作诗数千首，佳句往往为人称道，因而时人有“岭（韩）柳今何在，苏黄世已天。皇天开老眼，特地降君谟”之誉。在朱澜、任询这些特殊之士的影响下，耽古笃学的完颜□经过刻苦努力，终于以女真族诗人的身份大大超越其汉族老师的成就，元好问所谓“真积之久，遂擅出蓝之誉”（元好问《如庵诗文叙》，见《遗山集》卷三十六），便是此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49. 归思浓如鸭绿江】

完颜□不仅是金代女真族的代表性诗人，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诗人。

在完颜□的作品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抒写民族感情、表达民族意识的作品。它们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多民族国家文学史的内容提供了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开拓和扩展了文学描写对象的领域。



完颜□的诗词均以汉文写作，这不仅所存作品可以为证，而且在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材料中也找不到诗人曾以女真文字进行创作的记载。完颜□作为宗室中的一位女真贵族，所以乐于运用汉文，除了风气使然以外，恐怕也由于“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金世宗语，见《金史》卷五十一、志第三十二《选举一》）。不过总的看来，女真族“奋起一方，遂有天下”（赵翼《廿二史札记》语）以后，尽管民族地域、民族语言相应地发生了某些改变，然而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依然存在。

完颜□作为女真贵族，无论对汉文化传统如何偏爱，仍然受到本民族内向凝聚力的制约。诗人没有数典忘祖，因而始终记挂着白山黑水的故乡。我们从他的一部分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比如作于贞祐南渡（1124年）以后的《梁园》一诗：

一十八里汴堤柳，三十六桥梁苑花。
纵使风光都似旧，北人见了也思家。

在昔日汉梁孝王营筑而用以游赏延宾的雅盛之地，完颜□不能像唐代诗人李白“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杜甫《寄李十二白》）那样放浪形骸，不管汴京的景色如何迷人，也冲淡不了北人思念家乡的感情。又如《思归》：

四时唯觉漏声长，几度吟残蜡烬红。
惊梦故人风动竹，催春羯鼓雨敲窗。
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
遥想翠云亭下水，满陂青草鹭鸶双。

鸭绿江，金时隶婆速府路，据《金史·地志》，“此路皆猛安户”。诗中摹景写情，婉转入妙，表达了一往情深的思归之意。

完颜□的作品引人注目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对民族融合精神的反映与表现。作为女真族代表人物的完颜□身上，尽管凝结着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并不以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汉民族的排斥为标志。在他的民族观念当中，不仅难以找到排外性，而且他对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女真族的汉民族始终抱着十分友好的态度，这是当时民族融合所

带来的可喜结果。这种态度不仅在他的生平经历中多有反映，在他的诗词作品里也时有表现。通过完颜卨的作品，我们看到诗人不仅对汉民族抱有亲善的态度和友好的感情，有时甚至超越本民族的狭隘眼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和界限，站在中华各民族共同性的立脚点上抒情言志，谈古论今。甚至当作品接触曾经作为敌对一方的北宋政权时，也仿佛有前嫌尽释的味道，《书龙德宫八角亭》诗便是如此。又如词作〔朝中措〕：

襄阳古道瀟陵桥，诗兴与秋高。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

霜清玉塞，云飞陇首，枫落江皋。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周遭。

襄阳，即今湖北襄樊市，唐宋诗词中经常言及其地，宋、金对峙期间隶属南宋版图，为京西南路襄阳府治所；凤凰台，故址在六朝旧都金陵、今南京市南，其地金时也隶属南宋版图，为江南东路建康府治所。在这篇词作中，诗人跨越彼疆此界的隔阂，把大江南北中华各民族几千年来生息繁衍的疆土河山尽收笔端，追古抚今，充满盛衰兴亡之叹。假如诗人没有“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皆是国人”（《金史》卷八十八、列传第二十六《唐括安礼传》）的可贵思想作为基础，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的。

完颜卨诗词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抒发叹老嗟穷的情绪，表现贫而乐道的精神。这在阶级社会，对于一位女真贵族中的上层人物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们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金朝衰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完颜卨是皇族成员，并且身为金朝末帝即金哀宗的叔父。但是由于金室在蒙古军队的压迫下仓促南迁以后，兵连祸结，内外交困，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岁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贫无以为资者”（《遗山集》卷三十六《如庵诗文叙》），所以相对说来生活是较清苦的。在诗人的作品中叹老嗟穷的情绪比较常见，原因即在于此。不过诗人以“薄于世味，好贤乐善，寒士有不能及者”（《中州集》卷五《密国公口小传》）著称，因而往往处之泰然，安贫若素。对于自己“衲被蒙头，草鞋着脚”、“瓶中匱粟，指下忘琴”（〔沁园春〕）的生活处境，诗人在许多作品中都有所接触，但是由于贫而乐道，诗人并未过多地以此介怀。请看《漫赋》：



贫知囊底一钱无，老觉人间万事虚。
 富贵倘来终作么，功名便了又何如！
 季鹰未饱松江脍，鲁望将成笠泽书。
 自是杜门无客过，不关多病故人疏。

尽管“贫知囊底一钱无”，诗人仍然对功名富贵抱着淡然的态度，大有“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的意味。关于诗人落拓的生活状况，除了他自己作品的描写形容以外，我们在《金史》、《归潜志》、《中州集》和《遗山集》等文献中可以检得不少有关的记载。元好问就明确说过“越王诸子，唯樗轩贫甚”，“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设蔬饭与之共食”，又指出自己《密公宝章小集》一诗中所谓完颜口招待文士时“‘典衣沽酒’之句盖实录云”。但是“鹤望尘迷眼，鸡栖屋打头”（《闲咏》）的生活处境并不能改变诗人乐观的态度。请看《宴息》其二：

日日闲窗下，簞瓢乐不殊。
 花魁秣且艳，湖玉秀而臞。
 忆友寻诗卷，思山展画图。
 丹青传六逸，能著老夫无。

簞食瓢饮，其贫至矣，而其乐不改，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安贫若素的襟怀。这种精神，与孔子称赞弟子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德行操守可谓一脉相承。

完颜口的作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诗人以经天纬地之才而被置于闲散之地，对于国家的前途却不能漠不关心，特别是在金末万方多难之时更是如此。当“飘零何在五珠柳，离乱难归二顷田”（《寓迹》）之际，安于“因循默坐视禅老，取次拈诗教小童”（《如庵乐事》）的生活亦复不能。当时诗人的心境是沉重的。请看《秋郊雨中》：“羸骖破盖雨淋浪，一抹烟林覆野塘。不着沙禽闲点辍，只横秋浦更凄凉。”这恐怕不单纯是对眼前景物或个人处境的描写，飒衰破败、缺乏生机的自然景物似乎也寄托着诗人对时局和国运的独特感受。特别是诗人后期的作品，对社稷安危不时流露发自内心的关切之情。比如《城西》诗中“悠然望西北，暮色起悲凉”云云便包

含着对北方铁骑南犯的深切忧虑。不过诗人对未来并未完全失去信心，就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仍然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绝句》一诗可以为证：

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

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

孟津为古黄河津渡名，相传周武王伐纣时与诸侯盟会于此并渡河，故一名盟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河朔即黄河以北之地，这里在历史上即称“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宋史·兵志》）。金室南渡黄河以后，其地则经常受到蒙古铁骑的蹂躏。诗人在此诗中对于河朔之地恢复和平生活寄以深切的期望。“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便是封建时代一位杰出人物忧国忧民思想感情的升华。

元好问在评价完颜卞的艺术成就时，称其“诗笔圆美”，“文笔”“委曲”，这主要是偏重于对含蓄蕴藉一类作品的肯定。元好问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首先由于完颜卞以浑雅醇厚见长的作品比较多见，可以认为这是诗人风格的主流；此外这同元好问在诗歌创作上力主“以唐人为指归”（《杨叔能〈小亨集〉引》）也不无关系，所谓见仁见智。完颜卞的一些作品确乎深含唐人远意，一唱三叹、余味无穷的妙趣所在多有。如《东郊瘦马》：

此岁无秋畎亩空，病驹难遣啮枯丛。

仓储自益驾驸肉，独尔空嘶苜蓿风。

其中诗人以病驹自喻，对于当时压抑人才的弊端痛加讽谏，面对“却骐驎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宋玉《九辩》）的社会现实，作者有着几许感慨，多少不平！诗意委婉深沉，令人回味无穷。此外〔青玉案〕、〔临江仙〕等词作也笔有余韵，托意高远。试看〔临江仙〕：

倦客更遭尘事冗，故寻闲地婆娑。一尊芳酒一声歌，卢郎心未老，潘令鬓已皤。醉向繁台台上问，满川细柳新荷。薰风楼阁夕阳多，倚阑凝思久，渔笛起烟波。

由“醉向繁台台上问”句可知，此词作于金室南渡汴京以后，当时正是多事之秋。篇中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除了含蓄蕴藉的作品以外，清新明快则是诗人风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是由于接受宋诗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例如《思归》诗“惊梦故人风动竹，催春羯鼓雨敲窗”、“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等句，便峭拔破空，出人意表，虽乏雍容浑厚之美，却多清新奇崛之趣。

【50. 集金代学术大成的王若虚】

王若虚（1174—1243年），字从之，号慵夫，人元自称溇南遗老。真定稿城（今河北藁城）人。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尤以文学批评著称。元初文学家李治在论及王若虚的时候称其“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运”（《溇南遗老集序》），同时文学家元好问以其“公于鉴裁，为海内称首”（《中州集》卷六冯璧小传），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则认为“金、元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卷一六六）。王若虚有关金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经营过深”、“雕琢太甚”的文风、诗风的，吐辞立论，尽扫流俗。他所评议的金代作家，主要有王庭筠、刘仲尹、李纯甫和雷渊等人。对于王庭筠的批评，主要反映在他以“王子端（王庭筠字）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余亦尝和为四绝”为题的论诗诗中。其一、其二云：

功夫费尽漫穷年，病入膏肓不可镌。

寄语雪溪王处士，恐君犹是管窥天。

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

人物世衰如鼠尾，后生未可议前贤。

对于这组以诗论诗的力作，郭绍虞先生等曾经以为是“论白居易”（《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的，实际上诗中虽然涉及白居易，却是针对金代诗人王庭筠而发，其一所谓“雪溪王处士”即指庭筠而言。他在金代中期负有文名，人称“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中州集》卷三小传）。但是他的后期创作颇以雕篆刻镂为能事，因而赵秉文也曾说过：“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物议也。”（《归潜志》卷十）由“物议”云云可知，当时不满于王庭筠看法者当大有人在，王若虚不过是其中突出的代表罢了。在这组论诗诗中，王若虚以鲜明的态度和辛辣的语言把王庭筠斗靡夸多、贵巧尚妍的习气同白居易沁人心脾、浑成无迹的诗风加以对比，使之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今天我们以王庭筠的作品复按，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王庭筠的文集战乱中虽已不传，但是其诗《中州集》录存二十八首，《全金诗》补录十三首，近人金毓黻于数百年散佚之余又辑得七首，合计四十八首。如果仅就现存诗作而论，像《河阴道中》、《狱中见燕》等篇或平易自然，或蕴藉有致，恐非“功夫费尽漫穷年”、“东涂面抹斗新妍”和“捻断吟须，悲鸣口吻”（《淳南遗老集》卷三十八《诗话》上）者所能道。但是王庭筠的创作道路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对此我们从元好问论述王庭筠的创作道路时所谓“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方之少作如出两手”（《王黄华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十六）的说法即不难了解一二，而且元人纂修的《金史·王庭筠传》也照录了元好问的论断，由于元好问有条件尽览王庭筠作品的全豹，其说法自然信实可靠。今天我们得以寓目诸篇，或许多为早年所作。至于王庭筠晚年的创作倾向，我们从时人的其他评论中尚可得到印证。比如李纯甫即曾指出：“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王庭筠号）。”（《归潜志》卷十）便揭示了王庭筠与黄庭坚的某种渊源关系。

除了王庭筠以外，王若虚对于另一位以“参寥翁（黄庭坚号）而得法”

(《中州集》卷三小传)著称的金代诗人刘仲尹的批评,则见之于《溇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下:“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看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著栏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予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岂独二诗而已。”王若虚在此虽未直接点出二诗作者,但是检金人现存文献可知,第一首见于《中州集》卷三,为《墨梅》诗之八;第二首见于《归潜志》卷四,题曰《梅影》,尽管少数文字与王若虚所引互有异同,而俱署刘仲尹作。至于“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则指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苏轼诗集卷》二十九)的诗句,这是苏轼主张诗、画贵于传神的代表性观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形、神关系的讨论,自不从苏轼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就有“文贵形似”(《文心雕龙·物色》)的说法;唐代司空图则明确提出“离形得似”(《诗品·形容》)的命题。苏轼把诗、画联系起来,进一步要求诗、画创作不求貌似,而以神存。当然苏轼并未完全排斥形似,只是反对单纯泥迹摹写,即王若虚对此所发挥的:“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失其题,如是而已耳。”(《溇南遗老集》卷三十九《诗话》中)但是当“苏学盛于北”之际,金代的某些诗人、画家在“不本其实,无得于心”的情况下,假借苏轼之名竞相出奇夸诞,高自标置,“画山水者未能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耳。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同上)在这里,王若虚把我国形、神关系的传统看法与北方民族归真反璞的旨趣风尚结合起来,进而提出形、神兼备和文、理毕俱的主张,不仅补充和丰富了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金代文坛的弊端提供了一剂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良药,其涵盖面大大超出所直接批评的刘仲尹等个别作家。

除了前辈以外,王若虚不满于时人李纯甫、雷渊,也出于类似的原因。他在批评李纯甫时称:“之纯(李纯甫字)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归潜志》卷八)在批评雷渊时称:“希颜(雷渊字)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同上)而从元好问在谈及王若虚与李纯甫论辩时所谓“李屏山(李

纯甫号)杯酒间谈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王若虚字)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中州集》卷六王若虚小传)的记载可知,王若虚在同李纯甫的论争中是占据上风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代潮流密切相关。金代中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呈现空前激化的形势,文坛上雕削刻凿、追奇逐险的风气迫切需要改变,王若虚的理论批评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应运而生的。不仅他就金代文学的议论大有深意在焉,而且他对历代作家的品评也以文学现状作为基点。因此无论是其《文辨》“宗苏轼而于韩愈间有指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也好,还是其《诗话》“尊杜甫而于黄庭坚多所訾议”(同上)也罢,实质上都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以浇自己的垒块,其目的都未离开金代文学本身,即以古鉴今,警戒时人,为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宋金时期,由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政权并存的局面,南、北文风得以相对独立地各自发展。就金朝而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使文学呈现出新的特色,新的风貌。这就是后来清人在比较宋、金文风时认为“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张金吾《金文最序》)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无可否认,北方文化虽然典实贞刚有余,却嫌风流婉丽不足。作为植根于北方地区人文地理背景之上的王若虚的文学批评,确乎使以“平淡纪实”(《归潜志》卷八)为主要特征的价值取向臻于极致,但是也时而反映出北方文化传统“重乎气质”与南方文化传统“贵于清绮”之间艺术情趣的差异,折射出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历史进程。正是在多彩多姿审美风范的守恒和转换中,熔铸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万千气象。至于就王若虚个人来说,其理论批评见之所到固能尽脱前人窠臼,但是矫枉过正之论亦未能完全避免。比如他对金代诗人王庭筠的评论便偶尔出现恣意吹求的倾向。王若虚曾经提出:“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王子端《丛台绝句》云:‘猛拍栏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甯人。’若甯人可是怪事……昨日酒间偶谈及之,客皆绝倒也。”(《漳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下)由“客皆绝倒”云云可知,王若虚的看法似乎得到了时人的某种赞同。但是平心而论,若虚虽称“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此处还是将王庭筠的诗句作了过于拘泥和呆滞的理解,其中侧重于用逻辑推理来看待文学作品,忽视了艺术的移情作用和创造性想象。这种极端的例子在王若虚的整个文学批评当中尽管并不多见,毕竟暴露了其理论观点的某种局限性。



【51. “天资野逸”的麻九畴】

麻九畴（1183—1232年）字知几，他的籍贯有三种说法，元好问《中州集》卷六说是莫州（今河北任丘）人，《续夷坚志》卷二说是献州人，刘祁《归潜志》卷二说是易州人，孰是孰非，现已不可知。他几乎是当时天下人人皆知的神童。

他聪颖过人，三岁识字，七岁会写一笔不错的草书，能写出几尺见方、比自己身体还要大的大字，又能写诗，从那时起，他就有了神童之名。并且名声不小，居然传到章宗皇帝的耳朵里，章宗好奇，想见识见识这位小神童，便下诏召他入宫。这当然是极其荣耀的事，但对生在外地、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儿童来说，又是个大的挑战。弄不好，一发怵，一紧张，神童就会变成木童。好在麻九畴初生牛犊不畏虎。入宫后，章宗问他，你来到宫殿见朕，害怕吗？他出语惊人，说君臣就是父子，臣民见君王，就像儿子见父亲，哪有儿子怕父亲的？话语非常得体，令章宗大为惊讶，啧啧称奇。神童之名因此更加响亮。

少年时代，麻九畴曾染上一种恶疾，被折磨几年时间，神童之路一度受挫。他不得不向道士学习服气之法，来治疗疾病。二十岁左右，进入太学学习，刻苦自励，准备进士考试，在科举界获得很高的声望，得到赵秉文、李纯甫等人的赏识。不巧，正赶上多事之秋，金国被迫迁都，麻九畴流落鄆城（今河南鄆城）、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住进了遂平（今河南遂平）的西山，潜心读书。几年下来，功力越来越深厚，博通五经，特别精通《易经》和《春秋》。此间所写的一些诗歌也不胫而走，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为鄆城张珩（字伯玉）所作的《赋伯玉透光镜》，想象奇异，造语劲健，被李献能传到京城，诗坛领袖赵秉文“大加赏异”。赵秉文将这首诗抄写贴在墙上，早晚朗读，坐卧观赏。

宣宗兴定（1217—1221年）末年，麻九畴出山，参加经义、辞赋两科进

士考试。府试时，经义科名列第一，词赋科名列第二，省试时，继续保持这一名次。这一成绩加上他早年的声誉，使得他名震天下。汴都城内，男女老幼，都熟知其大名，都想一睹其风采。大家都认定他是新科状元的当然人选。没想到，天公刁难，好事多磨，在最后廷试一关，他因为意外失误而名落孙山，让所有崇拜者、赞赏者无不痛惜久之。他生性高傲耿介，能安于贫苦，以道自守。从此，他就无意科举，回山隐居。

哀宗正大（1224—1231年）初年，他的两位学生王说、王采苓同时考中进士，因为都很年轻，哀宗有些奇怪，就问他们师从何人。他们告诉哀宗，老师是麻九畴。哀宗对他也早有耳闻，朝中的近臣纷纷夸赞他的才华，宰相侯挚、礼部尚书赵秉文两人趁机连章举荐他担任官职。正大三年，哀宗破格赐他进士身份，召他入朝，授他官职。他以身体有病为由，不肯做官，请求归山。此举赢得许多人的尊敬，连前辈赵秉文也不称其名，尊他为“征君”，就是不赴朝廷征调的隐士。临行前，赵秉文作《送麻征君知几》诗，将他比喻成独立不群的凤凰，将他说成是“可以激颓俗，可以励贪夫”的世外高人，对其才名、德行大为赞赏。后来，病情好转，他出任太常寺太祝、太常博士、应奉翰林学士。但他天资野逸，性格刚方，与人交往，只要一句话不投机，马上就掉头不顾，拂袖而去。他自知不是做官的料，很快就再次以病辞官，退居郾城。

晚年，麻九畴喜欢卜筮射覆之术。也许因为他自己多年的疾病，他对医学兴趣最大。他与当时最有名的国医张子和交游，向他学习医术，治病救人，尽得其不传之妙，并有著作论其“三门六法”之术。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兵攻入河南，麻九畴携其家人入确山（今河南确山）避乱，后又出山，为蒙古兵俘虏，被带往北方，途中病故。

麻九畴的诗歌扩大了他的名声。特别是他的七言长篇，长于咏物，在咏物之中大肆铺陈，逞才炫博，笔力奇峭。元好问说，他的这类诗“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逃空丝竹集引》）。他的名作除前文提到的《赋伯玉透光镜》外，还有《夏英公篆韵》、《松筦同希颜钦叔裕之赋》、《竹瘿冠为李道人赋》等都是这类作品。如他的《夏英公篆韵》（残篇）用一系列的比喻来形容赋咏的对象：“千状万态了不同，哭鬼号神自兹始。简如庖羲地上画，繁如神农日中市。圆如有娥乙鸟卵，方如姜嫄巨人履。倾如怒触不周山，溯如逆上蚕丛水。积如女娲石未炼，碎如昆吾瓦经毁。蚩尤旗张尾后曲，



黄帝鼎成足下峙。”由此可见其想象丰富，奇崛不凡。他的七言诗中，还有一些少见的花样。在《阳夏何正卿作叠语四句未成章，予复以叠语寄之，凡四变文》中，他因难见巧，不仅完成了其他人不能完成的诗作，还翻新出奇，每句都用叠字，有“落落莫莫不厌贫”、“归与归与且糊口”、“避言避世必也狂”、“用之舍之时所系”四种叠字方式，着力表现其诗歌技巧。他的五言古诗中，也有这一特点。他的《和伯玉食蒿酱韵》三首五言诗，用的同一韵脚，其用意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要呈现其技巧。不过，他在咏物诗中，除了技巧之外，有时也透露出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像他的《梁山宫图》由梁山富丽堂皇的宫殿想到这些都是百姓的血汗，写出了“不觉生灵血液枯，化为宫上鸳鸯瓦”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

麻九畴虽然长期隐居山中，也有“征君”的美名，但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隐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读书空山里，落月低岩幽。山鬼夜语半，怪我非巢由”（《中州集》卷六）。他不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世外高人。他是关注现实的，并且写下一些嘻笑怒骂、嘲讽现实弊端的作品。南渡之后，社会纷纷攘攘，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不堪重负。有感于此，他在《题雨中行人扇图》中说：“幸自山东无税赋，何须雨里太仓皇？寻思此个人间世，画出人来也著忙。”就画面的雨中行人，联想到现实中被生活所逼的人们。另一首《道人》诗讽刺无孔不入的租税，更加风趣生动：“太公寿命八十余，文王一见便同车。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家要纳鱼。”姜太公在渭河边钓鱼，被周文王发现，成为历史名臣，而如果他现今在河边钓鱼，官方不但不会起用他，反而要勒令他交鱼充租。古今如此大的反差，是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这些诗给他招来一些诽谤之辞，带来了一些麻烦。后“以避谤，畏时忌，持戒不作诗”（《归潜志》卷二），不得已而回避了现实，停止了创作。

·【52. 出口成章的刘从益】

刘从益（1181—1224年）字云卿，浑源（今山西浑源）人。他出生在科举世家，他家自曾祖父南山翁刘口以来，已连续四世八人摘取进士桂冠，家人很自豪，请求书法名家赵秉文题写“八桂堂”横匾，赵秉文说，你们家何止八桂而已呢？说着，写下了“丛桂蟠窟”（《归潜志》卷十）四个大字。刘从益就是其中“丛桂”中杰出的一枝。他博学强记，出口成章，在太学读书时，就有出色的表现，“黄金错落云间阙，红粉高低柳外墙”等诗句，令许多人对 他刮目相看。大安元年（1209年），他考中进士，历任长葛簿、郾城令、监察御史等职。在监察御史任上，他知无不言，却像俗话所说，言多必失，因一次弹劾失当，与当权者辩论是非曲直，获罪离京，闲居淮阳。后出任叶县（今河南叶县）县令，使他赢得良吏、能吏之名，受到了时人的好评。

上任伊始，他修学讲义，崇善抑恶，民风为之一振。奸吏恶少，闻风丧胆。他了解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叶县是个大县，但自从蒙古兵入侵之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田地荒芜了七千多亩，但整个县的赋税还像从前一样，每年上交七万石，丝毫未减。这样，负担本来就沉重的老百姓负担更加沉重。仁义爱民的刘从益心中不安，他不顾自己刚刚起用的身份，不顾可能冒犯上司的风险，果断地向主管官员大司农力求减免赋税，体现了他仁义爱民的良好品质。在他的争取下，大司农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给叶县减免二万石的赋税，这又显示出他的才干。仅此一举，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深得百姓的爱戴。流亡在外的两千多户人家，因此重返乡里。不久，朝廷调他入京，叶县百姓集体挽留。正大元年（1224年）春天，刘从益被召入翰林院，任应奉翰林文字。

此后不久，赵秉文等十数人齐集刘从益家，大概为刘从益贺喜，宴饮时，正巧下了一场春雨，久旱甘霖，令众人一阵欢喜，只可惜不够充沛。大家约定



分别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十字为韵，各赋诗一首。赵秉文得“发”字韵，先吹捧刘家一门名臣，“君家南山有衣钵，丛桂馨香老蟾窟。从来青紫半门生，今日儿孙床满笏”，又颂扬刘从益的政绩和文采，“双凫古邑试牛刀，百里政声传马卒。今年视草直金銮，云章妙手看挥发。老夫当避一头地，有惭老骥追霜鹘”，最后归到春雨，“但令风雨破天悭，未厌归途洗靴袜”，希望风雨大作，破除天公的悭吝，宁愿回家时弄湿自己的鞋袜。刘从益得“好”字韵，针对赵秉文的诗，自我解嘲：“北海得开尊，天气岂常好？况当生发辰，沾足恨不早。东风又吹檐滴干，主人不悭天自悭”，意思是说，主人不吝酒，天公却吝雨。

谁也没有料到，一个月后，刘从益“主人不悭天自悭”竟成了“诗讖”（《归潜志》卷九），他突然因病去世，享年仅四十四岁，此可谓“天悭”。消息传到叶县，全县震惊，百姓哀悼，特意在端午节那天，设置灵位，停止宴饮歌舞等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哀悼。第二年，时县百姓委托与名流交往密切的李道人去请赵秉文撰写碑文。赵秉文特作《故叶令刘君遗爱碑》，铭其惠政，寄托叶县百姓的哀思。在文中，赵秉文说刘从益是“既有惠政，又有才干”的“能吏”，为史书中没有《能吏传》而惋惜。

但是，刘从益最终还是以诗得名，以诗而名列《金史·文艺传》。

元好问说刘从益最擅长五言古诗，但他的五言古诗并无鲜明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次韵诗情有独钟，乐此不疲。次韵诗是按照其他诗歌的用韵来创作新的诗歌，自中唐以来，为诗人们所热衷，因为诗人们可以借此逞才斗能，因难见巧。缺点在于俯仰随人，难免有牵强不当处，清人说作次韵诗如同“以百万锐师，置之无用之地”（《贞一斋诗说》）。刘祁说，苏黄等人的次韵诗往往能“出奇”，刘从益“颇留意”此道。每每与人唱和，“韵益狭，语益工”，受到人们的肯定。有一次，他与元好问、雷渊谈论次韵诗，元好问有不同意见，说“和韵非古，要为勉强”，话说得比较含蓄，而刘从益说：“如能以彼韵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归潜志》卷八）在他现存的诗作中，次韵诗占了一半，这在金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其中《次韵李公渡》被传为笑谈。

李公渡名潞，相州人，号六峰居士，是著名诗人、书画家王庭筠的门生。他科场失意，参加过许多次科举考试，都未能考中进士。人们说他的“赋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归潜志》卷三），在科举考试中，赋最重要，却是他个人最弱的一项，所以屡战屡败。金宣宗兴定（1217—1221年）末年，年

龄老大的他与刘祁一同参加开封府试，初战告捷，特别高兴，他写了首七律给刘从益看，后四句说：“姓名偶脱孙山外，文字幸为坡老知。谁念三生李方叔，欲将残喘寄炉锤。”是说自己过去的落榜是偶然的意外，所幸的是自己的文章就像李方叔那样，为东坡这样的名流所赏识，最后表示再接再厉的决心。末句用语新颖，有自嘲，也有自信。刘从益读后，作《次韵李公渡》诗：

瓶有储粮鬓有丝，蹉跎岁晚坐书痴。

辋川画隐王摩诘，锦里诗穷杜拾遗。

应举尚陪新进士，主文多是旧相知。

春闱看决鱼龙阵，未必尖锥胜钝锤。

“瓶有储粮”是说他只是个穷文人，生活并不富裕，接以“鬓有丝”三字，说明到老还是如此，两者并列，自然引出“蹉跎岁晚”一句。“坐书痴”交代缘由，暗点屡举不第的身世，含有同情和调侃的意味。“辋川”两句，推崇他的诗、画，说其水平之高。后四句落实到此次考试。他已老于科场，与他一同参加考试的都是些年轻的举子，主考官们大多是他的老朋友。展望下场鱼龙决战，他完全可能跳出龙门。“未必尖锥胜钝锤”一句最有意思，它是以尖锥比喻那些有锋芒的新进举子，以钝锤比喻一再落第的李公渡，两相对照，说尖锥未必胜过钝锤，让人忍俊不禁。后来，尖锥还是胜过了钝锤，李公渡再度名落孙山外，因而此诗更传为笑谈。全诗次韵自然，确实难以察觉是用别人韵，这显示出刘从益高超的次韵技巧。

【53. 能政能文宋九嘉】

宋九嘉（1184？—1233年）字飞卿，夏津（今山东夏津）人。为人豪迈尚气，与李纯甫情投意合，交往密切，据说，他读书、作文都有奇气，其气概与当时的名士雷渊、李经相仿佛。少年时代，曾游览太学，以词赋博得了不小

的名声。至宁元年(1213年)，他考中进士，名列前茅，因同时及第的还有雷渊、冀禹锡、康锡等名士，这一榜号称为龙虎榜。他是龙虎榜上出色的一员。先担任关中地区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县令，政绩突出，颇受人好评。以此被召入尚书省担任省掾。按照金代的用人制度，这是他能否高升的关键。但他生性高傲刚直，豪迈不群，不愿交结权贵，不愿曲己随人，结果遭权贵们忌恨。他自知前途不大，便主动离职，做个自由自在的布衣百姓。延安帅府的朋友们知道他是个人才，了解他过去在关中当县令期间的作为，闻声而动，竭力聘他为帅府经历官。时隔不久，朝廷又起用他任南京右巡院使。上任后，他处事干练，很出了一番风头，表现出极强的吏治才能，刘祁说他“风采甚著”(《归潜志》卷一)。可是，他禀性不改，不事权贵，再次吃了脾气的亏——无端被罢官。好在他有的是本钱，很快就东山再起，以文才被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应奉，显示出他能政又能文的双重本领。这时，人们普遍看好他的前程，但他命运不济，不幸得了中风，成了哑巴。他不得不彻底离开官场，令许多人感到惋惜。金亡前夕死于战乱之中，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刘祁说宋九嘉的文章和赋作“文辞简古，法宋祁《新唐书》，惜乎为吏事所夺，不多著”(《归潜志》卷一)，本来数量有限的文章现在已全部失传。现存的只有十二首诗歌，从中可以看出其人其诗豪迈不凡的特点。他的佚句“浩歌风露下，醉袖拂南山”，气魄很大，体现出扩张放大的个性，好像能凌驾于大山之上，有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大气象。早在少年时代所作的《题太白泛月图》中，就表现出了这种特点：

江心月影尽一掬，船头月影尽一吸。

夜凉风露点宫袍，天地之间一李白。

李白的个性当然是豪迈不羁的，但《太白泛月图》本身由江、船、月等构成，未必能表现李白的神采，“天地之间一李白”，这是宋九嘉的发挥，是他心中的李白，或者不妨说有他自己的影子。

这种少年意气后来没有大的改变，像许多恃才傲物的诗人一样，常常借助酒力而更加颓放。在现存诸作中，可以看出他嗜酒的记录。大概在担任延安帅府经历官期间，宋九嘉作《被檄从军》诗：

不巾不袜柳阴行，朝醉南村暮北庄。

一旦捉将官里去，直驱盲马阵中央。

前两句是他放荡不羁的生活写照，衣衫不整，成日半醉半醒，独行于柳阴之下，逍遥自在，此等性格如何做官？后两句即说，此次应召做官，是被“捉”去的，只好免为其难，就像骑着瞎马闯入战阵中一样。另一首《卯酒》写纵酒情形，与此相似：

腊蚁初浮社瓮筍，宿醒正渴卯时投。

醉乡兀兀陶陶里，底是形骸底是愁？

宿酒未醒，次日接着又喝卯时酒，沉醉其中，放浪形骸，自得其乐。

与一般名士不同的是，宋九嘉不喜欢佛教。但他的这种不喜欢也具有名士的派头，他声称“平生有三恨”，三恨全部指向佛教，颇出人意料：“一恨佛老之说不出于孔氏前”，孔子生前未能抵制佛教入侵；“二恨辞学之士多好译经润文”，自魏晋以来，许多文人著译佛经；“三恨大才而攻异端”（《中州集》卷六），许多一流的文人信仰佛教。他的朋友李纯甫就特别信佛，宋九嘉经常与他争辩。在关中做县令时，他的朋友杨奂赴汴京参加进士考试，他将杨奂推荐给李纯甫，特意写信告诫李纯甫，千万不能因为杨奂不喜欢佛教而怠慢他。对佛教如此反感，令李纯甫感到可笑。李纯甫拿着他的信，给其他朋友看，都觉得好笑。像他这样坚决排佛的人，在当时确实不多见。现存的《莲社图》就是一首与众不同的反佛之作：

野鹭家鸡俗好乖，虎溪泉石满尘埃。

壮哉砥柱颓波里，唯有渊明挽不来。

当年，高僧慧远与其他同道之人在庐山东林寺同修净土，号为莲社。相传，他送客不过虎溪。有一次，与陶渊明等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过了虎溪，引得老虎大叫。陶渊明卓然独立，不入佛门。宋九嘉这首《莲社图》，不顾流俗，毫不留情地将信仰佛教的芸芸众生视成“野鹭家鸡”，措词尖刻，将不信佛教的陶渊明视为中流砥柱。元好问说他，是以“唯有渊明挽不来”自况（《中州



集》卷六),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的严正立场。

在这种名士风度背后,宋九嘉还有同情下层百姓的热心肠。《途中书事三首》虽很短小,但其关注现实的精神不亚于杜甫、白居易等人。现引前两首诗如下:

幼稚扶轮妇挽轡,连颠翁媪抱诸孙。

饥民羸卒如流水,掘尽原头野菜根。

老稚扶携访熟乡,驿尘满路殍相望。

终朝拾穗不盈把,只有流民如麦芒。

第一首写那些逃荒的难民们,扶老携幼,如流水一般,不绝于途,挖尽了田野中的野菜根。第二首写难民们来到收成稍好的地方拾麦穗,饿殍遍地,麦少人多,作者从这一惨景中反过头来,回观难民潮,写下“只有流民如麦芒”这样警醒的诗句,将白居易《观刈麦》一类“拾麦穗”的传统题材向前推进一步,也可见出金末那种极其动荡不宁的现实。

【54. “躯干雄伟,髀张口哆”的雷渊】

元好问列举金末被天下一致公认的“宏杰之士”,仅有高庭玉、李纯甫、雷渊等三人,并说自雷渊死后,“遂有人物渺然之叹”(《遗山集》卷二十一《雷希颜墓铭》),由此可见,雷渊在金末的独特地位。

雷渊(1184—1231年)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今山西浑源)人。他出身不佳,父亲雷思虽是有名的进士,官至同知北京路转运使,但他的母亲却是侧室,三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日子越发悲惨,为各位兄长所不齿。大约在十四五岁时,因贵族子弟的身份,得以进入太学。也许因为幼年的不幸,使他较早地懂得世事。在太学中,发愤读书,“能自树立如成人”。尽管衣衫破

烂，光着脚丫，但仍能倾心读书，不送迎宾客，以致有人说他，小小年纪，居然有了倨傲之性。二十多岁时，他在太学中已相当出类拔萃，经常出入公卿之门，与李纯甫交往甚密，因李纯甫的推介，名气大增。

至宁元年（1213年），雷渊进士及第，随即被任命为泾州录事，他没有赴任。此时却节外生枝，险遭不测。有人诬告他的朋友高庭玉造反，雷渊、庞铸、辛愿、王权等人都受到牵连，差一点被一网打尽。等辨明是非之后，高庭玉已冤死狱中。雷渊极为悲痛，写了篇措词高古、感人至深的祭文，为人们传诵一时。

雷渊一开始做官，就喜欢树立自己的声名威望。第一次出任东平府录事，立即显示出威严不二的个性。东平府向来是河朔重兵驻扎之地，多年以来，骄兵悍卒，为所欲为，他们还与蒙古等外敌相往来，并借以自重，狐假虎威，地方官吏都要巴结讨好他们。只有雷渊不买他们的账。雷渊生就一副威武不能屈的外表和性格，元好问说他“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身材魁梧，两鬓多胡须，呈张开状，嘴唇下垂，嘴巴像是张开似的，眼睛大而深沉。这副形象令人敬畏，李纯甫就说过，“希颜之髯”“可畏”（《归潜志》卷十）。加上严于自律，他不动声色地昂然出入东平军中，一般士兵都惧他几分。此举压制了军方的嚣张气焰，赢得百姓的好感。没过几月，街头巷尾就出现了雷渊的画像，连那些跋扈的大将，再不敢以新进书生来小瞧他了。

等到雷渊做了遂平县令，有了独挡一面的权力，便大打出手。凭着少年锐气，他严厉地打击不法分子，令一县震惊，号为神明。一次，州府的官吏犯法，他照样将他鞭打一番，这惹怒了州官。州府下文召他晋见，他不愿与他们啰嗦，干脆罢官，一走了之。

其后，他历任东阿县令、徐州观察判官、荆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正大（1224—1231年）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在此任上，他认真履行监察职责，敢于言事，弹劾不避权贵，所到之处都有威誉，特别在他巡视蔡州时，他的威严达到极点。当地有个士兵，与权贵有交往，开了小差，逃到农村，作恶多端，特别恶劣的是，他经常用药毒害农家牛马等家畜，以谋取钱财。雷渊得知有此一害，立即派人抓捕，捕得后，历数其罪过，将他处死。老百姓都来围观，拍手称快。他又严惩不法奸豪和贪官污吏，手段果断凶辣，一下子处死了五百人，他因此获得“雷半千”这一



绰号。威严之中，不免有些残酷凶狠。当他路过遂平时，当地奸豪闻风而逃。但是，他因此遭人弹劾，丢了乌纱帽。幸好有宰相侯挚的推荐，他才有了太学博士、翰林修撰等官位。正大七年（1230年）冬天，蒙古兵入侵，进入倒回谷，遭到金兵的伏击，蒙古兵仓皇而逃。朝臣人大多认为不必再追，雷渊力排众议，断定此是天赐良机，一定要乘胜追击，方能大获全胜。但不为决策者所赞同，后来大家知道蒙古兵狼狈不堪，都后悔不已。这显示出他的灼见。次年八月二十三日，雷渊暴病而终，享年四十八岁。

威严是雷渊性格中突出的一点，此外，他还有许多性格侧面：

他善于交际，“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归潜志》卷一），由于经常出入权贵人家，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有人讥笑他是“侯门戚里”（同上书卷十），讽刺他像是达官贵人的亲戚邻居。

他严于论人，表现在文章之中，认为“文章止是褒与贬”（同上书卷八），在为朋友所作的制辞中，他常常揭人短处，以作针砭。如劝商衡“将迎闲有，亦须风节之自持”，劝其注意自己的节行；他劝聂天骥“读书大可益人，宜勤讲学”（同上书卷一），要他多读书；甚至在一向只说好不说不坏的碑传墓志铭中，也要挑人家的毛病。他对曾经提携过他的李纯甫也不放过，在其墓志中，有好几处微辞，引起刘祖谦、宋九嘉等人的不满，一再劝他作些删改，但最终还保留了“浮湛于酒，其性厌怠，有不屑为”（同上书卷八）之语。

他不善书法，却好收藏古人书画碑刻，善于索要当代名家墨宝。书法名家赵秉文在门上高悬“老汉不写字”的挡箭牌，但雷渊请他吃饭喝酒，请他鉴赏古人墨迹，摆上上等文房四宝，激起其兴致，鼓动他写字，然后对他每下一笔每写一划都大加捧扬，说这是颜真卿，那是米芾，逗得赵秉文越写越高兴，越写越多，故“得其书最多”（同上书卷九）。

他善于诙谐调笑，幽默风趣。刘祁曾与他谈起许州郑村有个名叫苏嗣之的人，自称是东坡后裔，很富有，用钱财混了个官职，喜欢交结权要，但为人蠢笨，被女真族士大夫所嘲笑所鄙视。因为他很肥胖，人们都称他苏胖。雷渊听后，就问刘祁，你听说过一夜之间水牛全死的事？刘祁说不知道。雷渊告诉他：“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今苏胖生，一夕郑村水牛尽死也！”（同上）苏轼乃英才，集山川之灵气，他的出世令眉山草木黯然失色，苏胖乃蠢材，他的出生令郑村水牛尽死。如此对照嘲讽令刘祁大笑不止。

他能吃能喝，元好问说他有三四个人的食量，能喝数斗酒而不醉。他与李

纯甫等人互相开玩笑，有“之纯（李纯甫）爱酒如蝇，希颜（雷渊）见肉如鹰”（同上）的笑料。他能言善辩，尤其在酒酣耳热之际，虽略带口吃，但谈起事来，常常辞气纵横，出奇无穷。

元好问对雷渊作出了多方面的评价，说他“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成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虑患深，则又似所谓孤臣孽子者。”（《遗山集》卷二十一《雷希颜墓铭》）这应该还是比较全面的。

诗文创作在他的生活中只是业余爱好，但还是获得了“一代不数人”（《遗山集》卷二十一《雷希颜墓铭》）的好评。他推崇韩愈，效法其诗文，诗歌好新奇，杂有东坡、山谷的新巧之风，文章尚简古，长于叙事。为此，他与王若虚不时发生争执。王若虚喜欢平实记事，雷渊喜欢出语奇峭。在他们同修《宣宗实录》时，王若虚认为，实录只是记载当时的事情，贵在不失真，而雷渊认为这样的实录“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所以凡是雷渊所写的，王若虚都大加斧削，雷渊大愤不平，要将两人文章公之于众，“令天下人定其是非”；王若虚不屑一顾，说雷渊的文章“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归潜志》卷八）王若虚很不喜欢黄庭坚的诗歌，经常苛刻地批评黄诗，但有时显得不近情理，如他指责黄诗“猩猩毛笔平生几，辆屐身后五车书”，不应该将这两件事并列，因为“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耶”？雷渊听后，反唇相讥，“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同上书卷九）实际上，这是为黄庭坚为自己辩护。雷渊的诗歌现存三十多首，其他作品都已失传。

【55. 雷瑄与关辅饥民的悲歌】

雷瑄字伯威，坊州（今陕西黄陵）人。父亲雷秀实，进士出身，而雷瑄却未考中进士。父亲去世后，家境更加艰难。因自己博学能文，颇有声名，才得到别人的推荐，为了赡养年迈的母亲，不得不出任职位低下的国史院书写官。在任此职期间，他有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他的朋友李汾也任书写官。



李汾一向高亢，恃才傲物，总觉得任书写官、受人差使很委曲，在这种心情下，日子一长，难免要与同事与上司发生磨擦，最后发展成谩骂官长，结果被逐出史院。雷瑄作诗为他送行，在诗中讽刺担任史官的翰林学士们，竟然不能忍耐一些、宽容一点，与一个书生斗气，争胜负，使得李汾狼狈而去。其中有“郎君未足留商隐，官长从教骂广文”和“明日春风一杯酒，与君同酌信陵坟”之句，受到人们的称赞。后调任八作司使，官位仍然低下。金末战乱中，南奔避乱，途中被士兵所杀，年龄还不到四十岁。

雷瑄虽然有建立奇异功名的理想，但一直未变成事实。他的一生是比较沉寂和不幸的。他的《古意》四首之二写出了他的这种痛苦心情：“对酒不能饮，拊剑自度曲。一唱行路难，歌与泪相续。朝为杨朱泣，暮作阮籍哭……曲行违吾心，直行伤我足。曲直无适从，昂头羡鸿鹄。”走投无路，无所适从，可以说陷入了人生的绝境，只有悲哀了。

不过，雷瑄没有过多表现个人的不幸。在他的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反映关辅地区饥民生活的作品。关辅地区就是长安附近一带，是雷瑄的家乡所在。他听从关辅地区来的人说，那一带因为战争与天灾，民不聊生，大批难民纷纷逃亡，向东迁徙，数量多达几十万人，老老少少，携持负戴，络绎不绝。他们白天没吃没喝，夜晚无栖身之地，简直濒临死亡。途中有人用秦声来抒发这些难民背井离乡之情，刚开始逃到安全地区时，歌声还明亮清晰、婉转动人，像是要诉说什么，过了一会，就变得幽郁压抑、凄厉悲惨；到最后，如咽如泣，感情低沉，像是到了崩溃的边缘。雷瑄作为家在秦地的文人，听了这番诉说之后，情不能禁，无比悲痛地写下了十首《商歌》，记叙难民逃亡情形。商歌就是悲凉低沉之歌，源于春秋战国时晋人宁戚的饭牛歌。十首诗作如下：

扶桑西距若华东，尽在天王职贡中。

一自秦原有烽火，年年选将戍河潼。

春明门前灞水滨，年年此地送行频。

今年送客不复返，卷土东来避战尘。

尽室东行且未归，临行重自锁门扉。

为语画梁双燕子，春来秋去傍谁飞。

灞水河边杨柳春，柔条折尽为行人。
只愁落日悲笳里，吹断东风不到秦。

累累老稚自相携，侧耳西风听马嘶。
百死才能到关下，仰看犹似上天梯。

上得关来似得生，关头行客唱歌行。
虚岩远壑互相应，转见离乡去国情。

前歌未停后迭呼，歌词激烈声呜呜。
天下可能无健者，不挽天河洗八区。

折来灞水桥边柳，尽向商於道上栽。
明年三月花如雪，会有好风吹汝回。

行人十步九盘桓，岩壑萦回行路难。
忽到商颜最高处，一时挥泪望长安。

西来迁客莫回首，一望令人一断魂。
正使长安近于日，烟尘满目北风昏。

诗歌由远及近，依次写来。第一首是说，自东至西都是王朝的土地，而自秦地受到蒙古的侵略以来，不得不年年派兵把守潼关，使得民不聊生。这是总写大的背景。第二首从长安东门春明门前灞水河畔的送别着眼，在这个著名的送别之地，今年的送别又与往年不同，今年送别已没有留别之意，因为离别双方都要东逃避乱。这样，就在今昔对比中突现出现实的辛酸。第三首写难民们全家逃亡，临行前还把门锁好，并关心地问家中的燕子，这里已空无一人，今后将与谁在一起？秦地百姓为战争所逼，不得不举家迁徙，家乡只留下燕子了。问燕子，比问人更加辛酸。第四首写难民送别时，把灞水桥边的柳树都折尽了，



可见难民之多。傍晚，他们吹奏着悲哀的笳声，传达着思乡之情，散播在空中，但路途已渐渐遥远，再也传不到秦地了，乡情也就无处寄托。第五首写难民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一边走，一边侧耳倾听故乡那边的战马的嘶鸣声，关心着故乡的形势。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潼关之下，但仰望潼关，非常高峻，像是上天的梯子一般。第六首写难民们终于登上潼关，逃到了安全地带，获得新生，难民们的心情有所好转，有的开始唱起歌来，引得崇山峻岭一片回响，加重了他们的去国离乡之情。第七首写难民们的歌声前呼后应，时而激烈，时而悲凉，像是感叹没有人能力挽颓局，洗清战尘。第八首写将自灞水桥边折来的柳树栽插在商於道中，想象明年的东风将会把柳絮吹回长安，这当然也是难民们自己的心愿。但这里只写柳树而不写难民，含有人不如树之感，柳絮能定期随风飘回家乡，难民却不知何时才能重回故里。第九首写难民们一路艰辛，登上商颜山顶，一起流着眼泪，回望长安。第十首是承上一首而来，劝难民们不要回首长安，因为那里满目烟尘，令人断魂。烟尘照应了第一首中的烽火，使得这组诗成为一个整体。总体来看，这组诗歌情调悲婉，真切感人。刘祁说雷瑄“作诗典雅，多有佳句”，“文字甚工细”（《归潜志》卷三），从这组诗歌中也能得到印证。

雷瑄在诗歌之外，在其他方面应该还有所成就。刘祁说他“为人议论深刻……每酒酣，谈说今古莫能穷”（同上），可惜这些早已烟消云散了。

【56. “衔恨入荒原”的诗人王元粹】

在金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以贞祐南渡为标志的金代后期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金末文学家元好问说过：“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杨叔能〈小亨集〉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还进一步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陶然集诗序》，《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其中的王子正即金末诗人王元粹。

王元粹（1202—1243年），字子正，初名元亮，后止名粹。平州（治所在今河北卢龙）人，系出辽代世族。少时作诗便有高趣，十八岁所作《春日》诗称：“春日何惨惨，春云何阴阴。桃李都未花，况乃余寒侵。久在城市居，而无人见寻。读《易》了一编，静见天地心。贫士寡徒侣，古来非独今。”对于贫士的际遇处境即感慨遥深。由于元粹业专心精，不以世事相累，时辈莫敢与之颉颃。正大（1224—1231年）末，以门资授南阳酒官。金末遭乱，在蒙古军队进围金朝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后，由金朝的西南边境流落南宋，在襄阳避乱。蒙古撤兵以后，元粹孑然一身北归，只身寄食燕京，曾有“十月风霜侵病骨，数家针线补残衣”之句，为其生活状况的实录。由于心灰意冷，乃弃绝尘缘，成为道士。亲旧故友怜其孤苦，欲为再娶，其时元粹业已高举，辅佐江南名士赵复主持太极书院，竟不能自返。年四十余，即不幸病卒。同时诗人杨宏道《哭王子正》诗称：“匹妇主中馈，虽贫生理存。一编藏雨则，只影卧黄昏。漫下陈蕃榻，虚沾文举樽。北平家世绝，衔恨入荒原。”其中对其北归以后“只影卧黄昏”的孤苦处境和“衔恨入荒原”的不幸命运感慨系之。“北京家世绝”云云，在当时是应被视大不幸的。

王元粹作为金室南渡以后所谓“称号专门”的诗人，其文学成就自然主要在于诗歌创作上。由于遭逢乱世，亲身体会了“云自无依鹤自孤，此身谁信有穷途”的苦况，因而他的作品饱含家国身世之感，充满激越悲壮之音，反映了“甲兵暗宇宙”之际苍生涂炭、骨肉分离的社会现实，沉郁顿挫，气骨苍劲，时有少陵遗音。如《八月二十三日夜走西山》：

妇病不能进，儿啼不肯行。
 苍茫荒野外，北风鼓鼙声。
 老幼夜中逃，失路入榛荆。
 月出天欲曙，山头烽火明。
 邓卒一战溃，敌势遂纵横。
 昨朝使帖下，主将亦还营。
 嗷嗷二十载，何时见升平。
 我生值乱世，乱世难为生。

此诗为金亡以后蒙古军队进攻南宋江汉地区时所作。此前，蒙古军队与南

• 168 •



宋联手，共同灭亡了金朝。金亡以后，南宋希图收复原属金朝的黄河以南之地，并把军队开进汴京、洛阳。接着，蒙古军队则转而向南宋大举进攻。诗中的“邓”指邓州，原隶属金朝的南京路，与南宋京西南路毗连，当处于蒙古军队的行军路线上。“妇病不能进，儿啼不肯行。苍茫荒野外，北风鼓鼙声”云云，便是金亡前后征伐动乱社会现实的缩影与写照。诗人有感于金室南渡以来二十年的战乱频仍以及升平岁月的难以预期，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我生值乱世，世乱难为生”的呼声。又如《西山避乱三首》的前二首：

苍山多回互，四望令人迷。
过午日已暖，残雪融为泥。
路滑不可进，弱葛愁攀跻。
老幼委沟壑，不如犬与鸡。
嗷嗷同行子，手中各有携。
汲涧为饮食，架木为岩栖。
夜半三四惊，翁姬禁儿啼。
念我长病母，乱离隔东西。

野宿不得晓，飞霜沾敝袍。
空山凝寒色，天边星月高。
忆昨离鄂城，数家同遁逃。
穿林恐相失，前后闻呼号。
避难但欲远，焉知登顿劳。
俯临万仞壑，性命轻鸿毛。

诗题中的“西山”，在今湖北鄂州市西，与鄂州西北的樊山相接。此诗与前诗写作时间相同。当时蒙古军队大举进攻南宋江汉地区，公元1236年襄阳等地一度陷入蒙古军队之手。诗中以白描和写实的手法写战乱，“老幼委沟壑，不如犬与鸡”、“俯临万仞壑，性命轻鸿毛”等句，用明白如话的语言把逃难当中困苦艰险的状况描写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语浅情真，字字血泪。

至于乱后的情况，诗人也有生动的描写，如《还鄂城旧居》：

南风兵尘远，病客返旧居。
入门顾四壁，书籍亦无馀。
数口共嗷嗷，日事将何如。
屋破未暇葺，草满须当锄。
昔去季冬末，今来孟夏初。
深愧资用绝，时时烦里闾。

又如《登鄂城寺楼》：

乱后行藏岂自由，此身虽在病兼忧。
一杯徒积黄泉恨，四壁难为白日谋。
数极乾坤见中否，迹随沟壑恐长休。
可怜海内干戈满，独对江山倚寺楼。

从“南风兵尘远，病客返旧居”和“乱后行藏岂自由，此身虽在病兼忧”诸句可以看出，虽然兵尘渐远，乱象稍定，性命算侥幸保住了，却是拖着一个病身子返回的，书籍散尽，四壁空空，数口嗷嗷，谋生日拙。诗人不仅为眼前“日事将何如”、“难为白日谋”犯愁，而且不能不为海内干戈满地而忧虑，前途和希望难以看到，内心的滋味可想而知。诗人在北归以前的诗作还有《万里》一诗：

万里江山动楚吟，异乡风物长年心。
孤身转觉乾坤窄，往事空惊岁月深。
木落高城初过雁，霜飞幽馆夜闻砧。
蹉跎未就东游计，醉后悲歌泪满襟。

由“万里江山动楚吟”、“蹉跎未就东游计”句可知，此诗当作于由宋境北归以前。诗人避居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反觉乾坤窄小，“木落高城初过雁，霜飞幽馆夜闻砧”，唐人所谓“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当是此联的含义所在。结句“醉后悲歌泪满襟”，则忧思之深远胜唐人。

诗人由南宋北归、寄食燕京时期的诗作，今存已经不多，前引“十月风霜



侵病骨，数家针线补残衣”之句当是其孑然一身处境的真实写照。今存绝句《醉后》当属这一时期的作品：

云自无依鹤自孤，此生谁信有穷途。
干戈二十年来客，留得残骸傍酒垆。

浮云自无定所，鹤自孤芳自赏，这都是万物的本性使然；但是诗人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此生此世会走进穷途末路。经过二十年战乱频仍的岁月，剩下的只有一付残骸与酒垆相守了。在悲观的自白中，深藏着欲哭无泪的哀叹。

诗人的赠友悼亡之作，也颇具特点，值得重视。如《哭李长源》：

十月西来始哭君，山中何处有新坟。
以才见杀人皆惜，忤物能全我未闻。
李白歌诗堪应诏，陈琳书檄偶从军。
穷途无地酬知己，会待升平缉旧文。

李长源即金末著名诗人李汾，也是元好问所谓“贞祐南渡后”同王元粹一样以诗学“称号专门”的作家之一。王元粹现存诗作中尚有《叶县赠李长源》、《寿李长源》二诗，可见二人乃为过从甚密的诗友。李汾（1192—1232年）字长原，太原平晋人，为人跌宕不羁，傲岸易怒，好以奇节自居，宁寒饿而死，终不向人作寒乞声。曾举进士不中，元光（1222—1223年）末以荐书得从事史馆，因自负其才，不肯为斗食而俯身一区区小史，颇为翰林诸公所忌，最后竟被逐出史院。蒙古军队南下伐金以后，进入恒山公武仙部队，曾劝武仙归宋，未几为武仙所害。诗中极力推崇李汾，将其比做李白和陈琳，对李汾的遇害深表痛惜，同时于其性格上的弱点也未加隐讳。“穷途无地酬知己，会待升平缉旧文”，反映了两位诗人相知之深，可惜升平岁月终未盼到。历经磨难之后王元粹本人也在孤苦无依的岁月中相随过世，为知己整理遗稿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士之生不逢时，死不传世，金代文人的命运何其不幸乃尔！有感于此，千载之下仍然使人难免怦然心动，为之惋惜。